



WikiLeaks

当谷歌遇到维基解密

Wikileaks 搜索

作恶不错

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Table of Contents

项目介绍	1.1
简介	1.2
译文	
题记	2.1
超越善与“不作恶”	2.2
超越善与“不作恶”	2.2.1
平庸之“不作恶”	2.3
平庸之“不作恶”	2.3.1
艾林汉姆庄园，2011年6月23日	2.4
从观看到行动	2.4.1
事物的命名	2.4.2
革命时刻的交流	2.4.3
审查总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2.4.4
保密滋生犯罪	2.4.5
间章	2.4.6
做一个维基解密并非易事	2.4.7
全面出版	2.4.8
过程即终局	2.4.9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2.5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2.5.1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2.6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2.6.1
致谢	2.7
致谢	2.7.1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2.7.2
原文注释	2.8
翻译词汇表	2.9

当谷歌遇见维基解密

开始阅读：【[在线版](#)】【[下载版](#)】

0x00 如何阅读

- 【PC/手机】用户均可从这个链接[直接阅读](#)
- 【手机】用户若加载时间过长，也可以阅读纯文字版：
 - (1) [注册](#) 一个 Github 账号
 - (2) 点击此项目仓库([wgmw-web](#))右上角的 **Star** 和 **Fork** 按钮
 - (3) 从 Google/App Store 搜索并安装 APP 【Github】并登录
 - (4) 在【仓库】中找到 [wgmw-web](#)，点击打开
 - (5) 点击【浏览代码】可打开仓库文件，在路径 `gitbook/markdown/zh` 下即为各个章节的内容
- 希望热心的读者能积极参与纠错、反馈阅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电报群：[未竟共同体](#)

WikiLeaks

当谷歌遇到维基解密

Wikileaks 搜索

作恶不错

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0x20 项目简介

这是《当谷歌遇见维基解密》WEB 版的汉化项目，也是[re0-web](#)的一个fork。目前每个章节的完整汉化流程包括：

1. 翻译（英 -> 中）
2. 润色（使得上下文表达语句意思更贴近中文环境）
3. 校对（专有名词修正、所有章节一致化）
4. 编排（文档格式）

这属于知识开源计划的一部分。翻译环节用的是[电子书翻译器 \(ETCP\)](#)的自定义引擎(DeepL)+自定义词汇表，进一步的润色和校对环节**需要每个读者的参与和反馈**（欢迎提issue/开discussion讨论译法）、优化排版和修复注释链接（欢迎直接pr）。

更多翻译详情请见[译者注释](#)

看中译本还不如直接看机翻的呢，高手都是读机翻的。

——张正午

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机翻文本作为开源翻译的基底，本项目参考了拉黑字幕组译作中的用语习惯，制作出上千行的自定义词汇表以确保专业术语的翻译准确性，而非[沉浸式翻译](#)那种无脑机翻。在对比过谷歌翻译、DeepL和各种语言模型之后，最终选择用DeepL翻译基础文本，再人工进行校对的方式生成了可读性较高的翻译结果。

两种模式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们对软件排错有着完全对立的认识。我从Linux的经验出发，证实了这样一个命题：“只要眼睛多，bug容易捉。”

——Eric S.Raymond 《大教堂与集市》

在未来，绝大多数商业公司/出版社所采用的“大教堂”模式将被开源世界采用的“集市”模式所取代。这个变革不应局限于软件行业，也应燎原于文化行业。让书友们像程序员给软件源代码排错那样，来校对自由开源的电子书吧！

0x30 相关资源

- 朱利安·阿桑奇
 - 阿桑奇自传：不能不说的秘密
 - 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
 - 我们窃取秘密：维基解密的故事 (We Steal Secrets: The Story of Wikileaks)
 - 【2011】维基解密的抗争 (WikiRebels: The Documentary)
 - 【记录】风险 Risk (2016)
 - The Julian Assange Show
 - 阿桑奇对话齐泽克 | 2012.08.16 全场完整版 【熟肉精校】
 - 【TED】朱利安·阿桑奇：世界为什么需要维基解密
 - 让美帝无数次破防的男人——互联网时代的英雄阿桑奇
 - Europe is Kaput. Long live Europe! | Slavoj Žižek, Yanis Varoufakis and Julian Assange

0x40 许可证和版权

代码基于GNU通用许可协议第三版发布：[GPLv3](#)

这是自由软件：你可以自由地修改和重新发布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提供任何保证**。

翻译内容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保持署名—非商用—相同方式共享）：[CC BY-NC-SA 4.0](#)

允许修改和无通知转载，请附上本仓库链接及本声明，**禁止商用**。

0xF0 致开发者

此项目是利用 [Honkit](#) 搭建的，同时兼容在 [Github Pages](#) 和 [本地（线下）](#) 运行。

关于 [本地](#) 环境的搭建可见 [honkit-docker-support](#) 的说明

简介

2011 年 6 月，朱利安·阿桑奇接待了一位不寻常的访客：谷歌的主席埃里克·施密特从美国来到艾林汉姆厅，阿桑奇被软禁在英国诺福克的乡间别墅。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世界上最著名的叛乱出版组织的领导人和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帝国的亿万富翁首脑针锋相对。两人就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和全球网络带来的技术解决方案展开了辩论——从“阿拉伯之春”到比特币。他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阿桑奇认为，互联网的解放力量基于其自由性和无国界性。对于施密特来说，解放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其驱动力是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公司 and 市场连接起来。这些分歧体现了对互联网未来的角力，而这种角力后来愈演愈烈。

当谷歌遇见维基解密介绍了阿桑奇和施密特相遇的故事。本书既引人入胜，又令人震惊，其中包含两人对话的编辑记录，以及阿桑奇专门为本书撰写的大量新材料，是他对互联网未来愿景的最佳总结。

朱利安·阿桑奇是维基解密的出版人。作为记者，他曾多次获奖，并撰写了数百篇有关腐败、战争和监控行业的调查报告。在创办维基解密之前，阿桑奇专门从事加密软件的开发。由于美国司法部正在对维基解密进行调查，朱利安·阿桑奇于2012年获得政治庇护。在厄瓜多尔政府的保护下，他目前居住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他著有《《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OR Books，2012 年）及其他著作。

章节	翻译进度	润色进度	粗校进度	精校进度
超越善与“不作恶”	全部	无	全部	无
平庸之“不作恶”	全部	无	全部	无
艾林汉姆庄园，2011年6月23日	全部	无	全部	无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全部	无	全部	无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全部	无	全部	无

PS：web版注释链接尚未修复，epub版大部分正常。

题记

献给我深爱和思念的家人

头骨连接着耳机

耳机连接着手机

手机连接着互联网

接着谷歌

接着政府”。

—M.I.A., “The Message (消息/脏乱年代)”

超越善与“不作恶”

- [题记](#)
- [超越善与“不作恶”](#)

超越善与“不作恶”

埃里克·施密特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即使在我创立维基解密以来不得不与之交手的众多权贵中也不例外。2011年5月中旬，我被软禁在诺福克郡的乡村，距离伦敦东北部约三小时车程。针对我们工作的镇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一个被浪费的时间都像是永恒。很难引起我的注意。但当我的同事约瑟夫·法雷尔（Joseph Farrell）告诉我谷歌的执行主席想约见我时，我听进去了。

在某些方面，谷歌的高层对我来说似乎比华盛顿的大厅更加遥远和模糊。那时，我们已经与美国高级官员交锋多年。神秘感已经消退。但在硅谷成长起来的权力中心仍然不透明，我突然意识到，我有机会了解并影响这家正在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司。施密特于2001年接任谷歌首席执行官，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帝国。

我很好奇，这座山会来到穆罕默德身边。但直到施密特和他的同伴们离开后很久，我才明白到底是谁来看我了。

这次访问的明确原因是一本书。施密特正在与谷歌创意公司的负责人贾里德·科恩撰写论文。他是谷歌“创意”项目的负责人，一个自称是谷歌内部“智库/实干机构 (think/do tank)”的机构。当时我对科恩知之甚少。事实上，科恩是2010年从美国国务院调到谷歌的。他曾是两届美国政府下的“Y世代”国务卿，是政策智囊团和研究所的臣子，二十出头就被挖走。他先后成为国务卿赖斯和克林顿的高级顾问。在国务卿的政策规划部，科恩很快就被称为“康迪的派对发起人”，他将硅谷的流行语引入美国政策圈，并创造出“公共外交2.0”等令人愉悦的修辞²。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兼职工作人员页面上，他列出了自己的专长：“恐怖主义；激进化；连接技术对21st世纪国策的影响；伊朗”³。

据说，科恩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就曾给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发邮件，要求他推迟计划中的维护工作，以便为2009年伊朗流产的起义提供援助。他与谷歌的恋情记录始于同一年，当时他结识了埃里克·施密特，两人一起勘察了巴格达被占领后的残垣断壁。几个月后，施密特在谷歌内部重新创建了科恩的自然栖息地，在纽约设计了一个“智库/实干机构 (think/do tank)”，并任命科恩为其负责人。谷歌创意“诞生了”。

同年晚些时候，两人共同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了一篇政策文章，称赞硅谷技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改革潜力。⁵ 描述了他们所谓的“互联联盟”。施密特和科恩声称

建立了军队联盟的民主国家也有能力利用其连接技术做到这一点。... 它们为履行保护全球公民的职责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⁷。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们认为“这种技术绝大多数是由私营部门提供的”。

2011年2月，在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两个月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被一场人民革命推翻。埃及一直是美国的客户，华盛顿扶持其军事独裁政权，以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⁸。在革命初期，西方政治精英支持穆巴拉克。一个月前还声称“朱利安·阿桑奇”是“高科技恐怖分子”的美国副总统拜登，现在却告诉全世界胡斯尼·穆巴拉克“不是独裁者”，并强调他不应该辞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坚持认为，穆巴拉克“非常勇敢，是一股向善的力量”¹⁰。对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说，穆巴拉克是“家庭朋友”。

仔细阅读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报就会发现，在表面上，美国国务院多年来一直在两匹马身上下注，在帮助穆巴拉克继续掌权的同时，也支持并收编了埃及公民社会的一些成员。但当美国当权者意识到胡斯尼即将下台时，他们便争先恐后地寻找替代方案。它首先试图提升其暗中偏爱的继任者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一位备受憎恨的国内情报局长。但美国国务院自己从开罗发出的外交信函（我们当时正在批量出版）对苏莱曼的背景进行了坦率的评价。苏莱曼是埃及的刑讯总管、中情局在埃及的主要人物，也是以色列认可的穆巴拉克接班人选。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苏莱曼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埃及人像当年拒绝穆巴拉克一样拒绝了他。美国从不热衷于支持失败者，而是转而试图站在人群的前列。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埃及革命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说成是美国科技公司的胜利，后来又说成是美国国务院自己的胜利。

突然间，每个人都想站在美国全球权力与社交媒体的交汇点上，而施密特和科恩已经占据了这块领地。他们以“心灵帝国”为工作标题，开始将文章扩展到书的篇幅，并在研究过程中与全球科技界和全球权力界的大人物们进行交流。

他们说想采访我。我同意了。

日期定在 6 月。

六月来临之际，已经有很多话题需要讨论。那年夏天，维基解密仍在努力发布美国外交电报，每周发布数千份电报。七个月前，我们第一次开始公布这些电报时，希拉里-克林顿曾谴责公布这些电报是“对国际社会的攻击”，会“撕裂”政府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对的。

在许多国家，克林顿所说的“结构”都是由谎言编织而成：国家越专制，谎言就越大。一个权力派系越是依赖美国来支撑其权力，它就越是美国人耳边低声谈论其派系对手。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的首都重演：一个由秘密忠诚、欠下的人情和虚假共识组成的反复无常的全球体系，在公开场合说一套，在私下里说另一套。我们出版物的规模和地域多样性使国务院处理危机的能力不堪重负。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断裂了，留下了缺口，几十年的怨恨将由此倾泻而出。

政府的“撕裂”几乎立即出现在北非。2010 年 11 月 28 日，第一批电报在已经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发布。在突尼斯，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政权的腐败早已不是秘密，那里的人民普遍贫困、失业，政府镇压严重，而政权要员却大肆举办奢华派对，照顾自己的朋友。但是，美国国务院关于本-阿里政府腐化堕落的内部文件开始激起突尼斯人的公愤并呼吁采取行动。本-阿里的宣传部长乌萨马-罗姆达尼（Oussama Romdhani）后来承认，我们的泄密是“政变，是打破本-阿里体制的东西”¹⁵。该政权开始在网上审查这些电报，进一步激怒了公众。维基解密“阿克巴尔报”和“世界报”从突尼斯互联网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阿马尔404”页面未找到”。突尼斯出版商 Nawaat.org 进行了反击，在突尼斯审查系统的雷达下传播了电报的译文。这种情绪持续了二十天，直到 12 月 17 日，年轻的水果商穆罕默德-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被腐败的市政官员逼得绝望，自焚身亡。他的死成为一种象征，公开的反叛蔓延到街头。

抗议活动在新年期间持续不断。1 月 10 日，当希拉里-克林顿开始她所谓的全球维基解密“道歉之旅”时，突尼斯仍处于叛乱之中。“道歉之旅”，从中东开始。四天后，突尼斯政府倒台。11 天后，内乱蔓延到埃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通过无法阻挡的卫星电视向整个地区播放了这些画面。一个月内，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和巴林发生了“愤怒日”和内乱，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和苏丹也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甚至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也发生了示威活动。2011 年是严重政治觉醒、镇压和伺机军事干预的一年。1 月，穆阿迈尔-卡扎菲谴责维基解密。到年底，他将死去。

激动人心的革命浪潮很快席卷了欧洲和其他地区。到我 6 月份与施密特会面时，太阳门广场已被占领，抗议者在西班牙各地的广场上与黑衣防暴警察对峙。以色列也有营地。秘鲁发生了抗议活动，政府也发生了更迭。智利学生运动走上街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州议会大厦被数万名争取工人权利的民众包围。希腊即将爆发骚乱，随后伦敦也将爆发骚乱。

伴随着街头的变化，互联网正从一个冷漠的通信媒介迅速转变为一个民族——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愿望的民族。它已成为一个发生历史的地方，一个人们认同甚至觉得自己来自的地方。

美国政府对据称是美国国务院电报来源的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的行为，全世界都有目共睹。截至 6 月，一场通过互联网协调的全球运动已成功向美国政府施压，迫使其停止对切尔西-曼宁实施酷刑。

美国对维基解密的金融封锁引发了曾经不关心政治的互联网青年的大规模拒绝服务抗议。匿名——曾经默默无闻的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网络新兴政治意识形态的敲门砖。

在一次引人注目的电子入侵和信息转储行动中，“匿名者”旗下的同情黑客揭露了针对维基解密及其支持者（包括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的每月 200 万美元的颠覆活动，该活动是由一群私人安全承包商代表美国银行准备的。

巴雷特-布朗（Barrett Brown）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自由记者，他开始了对这一国家安全轴心的调查工作，并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美国监狱。比特币从一文不值到与美元平价 [2323](#) 而早在 6 月，“帝国反叛行动”和“美国”等名字就已出现

世界陷入一片火海，但艾林汉姆厅周围的农田还在沉睡。诺福克是一片田园风光，但我的处境却远非理想。我被软禁在那里，在战术上处于劣势。维基解密一直是一个游击出版商。我们会在一个辖区受到监视和审查，然后在另一个辖区重新部署，像幽灵一样跨越边境。但在艾林汉姆我成了被围困的不动产。我们再也无法选择战斗。四面八方都是战线。我必须学会像将军一样思考。我们在打仗

我们的“工业基础”遭到轰炸。由于银行对我们实施法外金融封锁，通信公司、外国政府和我们的 interpersonal 网络受到华盛顿的压力，维基解密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的整个部分不断消失。虽然我没有被指控犯罪，但我的引渡案件却在一次又一次的上诉中搁浅，吞噬了我的积蓄和时间，让维基解密随时都有被斩首的可能。

每个月都有另一个政府工作组的消息传来。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如此多的机构参与其中，以至于两国都开始在互联网文件中提及“整个政府”的应对措施。五角大楼的“维基解密作战室²⁵”仅五角大楼的“维基解密战争室”就已扩充到一百多人。美国大陪审团开始针对我们，矛头直指我和我的员工，目前仍在进行中。联邦调查局不断突袭我们的 interpersonal 网络，并试图招募线人。突然间，很多人的名片上都印着“维基解密”，但他们并没有为维基解密做生意。

一大批谄媚者和机会主义者也在叩响我的大门，他们在冲突造成的经济梯度上冲浪，每个人都在等待抓住一个接近的时机，将其编织成昂贵的小报丑闻或需要支付的人情。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低头继续战斗。我们向一百多个国家发送了 251,000 份美国国务院电报，以及来自关塔那摩湾的数千页秘密文件，这是一项艰巨的后勤、法律、文化和政治任务²⁸。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我们通过不稳定的农村网络连接（在雪地里网络连接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跟踪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思考这一切的意义。我们承诺会对信息来源产生影响，而且我们正在兑现承诺。如果有人要进监狱，那也不会是徒劳的。

那年 6 月，谷歌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在伦敦机场降落，长途跋涉来到东安格利亚的诺福克郡和贝克勒斯。施密特在当时的伴侣丽莎·希尔兹（Lisa Shields）的陪同下首先抵达。当他介绍说她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副总裁时，我并没有多想，该委员会是美国外交政策智囊团，与美国国务院关系密切。希尔兹本人就是从卡米洛特出来的，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她就曾出现在小约翰·肯尼迪的身边。他们和我坐在一起，我们寒暄了几句。他们说忘了带口述录音机，我们就用了我的。我们达成了协议，我把录音转给他们，作为交换，他们把录音誉本转给我，我再对誉本的准确性和清晰度进行修改。我们开始了。施密特从头开始，直接向我询问维基解密的组织和技术基础。

过了一会儿，贾里德·科恩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斯科特·马尔科姆森（Scott Malcomson），他被介绍为这本书的编辑。会面三个月后，马尔科姆森进入国务院，担任苏珊·赖斯（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现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首席演讲稿撰写人和主要顾问。他曾在联合国担任高级顾问，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长期成员。在撰写本文时，他是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传播主任。

此时此刻，代表团的成员一部分是谷歌，一部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但我仍然一无所知。握手结束后，我们开始谈正事。

施密特是一个很好的陪衬。施密特年过五旬，眯缝着眼睛，戴着一副欠扁的眼镜，一身管理者的打扮——施密特沉闷的外表下隐藏着机器般的分析能力。他的问题往往跳过问题的核心，透露出一种强大的非语言结构智能。正是这种智慧抽象出了软件工程原理，使谷歌发展成为一家巨型公司，确保公司的基础设施始终满足增长速度的需要。他深谙如何构建和维护系统：信息系统和人员系统。我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人类流程、规模和信息流的世界。

对于一个拥有系统智慧的人来说，施密特的政治观点——就我从我们的讨论中听到的而言——出奇地传统，甚至平庸。他很快就掌握了结构关系，但却很难用语言表达其中的许多关系，经常把地缘政治的微妙之处塞进硅谷的市场语言或他的同伴们僵化的国务院微观语言中。当他以工程师的身份说话时（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表现最为出色，能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正交的组成部分。

我发现科恩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但却是个不那么有趣的思考者，他有着职业通才和罗德学者常有的那种无休止的快活劲儿。科恩拥有外交政策背景，因此他对国际热点和冲突了如指掌，并能在这些问题和冲突之间迅速切换，详细说明不同的情况，以验证我的论断。但有时我觉得他似乎是在用一种旨在讨好他在华盛顿官方的前同事的方式对正统理论进行嘲讽。年长的马尔科姆森则更加沉思，他的意见深思熟虑、慷慨激昂。希尔兹在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沉默，她做着笔记，幽默地对待桌边那些自大的人，而自己则继续做着真正的工作。

作为受访者，我被期望做大部分谈话。我试图引导他们了解我的世界观。值得称赞的是，我认为这次采访可能是我接受过的最好的采访。我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我喜欢这样。我们吃完饭后在院子里散步，一边散步一边录音。我要求埃里克·施密特向维基解密透露美国政府的信息要求，他突然紧张地拒绝了，理由是披露《爱国者法案》的要求是非

法的。随着夜幕降临，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离开了，回到了虚幻、遥远的信息帝国大厅，而我只能继续我的工作。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是这么想的。

两个月后，维基解密发布国务院电报的工作戛然而止。在长达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们煞费苦心地管理出版工作，拉拢了一百多家全球媒体合作伙伴，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分发文件，并监督全球范围内系统化的出版和编辑系统，为我们的消息来源争取准则最大的影响力。

但是，《卫报》——我们的前合作伙伴——却在2011年2月匆忙出版的一本书的章节标题中公布了全部251,000份电报的解密密码，这是一种严重的疏忽行为³¹。到8月中旬，我们发现一名德国前雇员——我曾于2010年将其停职——正在通过四处打听加密文件的位置以及密码在书中的下落，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建立业务关系。按照信息传播的速度，我们估计在两周内，大多数情报机构、承包商和中间商就会得到所有电报，但公众不会。

我决定有必要将我们的出版计划提前四个月，并与国务院联系，将我们已提前向他们发出警告一事记录在案。这样一来，情况就更难演变成另一场法律或政治攻击了。由于无法找到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路易斯-苏斯曼，我们只好走前门。维基解密调查编辑萨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致电国务院前台，告诉接线员“朱利安·阿桑奇”希望与希拉里-克林顿通话。可以预见的是，这句话一开始遭到了官僚们的不信任。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中那一幕的重现：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冷不丁地打电话给白宫，警告核战争迫在眉睫，结果立即被搁置。和电影中一样，我们逐级向上级官员汇报，直到找到克林顿的高级法律顾问。他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回电话。我们挂断电话，等待着。

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不是国务院，而是维基解密工作人员约瑟夫-法雷尔（Joseph Farrell）。而是约瑟夫-法雷尔（Joseph Farrell），也就是安排与谷歌会面的维基解密工作人员。他刚刚收到丽莎-希尔兹（Lisa Shields）的一封电子邮件，希望确认确实是维基解密打电话给国务院。

此时，我意识到埃里克·施密特可能并不是谷歌一个人的使者。无论是否正式，他一直与华盛顿特区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与奥巴马总统有据可查的关系。希拉里-克林顿的人不仅知道埃里克·施密特的伙伴访问过我，而且还选择利用她作为后方渠道。在维基解密深入参与公布美国国务院内部档案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已经潜入维基解密指挥中心，找我吃了一顿免费午餐。两年后，谷歌主席在2013年初访问中国、朝鲜和缅甸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他可能正在以某种方式为华盛顿开展“后渠道外交”。但在当时，这还是个新奇的想法。

直到2012年2月，维基解密与我们的三十多家国际媒体合作伙伴一起开始发布《全球情报档案》：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私人情报公司Stratfor的内部邮件档案。我们更强大的调查合作伙伴之一——总部位于贝鲁特的《阿克巴尔报》（Al Akhbar）——在邮件中搜寻有关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的情报。Stratfor的员工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某种企业级的CIA，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其他企业正在侵入他们的领域。谷歌已经出现在他们的雷达上。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电子邮件中，他们讨论了科恩在谷歌旗下开展的活动模式。Ideas的支持下开展的活动模式，并暗示“智库/实干机构（think/do tank）”中“实干”的实际含义。

科恩的领导层似乎从公共关系和“企业责任”工作跨入了企业对外交事务的积极干预，而这种干预通常是国家的专利。贾里德·科恩可以被诙谐地称为谷歌的“政权更迭主管”。根据邮件内容，他正试图在当代中东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他可能会被安排在革命期间的埃及，与谷歌员工瓦埃勒-高尼姆（Wael Ghonim）会面，几小时后，瓦埃勒-高尼姆被捕入狱，成为西方媒体公关友好的起义象征。会晤地点原定在巴勒斯坦和土耳其，但据Stratfor的电子邮件称，这两次会晤都被谷歌高层领导以风险太大为由取消了。就在与我会面的几个月前，科恩还计划前往伊朗边缘的阿塞拜疆，作为谷歌“镇压国家”项目的一部分，“与靠近边境的伊朗社区接触”。Ideas“关于‘压迫性社会’项目的一部分。Stratfor公司负责情报工作的副总裁弗雷德·伯顿（Fred Burton，本人曾任国务院安全官员）在内部邮件中写道

谷歌得到了白宫和国务院的支持和空中掩护。实际上，他们在做中情局做不了的事。[科恩]会被绑架或杀害。直截了当地说，这可能是揭露谷歌在煽动叛乱中所扮演的秘密角色的最好办法。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可以否认知情，而谷歌就只能背负骂名了。

在进一步的内部通信中，伯顿表示，科恩活动的消息来源是马蒂·列夫——谷歌的安保和安全总监——以及埃里克·施密特本人。

为了寻找更具体的信息，我开始在维基解密档案中搜索有关科恩的信息。作为密电门 (Cablegate)的一部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电报显示，科恩曾于2009年在阿富汗试图说服阿富汗四大移动电话公司将其天线移至美军基地。在黎巴嫩，他悄悄地致力于建立一个与真主党相抗衡的分子和神职人员组织——“高级什叶派联盟”。在伦敦，他向宝莱坞电影公司的高管提供资金，让他们在电影中加入反极端主义的内容，并承诺将他们与好莱坞的相关网络联系起来。

在艾林汉姆厅拜访我三天后，贾里德·科恩飞往爱尔兰指导“拯救峰会”，这是由谷歌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活动。谷歌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拯救峰会”。该活动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前市内帮派成员、右翼激进分子、暴力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聚集在一起，旨在研讨解决“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技术方案⁴⁰。会出什么问题呢？

科恩的世界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在虔诚的“公民社会”名义下，精英和他们的附庸之间无休止地举行着影响力相互促进的聚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仍然存在着一个有机的“公民社会部门”，在这个部门中，各种机构自主形成并聚集在一起，以体现公民的利益和意愿。寓言说，这个部门的边界受到政府和“私营部门”行为者的尊重，为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留下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以倡导人权、言论自由和负责任的政府等。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如果说它曾经是真实的，那么几十年来它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了。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工会和教会等真正的行动者就在自由市场国家主义的持续攻击下垮台了，“公民社会”变成了政治派别和企业利益集团的买方市场，它们希望在一定距离内施加影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智库和政治性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其目的是通过代理机构执行政治议程。

这不仅仅是外交政策倡议组织 (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 这样显而易见的新保守主义前线组织，⁴¹还包括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这样虚伪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它还包括像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这样虚伪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那里，天真但善意的非营利性职业工作者被政治资金流拧成了麻花，他们谴责非西方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却对当地的侵犯人权行为视而不见。如果不是每年数百万美元的政治资助，公民社会的会议巡回——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家每年数百次飞往世界各地，在“斯德哥尔摩互联网论坛”等地缘政治化的活动中为“政府和私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邪恶联盟祈福——根本不可能存在。

扫描一下美国最大的智库和研究所的成员名单，同样的名字不断出现。科恩的“拯救峰会”为 AVE (Against Violent Extremism.org) 提供了种子，这是一个长期项目，其主要支持者除了谷歌 Ideas 之外，还有 Gen Next 基金会。Ideas 之外的主要支持者是 Gen Next 基金会。该基金会的网站称其为“成功人士的专属会员组织和平台”，旨在通过风险投资推动“社会变革”。Gen Next 的“私营部门和非营利基金会的支持避免了政府资助的项目可能面临的一些利益冲突”⁴³。贾里德·科恩 (Jared Cohen) 是其执行成员。

Gen Next 还支持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由科恩在其国务院任期即将结束时发起，旨在将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民主活动家”纳入美国对外关系赞助网络。该组织的前身是“青年运动联盟”，2008年在纽约举行的首届峰会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并贴满了企业赞助商的标志。这次峰会邀请了从委内瑞拉和古巴等“问题地区”精挑细选的社交媒体活动家，观看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新媒体团队和国务院的詹姆斯·格拉斯曼 (James Glassman) 的演讲，并与公共关系顾问、“慈善家”和美国媒体人士进行交流。该组织还在伦敦和墨西哥城举行了两次仅限受邀者参加的峰会，希拉里·克林顿通过视频链接直接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⁴⁷

你们是新一代公民活动家的先锋。...你们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领导者⁴⁸。

2011年，青年运动联盟更名为“Movements.org”。2012年，Movements.org成为“促进人权”的一个分支。“促进人权”是罗伯特·L·伯恩斯坦 (Robert L. Bernstein) 在从人权观察 (最初由他创办) 辞职后成立的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因为他认为人权观察不应报道以色列和美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推进人权组织旨在纠正人权观察的错误，专门关注“独裁政权”。科恩表示，他的 Movements.org 组织与“推进人权”组织的合并是“不可抗拒的”，并指出后者“在中东和北非拥有庞大的网络活动家网络”⁵¹。随后，他加入了“促进人权”董事会，董事会成员还包括前驻阿富汗英军指挥官理查德·坎普 (Richard Kemp)。现在，Movements.org 继续从 Gen Next、谷歌、MSNBC 和公关巨头爱德曼 (爱德曼是通用电气、波音和壳牌等公司的代表) 获得资金。

谷歌 Ideas 的规模更大，但遵循的游戏计划相同。请浏览其年度受邀聚会的演讲者名单，如2013年10月的“互联世界的危机”。社交网络理论家和活动家为活动披上了一层真实的外衣，但事实上，活动的参与者都是有罪的皮纳塔：与会者包括美国官员、电信巨头、安全顾问、金融资本家，以及像亚历克·罗斯 (Alec Ross，科恩在国务院的孪生兄弟) 这样的外交政策技术秃鹫。最核心的是军火承包商和职业军人：现任美国网络司令部首领，甚至是2006年至2009年负责美国在拉丁美洲所有军事行动的海军上将。贾里德·科恩 (Jared Cohen) 和谷歌、埃里克·施密特的主席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我开始认为 施密特 是一位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加利福尼亚州科技亿万富翁，他被美国外交政策人士利用，而这些人正是他拉拢来充当他与华盛顿官方之间的翻译——这是西海岸-东海岸委托代理困境的一个例证。

我错了。

埃里克·施密特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父亲曾是尼克松财政部的教授和经济学家。他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读高中，毕业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学位。1979年施密特，他前往西部伯克利，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83年加入斯坦福/伯克利分拆出来的Sun微系统公司。16年后，当他离开 Sun 时，已经成为该公司执行领导层的一员。

孙正义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大量合同，但直到他在犹他州担任 Novell 首席执行官时，才有记录显示施密特与华盛顿公开的政治阶层进行了战略性接触。联邦竞选财务记录显示，1999年1月6日，施密特向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捐赠了两笔 1000 美元的款项。同一天，施密特的妻子温迪（Wendy）也向参议员哈奇捐赠了两笔 1000 美元。到 2001 年初，包括戈尔（Al Gore）、小布什（George W. Bush）、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内的十多位政界人士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都在施密特的工资单上，其中一次捐了 10 万美元。到 2013 年，埃里克·施密特与奥巴马白宫的关系公开化，变得更加政治化。他直接资助了 8 名共和党人和 8 名民主党人以及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当年 4 月，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获得 3.23 万美元。一个月后，同样数额的 3.23 万美元被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收入囊中。为什么施密特向两党捐赠的金额完全相同，这是一个价值 6.46 万美元的问题。

也是在 1999 年，施密特加入了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组织——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董事会。该基金会及其 100 名员工发挥着“影响力工厂”的作用，利用其获得认可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技术专家网络，每年发表数百篇文章和专栏文章。到 2008 年，施密特已成为该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截至 2013 年，新美国基金会的主要资助者（每人出资超过 100 万美元）包括埃里克和温迪施密特、美国国务院以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次级资助者包括谷歌、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自由亚洲电台。

施密特参与新美国基金会的工作使他牢牢跻身于华盛顿建制派的行列。该基金会的其他董事会成员中，有七位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奠基人之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布什和奥巴马时期担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的丽塔·豪瑟（Rita Hauser）、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儿子乔纳森·索罗斯（Jonathan Soros）、美国安全战略家兼《美国利益》编辑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海伦·盖尔（Helene Gayle），她是可口可乐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国务院外交政策股、对外关系委员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白宫研究员计划和波诺的 ONE 运动的董事会成员；以及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他是石油地缘战略家、美国能源部战略能源研究特别工作组前主席和《大奖》一书的作者：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一书的作者。

该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是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在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的前任上司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法律和国际关系专家，擅长“旋转门”⁶¹。在撰写本报告时，她到处呼吁奥巴马应对乌克兰危机，不仅要向该国部署秘密美军，还要向叙利亚投掷炸弹，理由是这将向俄罗斯和中国发出信息。她与施密特一起参加了 2013 年的比尔德伯格会议，并担任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

埃里克·施密特在政治上并不无能。我太渴望看到一个在政治上毫无抱负的硅谷工程师，一个西海岸计算机科学毕业生文化的美好时代的遗迹。但这样的人不会连续四年参加比尔德伯格会议，不会定期造访白宫，也不会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炉边谈话”。施密特成为谷歌的“外交部长”——跨越地缘政治断层进行隆重的国事访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多年来，施密特已经被美国建制派的声誉和影响力网络同化。

就个人而言，施密特和科恩都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但是，谷歌的董事长是一位典型的“行业领袖”，他的所有意识形态包袱都与这个角色有关。施密特正好符合他的身份：美国政治生活中中间派、自由派和帝国主义倾向的交汇点。从表面上看，谷歌的老板们真正相信开明的跨国公司具有文明化的力量，而且他们认为这一使命与根据“仁慈的超级大国”的更好判断来塑造世界是一致的。他们会告诉你，思想开放是一种美德，但所有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例外主义驱动力的观点，他们都将视而不见。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平庸之“不作恶”。他们认为自己在做好事。这是一个问题。

谷歌与众不同。谷歌 具有远见卓识。谷歌 是未来。谷歌 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谷歌 回馈社会。谷歌 是一股善的力量。

即使谷歌公开表达公司的矛盾心理，也难以消除这些信念。该公司的声誉似乎无可动摇。## ——当谷歌遇见维基解密——五颜六色、俏皮可爱的徽标每天在人的视网膜上印上不到 60 亿次，一年印上 2.1 万亿次，这是历史上任何其他公司都不曾有过的应答调节机会。去年，棱镜 (PRISM) 通过棱镜 (PRISM) 项目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 PB 级的个人数据，被当场抓获。尽管如此，谷歌仍继续利用其“不作恶”的双关语博取好感。几封象征性的致白宫公开信之后，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宽恕。就连反监控运动人士也无法自拔，他们一方面谴责政府的间谍行为，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绥靖策略来改变谷歌的入侵性监控行为。

没有人愿意承认谷歌已经变得又大又坏。但它确实做到了。在施密特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谷歌与美国最阴暗的权力结构融为一体，扩张成为一家地理上具有侵略性的巨型公司。但是，谷歌一直对这种接近感到自在。早在公司创始人拉里·佩奇 (Larry Page) 和谢尔盖·布林 (Sergey Brin) 于 2001 年聘请施密特之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就为 69 的初期研究提供了部分资金。就在施密特的谷歌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同时，它也与情报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2003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在局长迈克尔·海德 (Michael Hayden) 将军的领导下，已经开始有计划地违反《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那是“全面信息意识”计划的时代。在棱镜 (PRISM) 被梦想成真之前，根据布什白宫的命令，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开始致力于“收集一切、嗅探一切、了解一切、处理一切、利用一切”72。在同一时期，谷歌——其公开宣称的公司使命是收集和“组织世界信息，并使其普遍可用和有用”73——接受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高达 200 万美元的资金，为该机构提供搜索工具，用于其迅速增加的被盗知识囤积。

2004 年，谷歌接管了由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A) 和中央情报局 (CIA) 共同资助的地图技术初创公司 Keyhole，并将该技术开发为谷歌 Maps。Maps，并将其企业版出售给五角大楼以及相关联邦和州政府机构，合同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2008 年，谷歌协助将一颗 NGA 间谍卫星地球之眼 (GeoEye)-1 送入太空。谷歌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共享卫星拍摄的照片。2010 年，NGA 授予谷歌一份价值 2700 万美元的“地理空间可视化服务”合同。

2010 年，在中国政府被指控入侵谷歌之后，该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了“正式的信息共享”关系，据说这样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人员就可以“评估”谷歌硬件和软件中的“漏洞”。尽管交易的具体内容从未披露，但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是请来了其他政府机构提供帮助，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

大约在同一时间，谷歌开始参与一项名为“持久安全框架”79 的计划。(ESF) 的项目，该项目要求硅谷科技公司与五角大楼下属机构“以网络速度”共享信息80。2014 年根据信息自由申请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施密特和他的同事谷歌谢尔盖·布林 (Sergey Brin) 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 (Keith Alexander) 将军就 ESF 进行了直呼其名的通信。} 对这些邮件的报道主要集中在通信中的熟悉程度上：“基思将军……！”施密特写道。但大多数报道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亚历山大在给布林的信中写道：“作为国防工业基地的重要成员，您的见解对确保 ESF 的工作产生可衡量的影响非常有价值。

国土安全部将国防工业基地定义为“为满足美国军事需求而进行研发、设计、生产、交付和维护军用武器系统、子系统和组件或部件的全球工业综合体[着重号后加]”82。国防工业基地提供“动员、部署和维持军事行动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它是否包括美国军方购买的常规商业服务？不包括。定义明确排除了购买常规商业服务。无论谷歌是什么使其成为“国防工业基地的重要成员”，它都不是通过谷歌推出的征兵活动。竞价推广 (AdWords) 或查看 Gmail 的士兵。

2012 年，谷歌登上了华盛顿特区花费最高的游说者名单——该名单通常由美国商会、军事承包商和石油碳化物巨头垄断。谷歌的排名高于军事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12 年的总支出为 1820 万美元，而洛克希德的总支出为 1530 万美元。1997 年兼并麦道公司的军事承包商波音公司的支出也低于谷歌，为 1560 万美元，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支出也低于谷歌，为 1750 万美元。

2013 年秋，奥巴马政府试图为美国空袭叙利亚争取支持。尽管遭遇挫折，但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约翰·克里一直到 9 月份都在发表讲话和公告，继续推动军事行动。9 月 10 日，谷歌将其在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首页借给了战争行动，在搜索框下方插入了一行字：“现场直播！国务卿克里回答叙利亚问题。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 2 点通过 Hangout 进行直播”85。

自诩为“激进中间派”86 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在 1999 年写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 (Tom Friedman) 在 1999 年写道，有时，让“自由市场”这样反复无常的东西来决定美国科技公司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不够的：

没有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永远不会发挥作用。没有 F-15 战斗机的设计者麦道公司 (McDonnell)，麦当劳 (McDonald) 就不可能蓬勃发展。而维持世界供养硅谷技术蓬勃发展的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⁸⁷

如果说这些话写出来后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硅谷已经开始厌倦这种被动的角色，转而渴望像天鹅绒手套一样装饰看不见的拳头。施密特和科恩在2013年撰文指出：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二十世纪的地位相当于技术和网络安全公司在二十一世纪的地位。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只是商业行为。美国的互联网服务垄断企业要想确保全球市场主导地位，就不能简单地继续做它正在做的事情，而让政治自行处理。美国的战略和经济霸权成为其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支柱。巨型企业该怎么办？如果它想横跨世界，就必须成为“不作恶”的原始帝国的一部分。

但是，谷歌“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这一顽强形象的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谷歌的行为不像一家大而坏的公司。谷歌喜欢用千兆字节的“免费存储空间”引诱人们进入其服务陷阱，这让人觉得谷歌是在免费赠送，直接违背了企业的盈利动机。谷歌被认为是一家本质上的慈善企业——由超凡脱俗的远见卓识者主持的神奇引擎，旨在创造乌托邦式的未来。该公司有时似乎急于塑造这一形象，将资金投入“企业责任”计划，以产生“社会变革”——谷歌就是一个例子。理念”。但是，正如谷歌Ideas“所显示的那样，该公司的“慈善”努力也使其不舒服地接近了美国影响力的帝国一面。如果黑水公司/Xe 服务公司/阿卡德米公司正在实施类似于谷歌 Ideas 的项目，那么它一定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想法的项目，就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但不知何故，谷歌却可以逍遥法外。

无论是作为一家公司还是“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谷歌的地缘政治抱负都与世界最大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议程紧密相连。随着谷歌在搜索和互联网服务领域的垄断不断扩大，随着谷歌扩大其工业监控范围以覆盖全球大多数人口，迅速主导移动电话市场并竞相在全球南部地区推广互联网接入，谷歌正稳步成为许多人的互联网。⁹¹它对全人类的选择和行为的转化影响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真正力量。

如果互联网的将来是谷歌的，那么全世界——拉丁美洲、东亚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苏联，甚至欧洲——的人们都应该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因为互联网体现了替代美国文化、经济和战略霸权的希望。

一个“不作恶”的帝国仍然是一个帝国。

当《心灵帝国》最终成为《新数字时代：重塑人类、国家和商业的未来》于2013年4月出版时，我已正式向厄瓜多尔政府寻求并获得政治庇护，并在其驻伦敦大使馆避难。当时，我已经在使馆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受到警方的监视，无法安全离开英国。在网上，我注意到媒体对施密特和科恩的这本书兴奋地嗡嗡作响，但对书名中明确的数字帝国主义和书后一串显眼的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比尔·海登 (Bill Hayden) 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 等著名战争贩子出版前的背书视而不见。我想这一定是因为这本书论证有力。我找人拿了一本，越过了警戒线，这样我就能读到它了。

我大吃一惊。这本书号称是对全球技术变革的远见卓识的预测，但却未能实现——甚至未能想象出一个与现在大相径庭的未来，无论是好是坏。这本书将福山“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与速度更快的移动电话简单地融合在一起。书中充斥着华盛顿特区的陈词滥调、国务院的正统观念以及亨利·基辛格的媚俗攫取。学术性很差，甚至是堕落的。这似乎并不符合施密特——我客厅里那个敏锐、安静的男人——的形象。但继续读下去，我开始发现这本书并不是对未来历史的严肃尝试。这是谷歌献给华盛顿官方的一首情歌。谷歌，一个新兴的数字超级大国谷歌，正在成为华盛顿的地缘政治远见者

我等待着对这本书的严厉批评。但是没有。来自主流媒体和科技界的只有难以理解的赞美。我越来越不耐烦，于是自己撰写了评论。这篇文章发表在2013年6月2日的《纽约时报》上。我在文中写道，“当谷歌遇到一个又大又坏的世界时”，谷歌“与传统的华盛顿权力机构——从国务院到国家安全局——同流合污”。谷歌的辩护者试图将这篇评论视为偏执狂。但四天后，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充斥着爱德华·斯诺登泄露国家安全局信息的报道。最引人注目的是棱镜 (PRISM) 的揭露，揭示了埃里克·施密特在2011年6月要求他向维基解密泄露美国政府数据请求时所隐瞒的内容。

《新数字时代》中一些归功于我的话听起来不像是我会说的话。我让档案部门把旧录音找出来，然后我又听了一遍。果然，从该书的分析水平来看，施密特和科恩歪曲了我的话，这也许不足为奇。在听录音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讨论的广泛价值，以及周围和后续事件是如何赋予讨论以历史共鸣的。

讨论中对维基解密背后的理念以及技术如何影响权力动态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有力的描述，而这些描述以前从未得到过交流。其中还包括如何利用去中心化技术保护革命活动的理念——我很希望看到这些理念得到采纳和实施。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讨论认为互联网有两种不同的未来：一种是无处不在的集中式企业管理互联网；另一种是充满活力的去中心化互联网，适合人类历史和人类的解放。

当谷歌遇见维基解密是以书籍形式呈现的讨论记录。为了让普通读者更容易理解，OR Books 和我对全文进行了梳理，并提供了解释性脚注。除了记录稿，我还收录了一些其他文章，以提供背景信息。“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平庸”是我《纽约时报》对施密特和科恩的书的评论，现全文引用。“拯救我们远离‘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对维基解密和我们的讨论内容在《新数字时代》中的表现（或错误表现）的简短概述。本书通篇提到了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为报复维基解密及其相关人员所做的各种尝试。不熟悉这些企图的读者可以在书末找到一个简短的摘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本书附带的网站——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收集了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国务院电报和Stratfor内部邮件的原始摘录，以及其他材料，这些材料为本书的批评提供了参考。

-朱利安·阿桑奇

2014 年 5 月

注释

1.公司目前估值 4000 亿美元，员工 49 829 人。2011 年底的估值为 2,000 亿美元，员工 33,077 人。参见“投资者关系：2012 年财务报表”，谷歌，archive.today/lux4M 2014 年第一季度，请参见“投资者关系：2014 年财务报表”，谷歌：2014 年财务报表”，谷歌，archive.today/35leZ

2.关于施密特和科恩的书，有一篇文章讨论了类似的主题，并引发了本书的一些研究，见 Joseph L. Flatley, "Being cynical: 朱利安·阿桑奇, 埃里克·施密特, and the year's weirdest book," *Verge*, 2013 年 6 月 7 日，archive.today/gfLEr。

3.贾里德·科恩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上的简介，archive.today/pkgQN

4.Shawn Donnan, "再想想", 《金融时报》，2011 年 7 月 8 日，archive.today/ndbmj 参见 Rick Schmitt, "外交 2.0", 《斯坦福校友》，2011 年 5/6 月，archive.today/Kidpc。

5.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数字颠覆：连接性与权力扩散”，《外交事务》，2010 年 11/12 月，archive.today/R13l2

6.“有联系的联盟”显然是为了与“有意愿的联盟”产生共鸣，后者曾被用来指代 2003 年以美国为首、准备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的国家联盟。

7.保护的义务“一语让人联想到‘保护责任’，或其缩写形式‘R2P’。保护责任是国际法中一个极具争议的‘新兴规范’。R2P 利用人权论述，授权‘国际社会’在平民被认为面临危险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对于摒弃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见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E. Tyler）：《美国战略计划要求确保没有竞争对手发展》，《纽约时报》，1992 年 3 月 8 日，archive.today/Rin1g）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来说，R2P 是西方在中东和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首选理由，2011 年入侵利比亚和 2013 年入侵叙利亚的行动中无处不在的 R2P 就证明了这一点。贾里德·科恩在美国国务院的前任上司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称其为“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我们的主权概念发生的最重要转变”。参见她对《保护的责任》一书的赞誉：保护的責任：21st 世纪的全球道德契约》一书的赞誉。} 见她对 Richard H. Cooper 和 朱丽叶 Voïnov Kohler 编辑的《保护的責任：21st 世纪的全球道德契约》一书的赞扬。Voïnov Kohler）一书的赞誉，见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网站，archive.today/OdmMq。

关于保护责任的批评文章，见诺姆·乔姆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该理论的发言。诺姆·乔姆斯基，《诺姆·乔姆斯基教授在联合国大会保护责任专题对话上的发言》，联合国，纽约，2009 年 7 月 23 日，is.gd/bLx3uU

另见“保护责任：保护责任：一个时机已到想法？经济学家”，2009 年 7 月 23 日，archive.today/K2WZJ

8.Bridget Johnson, "Biden: Mubarak not a dictator, protests not like Eastern Europe," The Hill, 2011 年 1 月 28 日, archive.today/L7EcI

9.同上。

10.Chris McGreal, "托尼-布莱尔：穆巴拉克'勇气可嘉，是一股善的力量'，"《卫报》，2011 年 2 月 2 日，archive.today/Slsmb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2011 年 1 月 31 日，archive.today/8NAoz。

12.Richard Smallteacher, "埃及-埃及-美国与奥马尔-苏莱曼的情报合作'最成功'，维基解密，2011 年 2 月 1 日，archive.today/neBhy

见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更新"，国务卿克林顿博客，2011 年 2 月 15 日，archive.today/nChdl。

埃及活动人士自己通常也不在状态："埃及活动人士 Basem Fathy 于 2011 年 4 月告诉《纽约时报》："我们感谢美国政府赞助的非政府组织为我们提供的培训，它确实帮助了我们的斗争，但我们也意识到，美国政府还培训了国家安全调查部门，他们对骚扰和监禁我们中的许多人负有责任。罗恩-尼克松，《美国组织帮助培育阿拉伯起义》，《纽约时报》，2011 年 4 月 14 日，archive.today/bJyGP

14.克林顿的维基解密"道歉之旅"，合众国际社，2011 年 1 月 10 日。道歉之旅"，合众国际社，2011 年 1 月 10 日，archive.today/AYRCx

15.突尼斯出版商 Naawat 的 Sami Ben Gharbia 这样说道：从 2010 年 11 月 28 日突尼斯泄密电文发布到 2010 年 12 月 17 日 "阿拉伯之春"开始，20 天过去了。这一天，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街头小贩自焚身亡。今年，本-阿里的宣传部长乌萨马-罗姆达尼 (Oussama Romdhani) 在与一名英国记者聊天时坦言，"Tunileaks 是政变，是打破本-阿里体系的东西。突尼斯人并不需要'突尼斯泄密'来告诉他们自己的国家腐败不堪。突尼斯人多年来一直在闲聊和开玩笑腐败问题。不同的是，一个机构如此公开地面对自己丑陋的形象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政府知道，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所有人都知道它有多么腐败和专制。而讲故事的人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政治阴谋家。而是美国国务院，一个所谓的盟友"。萨米-本-加尔比亚，《切尔西-曼宁与阿拉伯之春》，《Nawaat》，2014 年 2 月 28 日，archive.today/pw0p9

萨米-本-加尔比亚 (Sami Ben Gharbia) 在 "阿拉伯之春"前几个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对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 "互联网自由"议程这一更广泛的话题有很强的说服力。萨米-本-加尔比亚，《互联网自由谬论与阿拉伯数字激进主义》，《Nawaat》，2010 年 9 月 17 日，archive.today/aoTrj

16.克林顿的维基解密"道歉之旅"，合众国际社，2011 年 1 月 10 日。道歉之旅"，合众国际社，2011 年 1 月 10 日，archive.today/AYRCx

17.Brian Whitaker, "Gaddafi versus Kleenex" (卡扎菲与面巾纸)，2011 年 1 月 18 日，见 al-bab.com 下的 "Libya.The fall of Colonel Gaddafi" (利比亚：卡扎菲上校的垮台)，"archive.today/lxF1u

Jillian C. York, "卡扎菲对突尼斯互联网的看法"，jilliancork.com，2011 年 1 月 16 日，archive.today/GFRQC

18.格雷格-格兰丁，"奥良塔-乌拉拉获胜，秘鲁加入拉美左转行列"，《国家》，2011 年 6 月 7 日，archive.today/8cvxx

另见 Nikolas Kozloff, "维基解密 电缆：秘鲁的伟大均衡器"，半岛电视台，2011 年 6 月 2 日，archive.today/wBacn

19.吉他手兼歌曲作者汤姆-莫雷洛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Audioslave、守夜人、扫街者社交俱乐部、由汤姆-莫雷洛、朱利安-阿桑奇和卡米莉亚-朱布兰演奏的 Calle 13 "Multi-Viral") 在威斯康星州抗议活动中向人群演奏时，宣读了一封由解放广场组织者之一莫尔-埃莱特雷比寄给他的声援信，信中写道："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朋友们：我们希望你们能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带来的变化。正义是美好的，但正义从来不是免费的。解放广场之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拥有，在任何街角，在你的城市，或在你的心中。所以，请紧紧抓住，不要松手，在威斯康星深呼吸！我们的好

运就在微风中，在中西部，在中东。深呼吸，威斯康星州，因为正义就在空气中，愿解放广场的精神就在今天麦迪逊街头每一颗跳动的“心脏”里”。汤姆·莫雷洛，《冻伤与自由》：汤姆·莫雷洛谈麦迪逊之战》，《滚石》，2011年2月25日，archive.today/nTB6h

曼宁在未经审判而被拘留的第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被单独监禁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禁闭室里，其监禁条件被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胡安·门德斯（Juan Mendez）描述为“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并可能构成酷刑。

曼宁的辩护团队认为，实施这种待遇是为了逼迫维基解密“招供”。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说，曼宁的条件“适当，符合我们的基本标准”。三百名法学教授，包括哈佛大学的劳伦斯·特里布（Laurence Tribe，奥巴马曾是他的学生），谴责了这种虐待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Philip J. Crowley）说，五角大楼对待曼宁的方式“荒谬、适得其反且愚蠢”，随后他辞职了。

一场国际运动成功地向美国政府施加了外交压力，随后曼宁被转移到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斯堡，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禁闭室也被永久关闭。

有关切尔西·曼宁遭受不人道待遇的更多详情，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205页。

121. 这就是所谓的HBGary联邦丑闻。详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205页。

22. 巴雷特·布朗（Barrett Brown）是一名自由职业记者，他对安保行业的调查让美国当局对他大打出手。布朗于2012年9月被捕，并被拒绝保释。2012年10月，他在狱中被起诉；三项指控与他被指控威胁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有关。2012年12月，他又因12项指控被起诉，这些指控与他一年前作为记者报道德克萨斯州情报公司Stratfor遭黑客攻击一事有关。见Glenn Greenwald，“The persecution of Barrett Brown-and how to fight it”，《卫报》，2013年3月21日，archive.today/tUnJ9。

另见道格拉斯·卢卡斯：“巴雷特·布朗的新书《为普京保驾护航》讽刺主流媒体专家”，Vice，2014年2月25日，archive.today/oS5qv。

另见Christian Stork，“The Saga Of Barrett Brown：Inside Anonymous and the War on Secrecy”，WhoWhatWhy，2013年2月21日，archive.today/mUtJE。

对布朗的指控可能导致的 准则 最长刑期为105年。见克里斯汀·伯格曼，“加到105：对巴雷特·布朗的指控”，数字媒体法律项目，2013年8月6日，archive.today/TQrdR。

其中一项威胁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指控与布朗发布的一条推特有关，其中包含“死人不能泄密……非法射杀这个狗娘养的”。事实上，这并不是对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威胁——布朗引用的是福克斯新闻评论员鲍勃·贝克尔（Bob Beckel）2010年12月6日在电视上明确呼吁暗杀我的话。虽然布朗因引用贝克尔的话进行批评而受到指控，但贝克尔仍未被起诉。见《福克斯新闻的鲍勃·贝克尔呼吁“非法”杀害阿桑奇：“死人不能泄密”（视频）》，《赫芬顿邮报》，2010年12月7日，archive.today/XiUNo。

2014年初，布朗通过谈判达成认罪协议。在撰写本报告时，他预计将于2014年晚些时候被判刑。截至2014年4月底，布朗未经审判已被拘留一年七个月零十八天。见“巴雷特·布朗签署认罪协议”，自由巴雷特·布朗网站，2014年4月3日，archive.today/SNMda

维基解密2013年9月就巴雷特·布朗受迫害一事发表声明。“社论：释放巴雷特·布朗”，维基解密，2013年9月16日，archive.today/IROIX

2010年12月5日，就在VISA、MasterCard、PayPal、亚马逊和其他金融公司开始拒绝为维基解密提供服务之后，比特币官方网络论坛上爆发了一场关于使用比特币向维基解密捐款可能会引发政府对当时新生的加密货币产生不必要兴趣的风险的辩论。“一位发帖者写道：“基本上是这样。比特币的假名发明者“中本聪”回应道：“不，不要‘拿来主义’。这个项目需要逐步发展，这样软件才能不断完善。我在此呼吁维基解密不要尝试使用比特币。比特币是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小型测试社区。你不会得到比零钱更多的东西，而且你带来的热量很可能会在这个阶段摧毁我们”。参见比特币论坛上的帖子：archive.today/Gvonb#msg26999

六天后，即 2010 年 12 月 12 日，中本聪从比特币社区消失了，但在此之前，他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能得到这样的关注都是好的。维基解密 已经捅了马蜂窝，蜂群正朝我们涌来。”参见比特币论坛上的帖子：archive.today/XuHCD#selection-1803.0-1802.1

维基解密阅读并同意中本聪的分析，决定推迟比特币捐赠渠道的推出，直到比特币变得更加成熟。维基解密2011 年 6 月 14 日，在比特币第一次大规模繁荣之后，比特币捐款地址正式上线。请参见维基解密'上的公告。推特：archive.today/1hscT

另请参阅比特币区块链资源管理器中的维基解密'公开捐赠地址：is.gd/wJp3tX

24.详情请参见“为阿桑奇伸张正义”网站上的“引渡阿桑奇”：archive.today/6izpC

25. 例如，见 2010 年 12 月时任澳大利亚总检察长罗伯特·麦克莱伦关于维基解密的公告：“澳大利亚总检察长网站，2010 年 11 月 29 日，archive.today/Qirks。

2012年3月，“整个政府”的说法仍在被使用，根据信息自由原则从总检察长办公室获得的“维基解密整个政府谈话要点”备忘录就是证明。根据信息自由原则从总检察长办公室获得的“整个政府谈话要点”备忘录可以证明这一点：is.gd/MzxG58

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根据信息自由原则获得的外交电报也提到了与美国官员的私人会晤，其中提到对维基解密的调查“在规模和性质上都是史无前例的”，archive.today/OAdui。

26. Philip Shenon，“维基解密的将军”，《野兽日报》，2010 年 9 月 12 日，archive.today/Onf0m

27.司法部继续对维基解密进行“多主题”调查，emptywheel，2014年4月26日，archive.today/g7zwa

另见 Philip Dorling，“阿桑奇成为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目标，美国法院文件显示”，《悉尼先驱晨报》，2014 年 5 月 20 日，archive.today/zFhv7

有关《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中提到的法庭文件，请参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 1:12-cv-00127-BJR 案件：is.gd/hvvmgM

有关大陪审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 205 页。

28.“密电门 (Cablegate)”，维基解密：www.wikileaks.org/cablegate

“关塔那摩档案”，维基解密：www.wikileaks.org/gitmo

29.国际危机组织自称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实地分析和高层宣传来预防和解决致命冲突”。国际危机组织还被描述为“高级智囊团……”。[主要目的是为参与北约领导的巴尔干重塑行动的各国政府提供政策指导”。见 Michael Barker，《全球治理的帝国十字军》，《天鹅评论》，2009 年 4 月 20 日，archive.today/b8G3o。

马尔科姆森的国际危机组织工作人员简介可从crisisgroup.org、archive.today/ETYXp查阅。

30.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萨皮尔-沃尔夫弱假说的活生生证明。见“语言相对论”，维基百科，archive.today/QXJPx

31. 格伦-格林沃尔德，“维基解密/《卫报》传奇中的事实与神话”，《沙龙》，2011 年 9 月 2 日，archive.today/5KLJH

另见 Matt Giuca，“维基解密 密码泄漏常见问题”，《不明行为》，2011 年 9 月 3 日，archive.today/yIPUp

另见“维基解密：为什么《卫报》错了，不应该公布密码”，“Matt's Tumblr”，2011 年 9 月 1 日，archive.today/aWjj4

32.安德鲁·雅各布斯，《谷歌主席的访问可能有利于朝鲜》，《纽约时报》，2013 年 1 月 10 日，archive.today/bXrQ2。主席的访问可能有利于朝鲜》，《纽约时报》，2013 年 1 月 10 日，archive.today/bXrQ2

33.杰里米·哈蒙德 (Jeremy Hammond) 是一位勇敢而有原则的年轻数字革命者，后来被美国政府指控盗取了这些文件，并将其交给了维基解密。他现在是美国的一名政治犯，在与联邦调查局线人通话后被判处十年监禁。

34. Yazan al-Saadi，“StratforLeaks：谷歌Ideas Director Involved in 'Regime Change'”，Al Akhbar，14 March 2012，archive.today/gHMzq

35."Re: GOOGLE & Iran **internal use only-pls do not forward** ", "电子邮件 ID 1121800 (2011 年 2 月 27 日) ,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 维基解密 , 2012 年 3 月 14 日 , archive.today/sjxuG

有关杰瑞德·科恩和谷歌的更多 Stratfor 内部讨论 , 请参阅 :

"埃及 - 谷歌** 建议您阅读", 电子邮件 ID 1122191 (2011 年 2 月 9 日) , 全球情报档案 , 维基解密 , 2012 年 3 月 14 日 , archive.today/DCzIA

"Re: More on Cohen," email ID 1629270 (2011 年 2 月 9 日) ,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 维基解密 , 2012 年 3 月 14 日 , archive.today/opQ3a

"回复 : 谷歌Shitstorm Moving to Gaza (internal use only)," email ID 1111729 (10 February 2011),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维基解密, 14 March 2012, archive.today/vpK3F

"Re: 谷歌's Cohen Activist Role," email ID 1123044 (10 February 2011),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维基解密, 11 March 2013, archive.today/nvFP6

"Re: movements.org 创始人科恩 , "电子邮件 ID 1113596 (2011 年 2 月 11 日) , 全球情报档案 , 维基解密 , 2012 年 3 月 6 日 , archive.today/ToYjC

"Re: discussion: who is next?" email ID 1113965 (11 February 2011),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维基解密, 14 March 2012, archive.today/ofBMr

"GOOGLE Loose Canon Bound for Turkey & UAE (SENSITIVE - DO NOT FORWARD)", 电子邮件 ID 1164190 (2011 年 3 月 10 日) ,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 维基解密 , 2012 年 3 月 14 日 , archive.today/Jpy4F

"Re: [alpha] GOOGLE - Cohen & Hosting of Terrorists," email ID 1133861 (22 March 2011),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维基解密, 14 March 2012, archive.today/OCR78

"[阿尔法] 贾里德·科恩 (GOOGLE) ", 电子邮件 ID 1160182 (2011 年 3 月 30 日) , 全球情报档案 , 维基解密 , 2012 年 3 月 14 日 , archive.today/FYQYe

有关这些电子邮件以及更多信息 , 请参阅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上的资料集。

"Re: GOOGLE's Jared Cohen update," email ID 398679 (14 February 2011), Global Intelligence Files, 维基解密, 14 March 2012, archive.today/loFw4

这封邮件已收录在以下网站的资料集中 :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37."利用连接技术促进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利益 : 移动银行、电信保险和共用手机信号塔", 规范编号 : 09KABUL2020_a , 美国外交公共图书馆 , 维基解密 , archive.today/loAIC

这份电报已收录在以下网站的资料集中 :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2014年5月, 维基解密披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已获得阿富汗所有移动电话的通话权限, 并对所有通话进行录音, 以便日后检索。见"维基解密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记录阿富汗电话的声明", 维基解密, 2014年5月23日, archive.today/lp6PI

38.摘自美国外交公共图书馆, 维基解密, 参见编号为 07BEIRUT1944_a、08BEIRUT910_a、08BEIRUT912_a、08BEIRUT918_a、08BEIRUT919_a、08BEIRUT1389_a 和 09BEIRUT234_a 的电报。藏品见 : archive.today/34Myl

另请参阅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上的资料集。

39."2007年10月9日至14日, 欧盟高级顾问潘迪思和副总顾问科恩访问英国》, 规范编号 : 07LONDON4045_a , 美国外交公共图书馆 , 维基解密 , archive.today/mxXGQ

有关贾里德·科恩的更多信息 , 请参阅维基解密档案 : archive.today/5fVm2

另请参阅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上的资料集。

40. 见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上的“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峰会（SAVE）”，archive.today/rA1tA。

41. 关于外交政策倡议的见解，见 Max Blumenthal, Rania Khalek, "How Cold War-Hungry Neocons Stage Managed RT Anchor Liz Wahl's Resignation," [Truthdig](https://archive.today/JSUHQ), 2014 年 3 月 19 日，archive.today/JSUHQ。

42. "关于 GNF，Gen Next Foundation 网站，archive.today/p91bd

43. "AgainstViolentExtremism.org"，Gen Next 基金会网站：archive.today/Rhdtf

44. "Movements.org"，创壹基金会网站，archive.today/oVlqH

请注意 2011 年 3 月 Stratfor 与 Movements.org 的“主要组织者”会面的机密报告摘录：“Movements.org 是如何开始的：[这部分内容不便公开]2008 年，美国政府意识到他们需要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共外交。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当时在国务卿办公室工作，在创建该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目标只是传播美国的好话”。“[阿尔法] INSIGHT- US/MENA- Movements.org”，电子邮件 ID 1356429（2011 年 3 月 29 日），全球情报档案，维基解密，2013 年 3 月 4 日，archive.today/PgQji

另请参阅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上的资料集。

有关这一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约瑟夫·L·弗拉特利：“玩世不恭：朱利安·阿桑奇、埃里克·施密特和本年度最怪异的书”，《Verge》，2013 年 6 月 7 日，archive.today/gfLEr。

另见“峰会：纽约市，2008 年首届青年运动联盟峰会”，Movements.org 网站，archive.today/H2Ox1#2008

在 Movements.org 网站的“关于运动.org”中查看企业赞助商的标志，archive.today/DQo19

46. “与会者简历，2008 年 12 月 3-5 日，纽约市，”青年运动联盟，is.gd/bLOVxT

另见“09 峰会，与会者简历，2009 年 10 月 14-16 日，墨西哥城”，青年运动联盟，is.gd/MddXp7。

另见“与会者简历，2010 年 3 月 9-11 日，伦敦”，Movements.org，is.gd/dHTVit

47. “峰会：伦敦，2010 年青年运动联盟峰会”，Movements.org 网站，archive.today/H2Ox1#2010

以及“峰会：墨西哥城，2009 年青年运动联盟峰会”，Movements.org 网站，archive.today/H2Ox1#2009

48.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克林顿国务卿在青年运动联盟峰会上的视频讲话”，美国国务院，2009 年 10 月 16 日，archive.today/l2x6U。

另见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 TecMilenio 大学的讲话》，美国国务院，2009 年 3 月 26 日，archive.today/49ACj。

49. Scott Shane，“Groups to Help Online Activist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纽约时报》，2012 年 6 月 11 日，archive.today/jqq9U。

50. “任务说明”，促进人权网站：archive.today/kBzYe

Scott Shane，“帮助专制国家网络活动人士的团体”，《纽约时报》，2012 年 6 月 11 日，archive.today/jqq9U

51. 同上。

52. “人民”，推进人权网站，archive.today/pXmPk

53. 爱德曼因一系列为大烟草公司和沃尔玛开展的天马行空的宣传活动而闻名。sourcewatch.org 上关于爱德曼的页面值得一读，其中有一节介绍了爱德曼收编非政府组织的策略：“爱德曼公关公司告诉客户，激进分子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进攻；他们把信息传递给消费者；他们善于建立联盟；他们总是有明确的议程；他们以互联网的速度前进；他们以媒体的口吻说话’。它认为，解决办法是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是积极的”，他们引用了“金吉达-雨林联盟”和“家得宝-森林管理委员会”等例子”。参见“丹尼尔-J-爱德曼公司”，来源观察网站，archive.today/APbOf

关于 Movements.org 的赞助商，请参阅 Movements.org 网站上的“关于 movements.org”，archive.today/NMkOy。

154. 亚历克·罗斯的写作实例，见亚历克·罗斯、本·斯科特，“社交媒体：人民的力量？ 北约评论》，2011 年，archive.today/L6sb3

55. 发言者”，“互联世界中的冲突”网站，archive.today/Ed8rA

56. “委托代理问题”或“代理困境”是指发起方（委托人）委托接受方（代理人）代表其行事，但双方的利益并不充分一致，代理人利用其地位剥削委托人。一个律师做出的决定符合律师的利益，但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57. “PAC”是“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缩写，是一种竞选资金池，通常用于掩盖对特定政治家的支持、规避竞选资金法规或就特定议题开展竞选活动。

58. 所有政治捐款数据来源于 OpenSecrets.org (opensecrets.org/indivs) 和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fec.gov/finance/disclosure/norindsea.shtml)。参见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上列出的埃里克·施密特结果，archive.today/yjXoi

另请参阅 OpenSecrets.org 网站上列出的埃里克和温迪施密特的结果截图，archive.today/o6hiB

59. “我们的资金来源”，新美国基金会网站，archive.today/3FnFm

60. 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的弗朗西斯·福山简介：archive.today/6ZKk5

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的丽塔·豪泽简介：archive.today/oAvJf

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的乔纳森·索罗斯简介：archive.today/ITJy9

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简介：archive.today/APejM

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的海伦·盖尔简介：archive.today/72pIM

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的丹尼尔·耶金简介：archive.today/kQ4ys

在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查看董事会全体成员：archive.today/iBvgl

61. 新美国基金会网站上的 Anne-Marie Slaughter 简介：archive.today/yloLP

62. “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办法部分在于叙利亚。现在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展示他能够在无人机秘密攻击或秘密行动之外的情况下下令使用进攻性武力的时候了。其结果不仅会改变大马士革的战略计算，也会改变莫斯科的战略计算，更不用说北京和东京了”。Anne-Marie Slaughter，“阻止俄罗斯从叙利亚开始”，Project Syndicate，2014 年 4 月 23 日，archive.today/GiLNg

贾里德·科恩在推特上转发了对斯劳特在这一问题上的支持。例如，他在 2014 年 4 月 26 日分享了一条支持斯洛特的推文，称上述文章的论点“一针见血”。

63. 关于比尔德伯格会议，见 Matthew Holehouse，“2013 年比尔德伯格集团：来宾名单和议程”，《电讯报》，2013 年 6 月 6 日，archive.today/PeJGc。

关于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请参见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的现任委员会成员名单：archive.today/Why8v

64. 自 2010 年以来的比尔德伯格会议与会者名单可从比尔德伯格网站获取：www.bilderbergmeetings.org 埃里克·施密特在哥本哈根 2014 年比尔德伯格会议上被拍到与欧盟司法专员薇薇安·雷丁（Viviane Reding）和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会面，帕兰提尔科技公司是一家情报数据挖掘公司，向美国执法部门和情报界客户出售搜索和数据整合服务，该公司由中情局的风险投资基金 In-Q-Tel 资助成立。见查理·斯凯尔顿，《2014 年比尔德伯格会议：把我们的政客当早餐吃》，《卫报》，2014 年 5 月 30 日，archive.today/pUY5b

2011 年，Palantir 卷入了 HBGary 丑闻，被曝出是一群承包商中的一员，他们提议拿下 维基解密。更多详情，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 205 页。另见安迪·格林伯格、瑞安·麦克：《一个“离经叛道”的哲学家是如何创建 Palantir 的——中情局资助的数据挖掘巨头》，《福布斯》，2013 年 9 月 2 日，archive.today/ozAZ8

白宫访客记录可在其网站 archive.today/QFQx0 上查阅。

有关施密特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报道，请参见 Emily Young，“2014 年达沃斯：谷歌的施密特就业警告”，BBC，2014 年 1 月 23 日，archive.today/jGI7B

另见 Larry Elliott，“达沃斯辩论收入不平等，但仍邀请避税者”，《卫报》，2014 年 1 月 19 日，archive.today/lR767。

65. Adrienne Jeffries，“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让我们庆祝资本主义’”，Verge，2014 年 3 月 7 日，archive.today/gZepE

66. 关于谷歌公司在隐私问题上的矛盾态度，请参阅理查德·埃斯格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首席执行官 埃里克·施密特 Dismi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电子前线基金会，2009 年 12 月 10 日，archive.today/rwyQ7

67. 数字截至 2013 年。参见“谷歌年度搜索统计”，Statistic Brain（统计脑研究所），2014 年 1 月 1 日，archive.today/W7DgX

68. 隐私权运动者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意愿，即歧视国家进行的大规模监控，而排斥大公司为牟利而进行的类似监控。某种程度上，这是加利福尼亚自由主义网络隐私保护运动的残余伦理。部分原因是硅谷科技公司享有优越的公共关系，而这些公司也为旗舰数字隐私倡导团体提供了大部分私人资金，从而导致了利益冲突。

在个人层面上，即使是最坚定的隐私保护运动人士中，也有许多人不自觉地沉迷于 Gmail、Facebook 和苹果产品等易于使用、破坏隐私的设施。因此，隐私权运动者经常忽视企业滥用监控的行为。当他们涉及谷歌等公司的滥用行为时，宣传者往往会诉诸市场逻辑，敦促公司对用户隐私做出微小让步，以修复其支持率。有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市场力量确保硅谷是政府的天然对立面，硅谷希望站在公众一边——以利润为导向的跨国公司比政府机构更具有民主精神。

许多隐私权倡导者以国家垄断了强制力为由，为主要关注国家滥用权力的行为辩护。例如，据报道，爱德华·斯诺登说，科技公司不会“在额头上装弹头”。见 Barton Gellman，“Edward Snowden，after months of NSA revelations，says his mission's accomplished”，《华盛顿邮报》，2013 年 12 月 23 日，archive.today/d6P8q。

这种观点淡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强大的公司是围绕国家的权力网络的一部分，它们享有部署国家强制力的能力，正如国家经常通过强大公司的代理机构施加影响一样。废除隐私权的运动是双管齐下的。隐私权倡导者如果只关注其中一只角，就会发现自己被另一只角所刺伤。

参见《大型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剖析》第 7 节“致谢”，谢尔盖·布林、劳伦斯·佩奇（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98 年）：“本文所述研究是斯坦福综合数字图书馆项目的一部分，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根据 IRI-9411306 号合作协议提供支持。该合作协议的资金还由 DARPA 和 NASA、Interval Research 以及斯坦福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工业合作伙伴提供”，archive.today/tb5VL

70. 迈克尔·海登现在就职于切尔托夫集团，这是一家自称为“顶级安全和风险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公司。该公司由乔治·W·布什总统时期的国土安全部前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创立并担任主席。见 Marcus Baram，“Fear Pays: Chertoff, Ex-Security Officials Slammed For Cashing In On Government Experience”，《赫芬顿邮报》，2010 年 11 月 23 日，2011 年 5 月 25 日更新，archive.today/iaM1b。

71. “全面信息意识”是“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项激进的情报计划，目的是监视和收集有关个人的详细信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该计划于 2003 年正式终止，但从美国国家安全局最近披露的大量间谍活动中可以看出该计划的影响。见 Shane Harris，“Giving In to the Surveillance State”，《纽约时报》，2012 年 8 月 22 日，archive.today/v4zNm。

72. “关于国家监控的蒙克辩论：爱德华·斯诺登视频”（视频），蒙克辩论，archive.today/zOj0t

另见 Jane Mayer，“秘密分享者：托马斯·德雷克是国家公敌吗？纽约客》，2011 年 5 月 23 日，archive.today/pXoy9

73. “公司概况”，谷歌公司网站，archive.today/JavDC

74. Lost in the Cloud：谷歌和美国政府（报告），消费者监督组织的《谷歌内部》，2011 年 1 月，bit.ly/1qNoHQ9

另见 Verne Kopytoff, "谷歌与智力有很大关系", 《旧金山纪事报》, 2008 年 3 月 30 日, archive.today/VNEJi。

另见 Yasha Levine, "乌克兰电子邮件让人们再次看到谷歌——军事监控综合体", Pando Daily, 2014 年 3 月 7 日, archive.today/W35WU。

另见 Yasha Levine, "显示谷歌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关系密切的电子邮件其实并不令人惊讶", Pando Daily, 2014 年 5 月 13 日, archive.today/GRT18

亚沙-莱文 (Yasha Levine) 撰写了多篇关于谷歌与军事和情报行业关系的调查文章。我对这些关系的讨论借鉴了莱文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读, 原文地址如下: pando.com/author/ylevine

75.Yasha Levine, "乌克兰电子邮件让人再次窥见谷歌-军事-监视综合体", "Pando Daily, 2014 年 3 月 7 日, archive.today/W35WU

有关谷歌与中情局关系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Noah Shachtman, "Exclusive: 谷歌, CIA Invest in 'Future' of Web Monitoring", 《连线》, 2010 年 7 月 28 日, archive.today/e0LNL。

76.Yasha Levine, "乌克兰电子邮件让人再次窥见谷歌-军事-监视综合体", Pando Daily, 2014 年 3 月 7 日, archive.today/W35WU

77.同上。

78.Ellen Nakashima, "谷歌争取美国国家安全局帮助其抵御网络攻击", 《华盛顿邮报》, 2010 年 2 月 4 日, archive.today/hVTVI

79.美国对阿富汗军事占领的官方名称与此类似: "持久自由行动"。见 "Infinite Justice, out-Enduring Freedom, in", 英国广播公司, 2001 年 9 月 25 日, archive.today/f0fp7

80.Jason Leopold, "Exclusive: emails reveal close 谷歌 relationship with NSA," Al Jazeera America, 6 May 2014, archive.today/V0fdG

81.同上。

82.美国国土安全网站上的 "国防工业基地部门": archive.today/Y7Z23

83. 参见 OpenSecrets.org 网站 "影响力与游说" 栏目下的 "最大支出者": archive.today/xQyui。

另见 Tom Hamburger, "谷歌曾对游说不屑一顾, 如今却成为华盛顿影响力的大师", 《华盛顿邮报》, 2014 年 4 月 13 日, archive.today/oil7k

84.Sy Hersh 曾写过两篇关于奥巴马政府 "干预" 叙利亚的失败案例的文章。见 Seymour M. Hersh, "谁的沙林? 伦敦书评", 2013 年 12 月 19 日, archive.today/THPGh

另见 Seymour M. Hersh, 《红线与鼠线》, 《伦敦书评》, 2014 年 4 月 17 日, archive.today/qp5jB

85.该页面的存档快照可在 archive.today/Q6uq8 上找到 谷歌 明确以保持其头版不受任何干扰为荣。谷歌的企业宣言中也体现了其纯洁性和神圣性: "我们的主页界面简洁明了, 页面加载迅速。搜索结果中的位置从不出售给任何人, 广告不仅有明确的标识, 而且提供相关内容, 不会分散注意力"。参见 "我们知道的十件事", 谷歌公司网站, archive.today/s7v9B#selection-243.52-243.277

在极少数情况下, 谷歌会在搜索页面上添加一行文字来宣传自己的项目, 比如 Chrome 浏览器, 这种选择本身就成了新闻。参见 Cade Metz, "谷歌在'神圣'的主页上抹黑 Chrome 浏览器", Register, 2008 年 9 月 9 日, archive.today/kfneV

另见 Hayley Tsukayama, "谷歌在主页上为 Nexus 7 做广告", 《华盛顿邮报》, 2012 年 8 月 28 日, archive.today/QYfBV

86.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曾发表多篇专栏, 颂扬他的 "激进中心主义", 如《为激进中心让路》("Make Way for the Radical Center"), 《纽约时报》, 2011 年 7 月 23 日, archive.today/IZzhh。

87.托马斯-弗里德曼, "快速世界的宣言", 《纽约时报》, 1999 年 3 月 28 日, archive.today/aQHvy。

88.埃里克·施密特和 Jared Cohen,《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John Murray,2013年),第98页。

谷歌正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自2013年初以来,谷歌已经收购了九家实验性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公司,并在谷歌Android部门前主管安迪·鲁宾(Andy Rubin)的领导下,让这些公司为一个未公开的目标而努力。参见约翰·马科夫:"谷歌将资金投入机器人领域,利用机器人技术"。将资金投入机器人,利用安卓背后的人",《纽约时报》,2013年12月4日,archive.today/lzr7B

另见 Adam Clark Estes,"认识一下谷歌的机器人军队。它正在成长",Gizmodo,2014年1月27日,archive.today/mN2GF

谷歌收购的两家公司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举办的"DARPA机器人挑战赛"(DARPA Robotics Challenge)的主要竞争对手,五角大楼为参赛者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日本公司 Schaft Inc 的参赛作品被认为将在 DARPA 竞赛中获胜,该作品是一种类似人类的双足机器人,可以爬楼梯、开门、穿越瓦砾,而且不受辐射影响。另一家公司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专门为美国国防部生产跑步、行走和爬行军用机器人。波士顿动力公司最著名的机器人是"BigDog"——一匹马大小的部队支援运输车,必须亲眼目睹(YouTube:is.gd/xOYFdY)才能相信。参见 Breezy Smoak,"谷歌的 Schaft 机器人赢得 DARPA 救援挑战",《电子产品》,2013年12月23日,archive.today/M7L6a

另请参阅 John Markoff,"谷歌增加其机器人动物园",《纽约时报》,2013年12月14日。增添了大量机器人",《纽约时报》,2013年12月14日,archive.today/cqBX4

作为一家无人机公司,谷歌的真正实力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导航数据收集。这包括与谷歌地图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及约十亿人的位置。地图和大约十亿人的位置相关的所有信息。一旦收集到这些数据,就不能认为它们总是会被用于良性目的。谷歌街景项目收集的地图数据,让汽车在街道上滚动。街景"项目让汽车在世界各地的街道上滚动,有朝一日,这些数据可能会成为军用或警用机器人的导航工具。

89.偶尔接近自大狂的乌托邦主义。谷歌例如,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公开描绘过侏罗纪公园般的谷歌微型国家,在那里,谷歌不受国家法律约束,可以不受阻碍地追求进步。...也许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划出一块地方。...一个人们可以尝试新事物的环境。我认为,作为技术专家,我们应该有一些安全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尝试新事物,并找出对社会的影响——对人们的影响是什么?见 Sean Gallagher,"拉里·佩奇希望你停止担心,让他来解决世界问题",Ars Technica,2013年5月20日,archive.today/kHYcB

90.臭名昭著的雇佣军安保公司黑水(Blackwater)以杀害伊拉克平民而闻名,2009年更名为 Xe Services,2011年又更名为 Academi。见 Jeremy Scahill,Blackwater: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Nation Books,2007)。

91.从历史上看,谷歌的成功是建立在通过"服务"(网络搜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等)对平民进行商业监控的基础上。但随着谷歌近年来的发展,它通过控制手机和平板电脑扩大了其监控事业。谷歌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于2008年推出,它的成功使谷歌占据了智能手机市场80%的份额。谷歌声称,已有超过10亿台Android设备进行了注册,目前每天新增设备超过100万台。参见"2014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业绩:安卓主导高增长发展中市场",ABIresearch,2014年5月6日,archive.today/cTeRY

另请参阅 Android Developers 网站上的"Android,全球最受欢迎的移动平台":archive.today/5y8oe

谷歌通过安卓系统控制人们日常使用和连接互联网的设备。每台设备都会向谷歌反馈使用统计数据、位置和其他数据。这使得该公司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可以通过网络和用户的生活对其用户群的活动进行监控和影响。其他谷歌项目,如"Project Glass"和"Project Tango",旨在利用安卓系统的普遍性,将谷歌的监控能力进一步扩展到用户周围的空间。参见 Jay Yarow,"图表显示谷歌对全球计算平台的惊人统治",《商业内幕》,2014年3月28日,archive.today/BTDJJ

另见 Yasha Levine,"监控谷将十亿个窃听器装进了十亿个口袋",Pando Daily,2014年2月7日,archive.today/TA7sq。

另见 Jacob Kastrenakes,"谷歌宣布推出可绘制周围世界地图的智能手机 Project Tango",Verge,2014年2月20日,archive.today/XLLvc

另见 Edward Champion, "反对 谷歌 玻璃的三十五个理由", 《不情愿的习惯》, 2013 年 3 月 14 日。玻璃", 《不情愿的习惯》, 2013 年 3 月 14 日, archive.today/UUJ4n

谷歌的目标也是成为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谷歌的 "Project Loon" 旨在利用安装在高空气球和空中无人机机队上的无线接入点, 为全球南部地区的居民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并已收购了无人机公司Titan Aerospace和Makani Power。与谷歌竞购泰坦宇航公司的Facebook也有类似的愿望, 它收购了英国的无人机公司Ascenta。参见 Adi Robertson, "谷歌"。X "月球实验室" 收购飞行风力涡轮机公司Makani Power, "Verge", 2013年5月22日, archive.today/gsnio

另请参见 Project Loon 网站: archive.today/4ok7L

另见 Sean Hollister, "谷歌抓获据称 Facebook 想要收购的无人机公司", Verge, 2014 年 4 月 14 日, archive.today/hc0kr

欧洲担忧的一个例子, 见 Mathias Döpfner, "Why we fear 谷歌", Frankfurter Allgemeine, 2014 年 4 月 17 日, archive.today/LTL6l。

93.在撰写本报告时, 警方的监视行动仍在继续, 英国财政部为此花费了相当于 1 千万美元的资金。见马丁·罗宾逊: "朱利安·阿桑奇英国花费 600 万英镑看守维基解密逃犯藏身的厄瓜多尔大使馆的警力开支飙升", 《在线邮报》, 2014 年 4 月 25 日, archive.today/RwwyH

94.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因起诉对伊拉克的制裁、1999 年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行动以及北约扩张到俄罗斯边境而闻名。她说, 制裁制度导致 50 万伊拉克儿童死亡是 "值得的"。见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 50 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 '值得的'.....从奥巴马手中赢得总统自由勋章" (视频), 2012 年 5 月 2 日上传, youtu.be/omnskeu-puE

在我的评论发表之前, 技术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Evgeny Morozov) 在《新共和》(New Republic) 杂志上发表了你自己对《新数字时代》的评论, 他是极少数对技术与政治之间的交集能发表有趣评论的作家之一。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 他对苹果公司 "纯粹主义" 美学的尖锐批评、对围绕TED会议的文化的严厉批判, 以及对侵入政治语言的硅谷行话 ("公共话语的2.0化") 的剖析, 都值得一读。莫罗佐夫的文章塑造了我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新数字时代》, 见 Evgeny Morozov, "Future Shock", 《新共和》, 2013 年 5 月 27 日, archive.today/k3N7O。

关于苹果公司, 见 Evgeny Morozov, "形式与财富", 《新共和》, 2012 年 2 月 22 日, archive.today/P2Vog。

关于 TED, 见 Evgeny Morozov, "The Naked and the TED", 《新共和》, 2012 年 8 月 2 日, archive.today/yTy2Q

关于硅谷行话, 见 Evgeny Morozov, "The Meme Hustler", Baffler, 2013 年第 22 期, archive.today/fQhqW。

平庸之“不作恶”

- 平庸之“不作恶”

平庸之“不作恶”

《新数字时代》的这篇评论最初发表于2013年6月2日的《纽约时报》，就在《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公布爱德华-斯诺登的首批文件前不久。

《新数字时代》为技术官僚帝国主义描绘了一幅清晰明了、极具煽动性的蓝图，这幅蓝图出自技术官僚帝国主义的两位主要巫医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之手，他们为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权力构建了一个新的成语。施密特先生是谷歌的执行主席，科恩先生曾是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的顾问，现任谷歌总监。想法。

2009年，两位作者在被占领的巴格达相遇，并开始构思这本书。在废墟中漫步时，两人对消费技术正在改变一个被美国军事占领夷为平地的社会感到兴奋。他们认为，科技行业可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推动者。

该书宣扬技术在将世界人民和国家重塑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肖像方面所起的作用，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被重塑。文体简洁、自信的论点和智慧的论据。但这不是一本用来阅读的书。它是一份旨在促进联盟的重要宣言。

{除此之外，《新数字时代》还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美国的地缘政治远见者——一家能够回答“美国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的公司。毫不奇怪，谷歌会请来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贩子来为这种西方软实力的诱惑盖章。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在本书的致谢词中占据了引以为豪的位置。

在《新数字时代》中，施密特和科恩先生愉快地挑起了白人怪胎的重担。其中还出现了一些方便的、假想的黑皮肤有功之臣：刚果的渔妇、博茨瓦纳的平面设计师、圣萨尔瓦多的反腐积极分子、塞伦盖蒂不识字的马赛牧民，都被顺从地召唤来展示谷歌手机在西方帝国信息供应链中的进步特性。

作者对明日世界进行了巧妙的平庸化描述：预计几十年后的小玩意儿与我们现在拥有的大同小异，只是更酷而已。“进步”的动力来自美国消费技术在地球表面不可阻挡的蔓延。现在，每天都会有一百万台左右的谷歌移动设备被激活。《当谷歌遇见维基解密》将介入每个不在中国（顽皮的中国）的人的通信，从而介入美国政府。商品变得更加奇妙；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士更加轻松舒适地睡觉、工作和购物；民主在监视和控制技术的潜移默化中被颠覆；我们目前系统化的统治、恐吓和压迫的世界秩序仍在继续，没有人提及，没有人受到影响，或者只是受到微弱的干扰。

作者对2011年埃及的胜利感到愤慨。他们对埃及青年嗤之以鼻，声称“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傲慢混杂在一起，这是普遍现象”¹⁰⁰。受数字启发的暴民意味着革命“更容易开始”，但“更难结束”¹⁰¹。基辛格先生告诉作者们，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结果将是联合政府沦为专制政府。他们说会有“不会再有春天（进发变革）了”（但中国已经岌岌可危）。

作者对未来“资源充足”的革命团体充满幻想。新一批“顾问”将“利用数据来塑造和微调政治人物”¹⁰⁴。

“他的”演讲（未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写作将“通过复杂的特征提取和趋势分析软件套件”进行反馈，同时“绘制他的大脑功能图”和其他“精密诊断”将用于“评估他的政治剧目的薄弱部分”¹⁰⁵。

本书镜像国务院的体制禁忌和执念。它避免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有意义的批评。该书非同寻常地假装拉丁美洲主权运动从未发生过，而这场运动在过去三十年中将许多人从美国支持的财阀和独裁政权中解放出来。书中提到该地区的“领导人老龄化”，却看不到古巴的拉美。当然，该书还对华盛顿最喜欢的祸害——朝鲜和伊朗——忧心忡忡：朝鲜和伊朗。

谷歌起初是加利福尼亚研究生独立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正派、人道和游戏性的文化——但随着它遇到了一个又大又坏的世界，它与从国务院到国家安全局等传统的华盛顿权力元素同流合污。

尽管恐怖主义只占全球暴力死亡人数的极小一部分，但它却是美国政策圈最喜欢的品牌。这也是必须迎合的癖好，因此“恐怖主义的未來”占据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我们了解到，恐怖主义的未來是“网络恐怖主义”¹⁰⁹。接下来是一段放纵的恐吓，包括一个令人窒息的灾难电影场景：网络恐怖分子控制了美国空中交通控制系统，让飞机撞向大楼，关闭电网并发射核武器。作者还对参与数字静坐示威的活动人士进行了同样的指责。

我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以谷歌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示着大多数人的隐私权将被剥夺，世界将走向专制。这是我的著作《密码朋克》的主要论点。但是，尽管施密特和科恩先生告诉我们，隐私权的消亡将有助于“专制独裁”国家的政府“针对其公民”，但他们也说，“开放”民主国家的政府将把隐私权视为“礼物”，使其能够“更好地回应公民

和客户的关切”¹¹³)。实际上,个人隐私在西方的侵蚀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集中使得滥用不可避免,从而使“好”社会向“坏”社会靠拢。

关于“专制镇压”的章节不赞同地描述了各种镇压性监控措施:通过立法在软件中植入后门以监视公民、监控社交网络以及收集有关全体人口的情报¹¹⁴)。所有这些措施都已在美国广泛使用。事实上,其中一些措施,比如要求每个社交网络个人资料都必须与真实姓名挂钩,就是由谷歌自己率先提出的。

事实摆在眼前,但作者却视而不见。他们借用了威廉·多布森(William Dobson)的观点,即在专制体制下,“只要政权的反对者明白不言而喻的限制在哪里,就允许反对派媒体存在”¹¹⁶)。但这些趋势在美国也开始出现。没有人怀疑对美联社和福克斯公司詹姆斯·罗森(James Rosen)的调查所产生的寒蝉效应。但对于谷歌在遵守罗森传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却鲜有分析。

我对这些趋势有切身体会。

司法部于2013年3月承认,对维基解密的持续刑事调查已进入第三年。法庭证词称,调查目标包括“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所有者或管理者”¹¹⁸)。一名被指控的消息人士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将面临从明天开始为期十二周的审判,预计将有二十四名控方证人秘密作证。

《新数字时代》是一部极具开创性的著作,两位作者都没有语言能力看到,更不用说表达他们所构建的巨型集权邪恶。他们告诉我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二十世纪的地位”,“技术和网络安全公司在二十一世纪的地位”¹²⁰)。

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更新并完美地实现了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如果你想看到未来的景象,想象一下华盛顿支持的谷歌眼镜永远绑在人类空洞的脸上。对消费技术崇拜的狂热者在这里不会找到什么启发,他们似乎也不需要启发。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身处未来争夺战中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了解你的敌人。

注释

96.朱利安·阿桑奇,“《不作恶》的平庸”,《纽约时报》,2013年6月2日,archive.today/kxMZM

97.埃里克·施密特和Jared Cohen,《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John Murray,2013年),第8-11页。

98.这些支持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上查阅,《新数字时代》在该网站上有自己的页面,archive.today/rQtyh

99.Donald Melanson,“埃里克·施密特:谷歌现在每天有150万安卓激活用户”,Engadget,2013年4月16日,archive.today/wJh4i

100.埃里克·施密特和Jared Cohen,《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John Murray,2013年),第122页。

101.同上,第122页,第128页。

102.同上,第149页。

103.同上,第144页。

104.同上,第133页。

105.同上,第133页。

106.同上,第144页。

107.同上,通篇——例如,第166页,第96-97页,等等。

108.同上,第151页。

109.同上,第152页,第162页。

110.同上,第155页。

111.同上,第162页。

112.朱利安·阿桑奇与 Jacob Appelbaum、Andy Müller-Maguhn 和 Jérémie Zimmermann 合著,《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OR Books, 2012 年)。

113.埃里克·施密特和 Jared Cohen,《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John Murray, 2013 年),第 57-64 页。

114.同上,第 59-63 页。

115.谷歌的“实名政策”于2011年首次推出,该政策规定,除用户的法定全名外,以其他任何姓名使用谷歌服务均属违反服务条款。埃里克·施密特亲自为该政策背书。见 Matt Rosoff,“谷歌+ 不仅是社交网络,还是‘身份服务’”,《商业内幕》,2011 年 8 月 28 日,archive.today/G5iRE。

谷歌的政策立即引发了所谓的“Nymwars”,即评论员、博主和社交网络用户之间关于网络匿名重要性的长期争议。参见 Jillian York,“A Case for Pseudonyms”,电子前沿基金会,2011 年 7 月 29 日,archive.today/Lhlnw。

另见 Eva Galperin,“2011 年回顾:Nymwars”,电子前沿基金会,2011 年 12 月 26 日,archive.today/bEYJd

116.这是施密特和科恩自己的话。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约翰·默里,2013 年),第 75 页。

他们转述的是威廉·多布森(William Dobson)的《独裁者的学习曲线》(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Doubleday, 2012 年)。

117. 2013 年 5 月初,有消息称美国司法部在调查一篇国家安全报道的来源时,秘密从电信公司 Verizon 调取了美联社 20 名记者两个月的电话记录。此举被广泛谴责为对新闻自由的攻击。见马克·谢尔曼:《美国政府秘密获取美联社电话记录》,美联社,2013 年 5 月 13 日,archive.today/vyuNP

大约在同一时间,《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司法部对一名新闻线人的又一次刑事调查过程中,联邦调查局积累了大量有关福克斯新闻记者詹姆斯·罗森的监控数据。对被指控的政府线人斯蒂芬·金振宇(Stephen Jin-Woo Kim)的最终间谍罪起诉文件显示,司法部将记者罗森列为“未起诉的同谋”,并将其列为有潜逃风险的人——这意味着新闻业的基本实践是一种犯罪活动。见 Ann E. Marimow,“A rare peek into a Justice Department leak probe,” Washington Post, 20 May 2013, archive.today/LkTLR

另见“司法部书面证词称福克斯新闻记者可能是‘同谋’”,福克斯新闻,2013 年 5 月 20 日,archive.today/HBsA4

118.维基解密“创始人、所有者或管理者”的说法来自美国陆军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特别探员马克·曼德(Mark Mander)在起诉切尔西·曼宁的预审听证会上的法庭证词。

119.这篇评论最初是在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受审前夕,也就是审前监禁 1103 天之后付梓的。当时,切尔西·曼宁的名字是布拉德利。见 Chelsea E. Manning,“Chelsea Manning announces gender transition-full statement”,《卫报》,2013 年 8 月 22 日,archive.today/eMCdr。

切尔西·曼宁已被定罪,并被判处 35 年监禁。有关切尔西·曼宁遭受迫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 205 页。

120.埃里克·施密特和 Jared Cohen,《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John Murray, 2013 年),第 98 页。

艾林汉姆庄园，2011年6月23日

- 从观看到行动
- 事物的命名
- 革命时刻的交流
- 审查总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 保密滋生犯罪
- 间章
- 做一个维基解密并非易事
- 全面出版
- 过程即终局

JA	朱利安·阿桑奇	维基解密的主编和创始人。
ES	埃里克·施密特	谷歌的执行主席；《新数字时代》的共同作者；奥巴马总统的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
JC	贾里德·科恩	Ideas》一书的作者之一；《《新数字时代》》一书的作者之一；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参谋、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的顾问；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顾问委员会成员；外交关系委员会兼职高级研究员；Movements.org.122)的共同创始人。
LS	丽莎·希尔兹	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传播与媒体关系部副总裁；曾担任《早安美国》和《黄金时段直播》的电视制片人。
SM	斯科特·马尔科姆森	国际危机组织传播主任；《新数字时代》编辑；2011-2012 年担任美国国务院苏珊·赖斯大使的演讲稿撰写主任；外交关系委员会终身成员。

以下对话是在英格兰诺福克沃恩-史密斯（Vaughan Smith）家中录制的，2011 年我被软禁在那里。作为我暂时出狱的条件，我的脚踝上安装了一个追踪信标。屋内安装了三根信标中继天线，用于向英国政府报告我的行踪。

午餐时，会议在厨房里开始，在客厅里简短地继续，最后在暴风雨即将来临时结束。

为了简明扼要和便于阅读，我对我撰写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少量编辑，但没有改动任何实质内容。没有其他人的参与，我无法编辑他们的文字（毕竟我不想歪曲他们的意思）。为了使对话更加流畅，我对对话的顺序做了极少量的小改动。

可以在维基解密网站上收听长达三小时的交流录音，以证明誊本的完整性。

注释

121."关于作者"，载于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约翰·默里，2013年）。

122.同上。

123.希尔兹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人员简介见 www.foreignaffairs.com, archive.today/YSNrj

124.马尔科姆森的国际危机组织工作人员简介见 www.crisisgroup.org，archive.today/ETYXp。

125.录音已在以下网址发布：www.wikileaks.org/Transcript-Meeting-阿桑奇-施密特.html

从观看到行动

[录音开始]

埃里克·施密特：你想让我们开始吃吗？

朱利安·阿桑奇：我们可以两者兼顾

ES:可以吗？

JA:所以现在是 6 月 23 日。这是朱利安·阿桑奇、埃里克·施密特和.....之间的录音。

丽莎·希尔兹丽莎·希尔兹

JA: 丽莎·希尔兹。将用于埃里克·施密特的一本书中，该书将于 2012 年 10 月由 Knopf 出版。我已得到保证，我将看到记录稿，并能够对其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准确和清晰。 [127](#))

ES:我们同意。

LS:我们同意。

ES:可以开始了吗？我想谈谈托尔好的整个海军网络

JA:洋葱路由还是雷神？

ES:Yeah, 其实我指的是洋葱路由 (Tor) 。 [128](#))

JA:还有奥丁。

ES:好吧 好吧 洋葱路由还有海军网络我其实并不了解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个 是因为我对这项技术的发展很感兴趣因此，我认为问题在于，如果你想接收数据，你需要保证发送者的匿名性，你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渠道与接收者联系，接收者需要被复制。...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谈谈这个架构，你在维基解密中做了哪些技术工作，需要哪些技术创新，以及可能会发生什么。它是如何发展的？技术总是在发展。

JA:让我先给它定个框。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就是我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太多了。我希望有更多的正义行为，更少的不正义行为。有人会问“你的哲学公理是什么？”我说：“我不需要考虑它们。这只是我的秉性。它是公理，因为它就是这样”。这就避免了进一步无益的哲学讨论，即我为什么要做某事。我做了就够了。

在考虑不公正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什么会助长不公正行为以及什么会助长公正行为时，我发现人类基本上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他们的倾向和生物气质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剩下的唯一竞争领域就是：他们拥有什么，他们知道什么？他们拥有什么，也就是他们可以支配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多少能源，有什么食物供应等等，这些都是相当难以影响的。但是，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却可以以非线性的方式受到影响，因为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递信息时，他们可以以非线性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人，再传递给另一个人[131](#))。因此，你可以用少量的信息影响很多人。因此，你可以用少量信息改变很多人的行为。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信息才能产生公正的行为，抑制不公正的行为呢？

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观察当地发生的不同事件。还有一些人正在接收他们没有亲身观察到的信息。在这中间，有人负责将信息从观察者传递给根据信息采取行动的人。这三个不同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认为，在获取观察结果，并以有效的方式将其输入一个分发系统，从而将信息传递给根据信息采取行动的人方面，存在着困难。举例来说，谷歌这样的公司就是从事这种“中间”业务的，即把信息从拥有信息的人那里传递给需要信息的人。我看到的问题是，当涉及到政府倾向于审查的信息时，第一步就会被削弱，最后一步往往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把这整个过程看作是第四权力所产生的正义。这一描述部分源于我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经验，它着眼于特定类型信息的流动，这些信息最终会产生某种变化。在我看来，瓶颈主要在于获取能够产生公正变革的信息。在“第四权力”的语境中，获取信息的人是信息来源；从事信息工作并发布信息的人是记者和出版商；而根据信息采取行动的人

包括所有人。这是一个高层次的构架，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实际设计一个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系统，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维基解密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尝试——尽管还很稚嫩。

在技术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原型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信息非常困难，我们唯一有效的防御手段就是匿名，采购非常困难（国家安全部门目前仍然如此），而且在内部，我们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完全值得信任的团队。

ES:因此，这里的“出版”是指网站本身的问题，还是指公开资料？

JA:是的，公开原始资料。这就是我所说的出版。

ES:因此，第一步是要正确地完成这项工作？

JA:我清楚地认识到，全世界的出版都存在问题。无论是自我审查还是公开审查。

ES:对不起，是因为害怕政府报复吗？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JA:这主要是自我审查。事实上，我想说的是，从历史上看，最重要的审查形式可能是经济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某些东西根本无利可图，因为没有市场。我把审查制度形容为一座金字塔。金字塔的顶端是谋杀记者和出版商。下一层是对记者和出版商的法律攻击。法律攻击只是延迟使用强制力，不一定导致谋杀，但可能导致监禁或资产扣押。请记住，金字塔的体积会随着从顶峰向下移动而显著增加，在这个例子中，这意味着审查行为的数量也会随着向下移动而增加。

被谋杀的人很少，对个人和公司的公开法律攻击也不多，再往下一层，则是大量的自我审查。出现这种自我审查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想向金字塔的上层发展——他们不想受到法律攻击和强制力，他们不想被杀。这使人们不愿以某种方式行事。还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其动机是担心错失商业交易、错失晋升机会。这些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它们处于金字塔的下层。在最底层——也就是数量最多的——是所有那些不识字、无法阅读印刷品、无法使用快速通讯工具，或者在提供此类服务方面无利可图的人们。

我们决定处理审查制度金字塔顶端的两个部分：暴力威胁，以及法律制度所代表的延迟暴力威胁。在某些方面，这是最困难的情况；在某些方面，这是最容易的情况。说它最容易，是因为事情是否受到审查一目了然。这也是最简单的情况，因为审查的数量相对较小，即使每次事件的重要性可能非常高。

最初，维基解密并没有那么多朋友。当然，我之前在其他活动中也有一些政治关系，但我们并没有重要的政治盟友，也没有全世界的读者来关注我们的发展。因此，我们的立场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出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唯一的防卫就是匿名。它没有经济上的辩护，没有法律上的辩护，也没有政治上的辩护。它的辩护纯粹是技术性的。

这意味着一个系统在前端¹³⁴)分布着许多域名，并且能够快速更改这些域名，¹³⁵)一个缓存系统，¹³⁶)在后端，通过洋葱网络的隧道连接到隐藏的服务器。

ES:请允许我对此稍作介绍。这样，您就可以快速切换 DNS、网站名称等。您使用隧道技术在这些副本之间进行通信？还是用于分发？

JA:我们有一些牺牲性的前沿节点¹³⁹)，这些节点的建立速度非常快，但我们还是将其放置在瑞典等相对友好的地区。这些前沿节点之所以速度快，是因为它们与读者之间的跳转次数很少。这是我从以前的工作中学到的重要一课——作为谢尔曼坦克并不总是有优势，因为你没有机动性，速度也很慢。出版商的很多保护措施就是快速出版。如果你能迅速发布信息，而且阅读率很高，那么人们就该特定信息对你穷追猛打的动力就几乎为零。他们追杀你的动机可能更广泛，是为了给其他可能藐视他们权威的人上一课，或者给你的组织上一课，让他们知道将来有人会藐视他们的权威。

ES:因此，同样是为了构建论点，你们担心政府或其他方面会通过拒绝服务攻击¹⁴²)或阻断（基本上是过滤）¹⁴³)来攻击前端，这也是常见的做法。因此，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可用。

JA: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供服务。这场战役我们基本取得了胜利，但并非完全胜利。几周内，中国政府就将我们列入了禁用名单。但是，我们有数百个各类域名，都是在非常非常大的 DNS 提供商处注册的，因此，如果进行 DNS IP 层过滤¹⁴⁴)，就会像我们一样，将另外 50 万个域名过滤掉，这样就会产生政治反弹，使他们停止使用。然而，在中国，基于 DNS 的过滤仍然会对我们造成冲击，因为最常见的名称——最接近“维基解密”（人们可以轻松交流的名称）的名称——都会被中国政府过滤。

ES:当然了

JA: 任何含有“维基解密”的域名，无论在哪里，都会被过滤。因此，这意味着一定存在他们尚未发现的变体。但这个变体必须足够广为人知，人们才会去那里。因此，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ES:这是互联网命名的结构性问题，但中国人只会对你进行内容过滤。

JA:嗯，HTTPS 工作了大约一年半 [146](#))

ES:好的

[背景噪音，贾里德·科恩和斯科特·马尔科姆森进入]

JA:其实效果还不错。然后更换 IP 也起了作用。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相当古怪。他们对其进行了改进。有时是人工操作，有时是自动操作——根据域名在列表中添加 IP。我们曾经历过一场有趣的战斗，我们发现他们在查找我们的 IP，我们发现这些请求来自中国的某个 IP 地址段 [148](#))。每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就会返回不同的 IP。ES:哈哈哈哈哈真聪明哈哈哈哈哈

JA:我想，我们就把公安部的IP还回去吧！[150](#))

ES:真有趣顺便说一下，我是贾里德·科恩

你好，很抱歉我们迟到了。航班延误

JA:很高兴见到你

ES:到底是不是曼联？

JC:呃，三角洲。再也不飞了

ES:是的，这是三角洲。

JA:拉里？拉里？

JC:贾里德

JA:杰瑞德！贾里德杰瑞德

ES:这位是斯科特

斯科特·马尔科姆森：很高兴见到你！

ES:斯科特是我们的编辑。

SM:抱歉，我们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JA:没关系今天天气真好，适合开车

ES:事实上，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SM:我确定我确定我确定

LS:朱利安 因为我们没有带录音机，所以他很好心！

ES:哈-哈-哈

LS:我必须补充一句，你要求采访一个人，却不得不借用录音机，这让人很尴尬。

JA: 在拉布卡将军政变期间，我的一位朋友在斐济做了一次采访，他让拉布卡将军的副手在录音中承认中情局收买了他。

ES:哇

JA:他回来了他说，是的这就是这十年的故事磁带失效了我现在有很多这个你应该多买几盒

[笑声]

ES:永远，永远都要有自己的

ES:为了斯科特和贾里德的利益，我们花了不少时间闲聊 谷歌 和我的工作。我介绍了丽莎。我没能很好地表达出我们正在写的这本书有多么出色。丽莎协助了我。朱利安 似乎对她的协助表示满意。我们达成的共识是，我们将讨论技术方向，或许还有这一切的影响。我们的协议是，这将作为本书的记录。我们会准备一份笔录，他将有机会修改、扩展并提高笔录的清晰度，在我看来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谈了一点他所阐述的一般原则，我刚开始谈结构——为什么维基解密要这样设计。粗略地概括一下，他在设计时的顾虑是，如果你看看各国政府，你就会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谋杀记者、监禁记者等等。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非常、非常难以阻挡的系统。因此，他所做的非技术性解释是，他建立了一个系统，如果他们做了明显的事情来阻止他们，它可以简单地以另一种方式显示出来。改名换姓，复制系统。

注释

126.该书最终于 2013 年 4 月作为《新数字时代》出版：重塑人类、国家和企业的未来》。

127.《新数字时代》最终在没有进行承诺的磋商的情况下被公布。此处的文字记录由我的团队制作。

128.洋葱路由是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旨在使用户能够匿名浏览互联网。洋葱路由的早期工作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赞助。参见洋葱路由项目网站项目网站 www.torproject.org/about/overview

129.奥丁和托尔一样，都是北欧神话中的神。

130.有关维基解密的信息，请访问其网站 wikileaks.org

131.这里所说的“非线性”是指信息的传播速度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着信息在人群中的传播而增加。例如，如果有一天一个人把一个想法传播给了两个人，第二天他们三个人又分别传播给了两个人，以此类推，那么第一天之后就有三个人知道了，第二天之后就有九个人知道了，第一周之后就有 2 187 人知道了，二十一天之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以目前人类 71 亿人口计算）。从字面上看，“非线性”的意思是“不能被画成直线”。

132. 第四权力“是一个非正式术语，指政府或政治组织之外对政治有影响的任何团体。它通常用来指新闻界。

133.审查制度金字塔的直观图见 Marienna Pope-Weidemann, “《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评论），《逆火》，2013 年 9 月 13 日，archive.today/Oyczc

关于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朱利安·阿桑奇与雅各布·阿贝尔鲍姆、安迪·穆勒-马古恩和热雷米·齐默尔曼合著的《《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OR Books, 2012 年），第 123-124 页。

134.“分布在前端”是一种技术描述。网站的“正面”是指当您使用浏览器访问网站时可以看到的部分。在大多数新闻网站上，网站的前台和后台都在同一个物理位置。这意味着更容易审查，因为只有一个弱点。维基解密就是为了应对审查而建立的，因此它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模式，即网站的后端是隐藏的、秘密的，而网站的前端则被复制到许多不同的计算机上。这意味着，即使网站“前端”的一台计算机受到攻击，也会有其他副本，网站仍然可以向公众开放。此外，网站的“后台”仍然是保密的，新的“前台”节点可以随意创建。

135.域名“是一个互联网网站的人类可读名称，如“wikileaks.org”或“whitehouse.gov”。所有连接互联网的设备都配有数字地址，即 IP 地址。网络上的所有网站都由计算机托管，可以通过 IP 地址访问。例如，“195.35.109.44”就是维基解密网站（只是众多前端节点之一）的 IP 地址。IP 地址很难记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发明了“域名系统”（DNS）：将“域名”与 IP 地址连接起来的系统。

IP 地址是在将设备连接到网络时自动分配的，而域名则不同，只需向“域名注册商”支付少量费用即可注册一个自己喜欢的域名。所有域名都会输入一个全球目录，就像电话目录一样，将每个域名与实际网站的真实 IP 地址连接起来。当在浏览器中输入“wikileaks.org”时，浏览器首先会进行“查找”——联系 DNS 服务器（其中包含全球目录的副本），并查找域名“wikileaks.org”以找到相应的 IP。然后从该 IP 加载网站。当一个域名被成功转换成一个 IP 地址时，它就被称为“解析”了。

DNS 攻击 "是通过干扰将域名与 IP 地址相连的目录,使其无法解析,从而试图切断互联网网站。但是,正如有许多不同的电话簿一样,也有许多不同的 DNS 服务器。通过快速切换 DNS 服务器,可以抵御 DNS 攻击的影响,确保网站可以访问。

136.抽象地说,"缓存系统"是一个快速系统,它一开始并不拥有任何信息,但却与拥有信息的慢速系统相连接。当缓存系统被要求提供信息时,它首先将请求转发给慢速系统,然后转发回复,并保存一份副本。当缓存再次被请求时,它会迅速发送之前制作的副本。

维基解密使用了許多位置屏蔽和加密技术,这些技术会减慢通往"后端"(内容生成地)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缓存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通过加快重复请求(大多数请求都是重复请求)的速度,帮助加快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使其更加可用。

137.这里的"隐藏服务器"是指无法通过传统互联网访问的服务器。维基解密正在使用定制软件,以大多数互联网无法访问的方式隐藏其部分网站。

维基解密的"后端"(即制作维基解密网站的软件)是隐藏的。从隐藏的"后端"通过"洋葱网络隧道"将内容推送到前端节点,即使用位置隐藏和加密的洋葱网络将内容推送到人们可以阅读的服务器。

其概念与"Tor 隐藏服务"类似。请参阅洋葱路由。项目网站: archive.today/tmQ5y

138."DNS"是"域名系统"的缩写。更详细的解释,请参见第 71-72 页关于"域名"的脚注 135。

139. 牺牲前沿节点"只是网站前沿部分的一个副本(见第71页脚注134"分布在网站前沿"),预计会成为想要审查维基解密的实体的目标。前台节点的设置成本很低,可以快速从隐藏服务器复制。攻击者会花时间去寻找牺牲的前沿节点,但一旦他们成功摧毁了一个前沿节点,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前沿节点取而代之,这就使得审查成本高昂,最终徒劳无功。

140.2000 年代中期,瑞典被视为互联网用户的避风港,因为瑞典政府实施了高连接性(瑞典近 90% 的家庭都连接了互联网)和技术友好型政策。许多受到审查威胁的互联网服务选择瑞典作为电子避难所。不幸的是,随着迁往瑞典的服务机构越来越多,瑞典的这一特点与该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大。根据维基解密电报的记录,在白宫的压力下,瑞典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行动(例如海盜湾审判),这些服务也随之逃离。瑞典仅有 900 万人口,地理位置偏僻,而且毗邻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归根结底,瑞典没有足够的地缘政治实力去冒险得罪其主要的军事和情报盟友——美国。见 Rick Falkvinge, "Cable Reveals Extent Of Lapdoggerly From Swedish Govt On Copyright Monopoly", Falkvinge & co. on Infopolicy, 2011 年 9 月 5 日, archive.today/r9jb4。

141."跳数极少"是指前端节点与阅读器之间的通信中继不多。

142."拒绝服务攻击"(或 DoS)是通过发送大量访问请求,使网站无法对所有请求做出响应,从而使网站无法访问。这是一种审查网站的方式,它以网站源头为目标,有效地关闭网站。

143."过滤"或内容控制是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访问某个网站。这是一种审查网站的方式,它介于互联网用户和网站之间,有选择地干扰流量。

144.这里所说的"DNS-IP 级过滤"是指中国的审查系统实际上会封锁将"wikileaks.org"解析为维基解密网站 IP 地址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维基解密对此采取了反制措施,注册了非常大的 DNS 服务器,这些服务器上还有多达 50 万个其他域名。通过对这些 DNS 服务器进行 IP 屏蔽,中国审查人员将造成大规模附带损害,与维基解密一起审查成千上万个其他网站。此举可能引起的政治反弹可能会阻止审查人员采取这一行动。

145."内容过滤"是指根据网站内容对网站进行拦截,而不是简单地拦截对特定域名或 IP 地址的访问——例如,拦截任何提及维基解密的网站。

146."HTTPS"是"超文本传输协议安全"的缩写,是一种对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连接进行加密的协议,在本案例中则是对中国人的浏览器和维基解密网络服务器之间的连接进行加密的协议。HTTPS 使中国政府无法检查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传输的数据,从而防止政府进行内容过滤。然而,攻击该协议的方法也随之出现。

147."更改 IP"是指更改 IP 地址。中国的审查系统是通过保存一份被屏蔽的 IP 地址列表来工作的。通过快速切换到新的 IP 地址,维基解密网站就可以被中国用户浏览,至少在审查员发现并封禁新的 IP 地址之前是这样。

148.IP block 是一个连续的 IP 地址范围，通常作为一个包分配给计划将许多设备连接到互联网并需要大量 IP 地址的组织或政府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内的计算机定期尝试查找域名 "wikileaks.org" 的 IP 地址。事实上，所有这些计算机都在同一个 IP 区块内，这表明中国境内有一个组织在对 "wikileaks.org" 进行定期查询。这是中国审查系统的第一条线索。进一步调查后证实了这一点。

149.为了在中国屏蔽维基解密，中国的审查系统必须使用域名系统查找维基解密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才能屏蔽这些地址。但是，它经常要求维基解密提供 IP 地址，以至于可以将审查者与正常流量区分开来。这样就可以有选择性地向审查员提供虚假信息，告知哪些网络服务器由维基解密控制，从而使审查员阻止假服务器，而不是真正的服务器。来自中国的维基解密正常访问者不受影响。

150.这导致负责管理中国审查系统的公安部将自己也列入了被审查的互联网网站名单。

151.Sitiveni Ligamamada Rabuka将军于1987年在斐济领导了两次政变，推翻了投票选举产生的以印度裔为主的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由斐济土著人组成的政府。

事物的命名

JA:事物的命名非常重要。人类智力成果和整个智力记录的命名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会为不同的物体命名，比如“西红柿”。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词“西红柿”，而不是真实地描述这个该死的西红柿的方方面面¹⁵²)。因为精确描述这个西红柿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使用一个抽象概念，这样我们就能对它进行思考和讨论。在使用 URL 时也是如此。¹⁵³)，它们经常被用作一些人类知识内容的简称。除了砖块，我们所有的文明都建立在人类智力内容之上。目前，我们有一个使用 URL 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最糟糕的熔化塑料上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ES:你会认为应该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命名空间结构，以更恰当地允许

JA: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混淆，是对当前 URL 理念的重载。

ES:没错完全正确。

JA:一方面，我们有动态的服务和运行这些服务的组织——这意味着一个等级制度、一个控制系统，无论是组织、政府还是某些控制团体。而另一方面，人类的智力产品可以完全独立于任何人类控制系统。它们就在柏拉图的世界里。我们应该以一种与其智力内容相一致的方式来称呼它们，而不是以一种依赖于某个组织的方式来称呼它们。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前进方向。

我是在与一个名叫纳德米·奥奇 (Nadhmi Auchi) 的人打交道时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的。几年前，他被一家大型商业杂志列为英国第五大富豪。他是伊拉克人，曾在伊拉克石油部工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前往英国之前逐渐富裕起来。意大利媒体称他参与了大量军火交易。他在卢森堡的控股公司有一百多家公司，我们还在巴拿马发现了他妻子名下的几家公司。他渗透到英国工党的政治机构中，以至于他的企业在伦敦举行 20 岁生日庆典时，有 130 名部长和国会议员送给他一幅签名画，其中包括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

Nadhmi Auchi 是 Tony Rezko 的资助人，而 Tony Rezko 又是伊利诺伊州前州长、来自芝加哥的 Rod Blagojevich 的筹款人。雷兹科和布拉戈耶维奇目前都被判犯有腐败罪。托尼·雷兹科还是帮助奥巴马购买部分住宅的中间人。

这是一个细节，但会说到点子上。2008 年总统初选期间，美国媒体毫不意外地将大量注意力转向了巴拉克·奥巴马。他们开始调查他的筹款人，发现了托尼·雷斯科 (Tony Rezko)，然后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纳德米·奥奇 (Nadhmi Auchi)。卡特·鲁克 (Carter-Ruck) 是伦敦一家臭名昭著的诽谤律师事务所，其创始人彼得·卡特·鲁克 (Peter Carter-Ruck) 被形容为“为言论自由所做的事情，就像波士顿扼杀者 (Boston Strangler) 为上门推销员所做的事情一样”¹⁵⁶)。他开始给伦敦所有有他 2003 年被引渡回法国并因在埃尔夫-阿基坦丑闻中欺诈而被定罪的记录的报纸写信，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科威特被伊拉克占领期间，他参与了出售科威特拥有的炼油厂的非法佣金输送。

于是，《卫报》不声不响地撤下了 2003 年的六篇文章。这些文章在《卫报》的档案库中已经保存了五年。如果你访问这些 URL，你不会看到“因法律威胁而删除”，而是会看到“未找到页面”。还有一篇来自《每日电讯报》的文章，以及一堆来自一些美国出版物和博客的文章，等等。与美国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有关的重要近代史片段被从知识记录中删除。这些内容也从《卫报》的文章索引中删除了。因此，尽管《卫报》以印刷品形式出版，你也可以去图书馆查找这些文章，但你怎么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因为它们不在《卫报》的索引中？它们不仅不复存在，而且从未存在过。这正是对奥威尔“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这一论断的现代诠释——因为过去的所有记录都被实际储存在现在。

维基解密的核心工作就是在受到攻击的同时保留具有政治意义的知识内容，因为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追寻的是人们试图压制的那些比特¹⁶⁰)，因为我们怀疑——通常是正确的——他们在压制这些比特上耗费了大量的经济努力，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比特会引起一些变化。

SM:所以，你是在寻找压制的证据，以确定价值？

JA:是的……不准确，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SM:好吧，准确地告诉我

JA:这不总是对的但很有启发性

SM:并不完美

JA:这并不完美，但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信号，即最了解信息的人——也就是撰写信息的人——正在花费经济努力阻止信息进入历史记录，阻止信息进入公众视野。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呢？让每个人都拥有这些信息会更有效率——你不需要花时间去保护这些信息，而且你的组织也会更有效率，因为这些信息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积极后果。因此，我们有选择性地追逐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在组织内部被有选择性地压制，而且很常见的是，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团体，一旦有人试图发表这些信息，我们就会看到有人试图在发表后进行压制。

ES:我想多了解一下这项技术。因此，在这种结构中，你基本上可以很快建立一个新的前台，并拥有分布式的存储副本。我的一个问题是，你们如何决定选择哪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JA: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ES:是的，这是一组相当复杂的问题。

JA:我将举例说明如何不选择它们。我们处理过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一个案例，那里有一个很棒的小团体，叫做TCI 期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期刊）。他们是一群政治改革者、生态主义者，居住在那里，看到海外房地产开发商以某种方式进入，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皇家土地，并在上面建造高楼大厦，等等。¹⁶³ 他们为善治而奔走，并试图揭露这些人。

这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最佳使用案例：廉价出版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类型的出版商，包括自我补贴的出版商。人们可以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或利他主义的原因而出版，因为利他主义与出版相关的成本并没有高到你不能这样做的地步。

他们很快就被赶出了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他们把服务器搬到了印度。他们一直忙于揭露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伦敦聘请了代理律师，代理律师又在印度聘请了代理律师，这些代理律师把他们从那里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那里赶了出来。他们搬到了马来西亚，也被赶了出来，同样的交易——只要律师函一到，他们就无利可图了。他们去了美国，他们在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没有倒闭——他们选了一家好一点的。由于受到威胁，编辑是匿名的，尽管专栏作家往往不是匿名的，但出版意义上的责任方是匿名的。然而，人们注意到他们使用的是 Gmail 地址，于是房地产开发商在加利福尼亚提起诉讼，作为诉讼的一部分，他们开始发出传票，包括对 Gmail 的传票。结果，谷歌告诉《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日报》，他们必须到加利福尼亚为自己辩护，否则一切都将移交。

这些是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上的小人物，他们试图阻止自己国家的腐败现象，反对一个拥有巨大资源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怎么能跑到加利福尼亚去对抗一张假诽谤诉讼的传票呢？他们当然不能。但我们设法为他们安排了一些律师，恰好加利福尼亚州的成文法中有一段很好地处理了这种情况，那就是当有人发表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发出传票试图获取他们的身份。你做不到，还得支付费用。这是有人提出的一个不错的小法律钩子。谷歌没有派任何律师去帮他们

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如果你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有一个优秀的印度技术人员，他们有聪明的政治家——你们一起尝试用互联网作为发布机制来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你们被从地球的一端追捕到另一端！这些人很幸运，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在这种追捕中生存下来，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些朋友，并在一个位置上安顿下来。

对我们来说，这就需要看看哪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能够顶住压力。因为我长期从事政治、技术和反审查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了解其中的一些参与者。我们已经从意识形态上渗透了一些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那里我们有朋友。我们知道，如果有要求，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也知道，如果传票送达，即使有封口令，我们也会很快发现。

不在那个世界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不容易。你可以看看维基解密目前使用的 ISP，或者海盗湾使用过的 ISP，或者其他受到巨大攻击的团体。这样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通常都是小公司。瑞典有一家名为 PRQ 的小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由高特弗里德（笔名 anakata）创建，他是海盗湾背后的技术主脑之一。他们与瑞典一家较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Bahnhof 共同发展了一个利基行业，与难民出版商打交道。

除了维基解密之外，PRQ 还拥有美国房主协会，该协会不得不逃离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卡夫卡兹中心，这是一个高加索地区的新闻中心，经常受到俄罗斯人的攻击（事实上，在俄罗斯政府的影响下，PRQ 曾多次遭到瑞典政府的突袭）；里克-A-罗斯破坏性邪教研究所，这是一个美国机构，曾被科学论派起诉到美国之外。

另一个例子是“今日马来西亚”网站，该网站由一位名叫拉贾-佩特拉（Raja Petra）的出色人士运营，马来西亚对他发出了两张逮捕令。他逃到了伦敦，但他的服务器在伦敦无法生存；服务器在新加坡和美国。

ES:但同样[模糊不清]的是，还有很多其他网站也参与其中。

JA:是的，我们有大约一千四百人；我们有 镜像 是自愿的。

ES:因此，这些网站基本上都是选择加入的 镜像 网站？

JA: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风险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不能保证他们完全可信，但他们确实增加了数量。

ES:有媒体援引您的话说，有更多的信息被加密和传播。这些信息是在这些地方传播的吗？

JA:不，我们公开分发我们认为高度敏感的资料加密备份，这些资料将在未来一年内出版。

ES:明白了

JA: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热核装置”，可以用来对付我们的对手，而是这样即使我们被彻底消灭，这些材料从历史记录中消失的可能性也很小。

ES:你最终会透露解密所需的密钥吗？

JA:理想情况下，我们永远不会泄露钥匙。

ES:我明白了

JA:因为有时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编辑等工作。

ES:当然

JA:我们的观点是，这些材料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原封不动地发布，不做任何编辑，也会利大于弊。但通过编辑，我们可以进一步降低危害。

ES:我明白这一点。还有一个关于前端的技术问题：我的简单解释是，匿名发件人向不信任的收件人发送信息的工具会越来越好，然后就是你描述的匿名[噪音]。到那时，会有大量的人出于各种原因使用这种服务：真实的、撒谎的、操纵的，等等。你目前使用的技术，基本上是将 FTP 捆绑发送给你。基本上，人们会通过 FTP 将一些东西发送给你。

JA: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路径，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不会说哪种路径比其他路径更常用，因为这意味着对手的调查资源必须分散到所有可能的路径中。这可能意味着面对面。如果你想匿名发送信息，邮政信件其实还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认为信息可能会在途中被拦截，那就用密钥加密后发送。或者直接使用 HTTPS 上传，虽然它们实际上不是直接上传，但对用户来说，看起来就像是这样上传的。在幕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计算机安全的最大问题不是通信，而是终端。

ES:对

JA: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终端攻击，既包括针对试图向我们发送信息的人的攻击，更重要的是针对我们接收信息的终端的攻击。如果试图向我们发送信息的人受到攻击，那就是一个人受到攻击。如果我们接收信息的端点受到攻击，那么试图向我们发送资料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攻击。

ES:我想我的问题问得不太对。在你看来，是否有某种新技术会实质性地改变我的这个简单模型？

JA:是的。

ES:那么，这些技术是什么呢？

JA:最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命名。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与所含信息内在关联的方式为视频文件或文本命名，从而避免歧义，那么就能以一种无需信任底层网络的方式传播这些信息。你还可以用洪水泛滥的方式传播信息。安全散列就是一个例子，但还有其他变体——也许你想要一种人类能够真正记住的方式。

ES:为什么不必信任底层网络？

JA:因为你可以签署哈希值 [176](#))

ES:您可以签署名称和内容吗？

JA:您只需在哈希值上签名即可。

ES:好的，在哈希值上签名

JA:如果名称像散列。ES:那么它所代表的内容就很明确。

JA:这是明确无误的，没错。

ES:你基本上是说有一个可证明的名字，而不是一个可改变的名字。

JA:是的这类机制正在不断发展。我们内部一直在使用类似的机制。我一直在撰写相关论文，试图将其作为所有人的标准，但你可以看到，它确实在不断发展。如果我们看一下 磁力链接，你看到这些了吗？BitTorrent 有一个增强版，即 磁力链接。磁力链接实际上是一个哈希值，所以是哈希寻址。它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服务器，而是有一个庞大的分布式哈希树。我不知道我能说得更多专业。

ES: 请。

JA:在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上有一棵巨大的分布式散列树，进入这棵散列树的入口很多，因此很难进行审查。而内容的寻址是通过内容的哈希值来实现的。

ES:没错，所以你基本上是使用哈希值作为地址，并在命名空间内进行寻址以提供地址。因此，只要有一个已签名的名称，就无法隐藏它。

JA:那么，问题来了，它能告诉你什么？你得到了一个名称，一个哈希值，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人类根本无法读取。因此，你需要另一种机制来指出某样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例如，维基解密对某样东西进行签名，说明它是——维基解密。

ES:一个有趣的信息

JA:这是一条有趣的信息，我们已经核实了它的真实性。一旦将该信息输入系统，就很难搞清楚它是如何进入系统的，也很难搞清楚如何将其从系统中删除。如果有人设法将其删除，你可以肯定它已经被删除了，因为哈希值不再有任何解析结果。同样，如果有人对其进行修改，哈希值也会发生变化。

SM:我只是想说，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改名呢？

JA: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名称与知识内容有着内在联系。

ES:我认为解释这个问题的方法，总结一下技术思路就是：将文档的所有内容提取出来，然后得出一个数字；因此，如果内容消失了，数字就不会显示任何东西，而如果内容改变了，数字就不再正确计算。因此，它能正确地进行区分。那么，我们离这种系统的部署还有多远？

JA:在出版方面，磁力链接等也开始出现。我还看到了一篇与比特币有关的很不错的小论文[181](#))。你了解比特币吗？

ES: 我不知道。

JA:好吧，比特币是几年前从cypherpunks发展出来的 [182](#))它是一种无国界货币

SM:是啊，我昨天还在读呢

JA:事实上，它非常重要。它有一些问题，但其创新性超过了它的问题。现在，在数字货币的许多不同发展道路上，都有过这样的创新——匿名、不可追踪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一直在对它们进行试验。事实上，比特币的平衡和激励机制是正确的，这也是它开始起飞的原因。比特币没有中心节点，都是点对点的[183](#))。人们不需要信任任何中央铸币厂。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黄金等传统货币，就会发现它们具有有趣的特性，使其成为有价值的交换媒介。黄金可以分割，很容易切碎；事实上，在所有金属中，黄金是最容易切碎的。你可以比较容易地辨别真假。你可以把切碎的金块熔化，然后把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这就是黄金成为良好交换媒介的原因。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价值储存手段，因为你可以把

它埋在土里，它不会腐烂，不像苹果或牛排那样。

以前互联网上的数字货币的问题在于，你必须相信造币厂不会印太多。而铸币厂继续印钞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你可以免费印钞。这意味着你需要某种监管。如果有了监管，谁来执行呢？突然之间，你就把整个国家问题都卷入了这个问题中，人们试图控制造币厂，为了自己的特定目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动造币厂的发展，这就带来了所有的政治压力。

比特币有一种算法，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造币厂。他们基本上只是在搜索哈希值的碰撞 [184](#))比特币的算法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造币厂。因此，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计算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量也会增加。因此，生产比特币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这是系统内置的功能。

ES:对，对真有意思

JA:就像开采黄金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一样，这也是人们预测市场上不会突然出现大量黄金的原因。

ES:它强化了稀缺性。

JA: 是的，它加剧了稀缺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缺性会增加。这对进入比特币系统的激励措施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现在就应该进入比特币系统。你应该成为早期采用者，因为你的比特币总有一天会很值钱。比特币地址只是你生成的一个公钥的哈希值。 [186](#))一旦你有了这个哈希值，你就可以向所有人公布它，人们就可以给你发送比特币了。有些人还建立了交易所，把比特币兑换成美元等等。

比特币的设计方式解决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技术问题：如何阻止数字货币的重复消费？所有的数字材料都可以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被克隆，所以如果你的货币是一串数字，你如何阻止我复制它呢？我想买一块意大利面，这是我的数字货币 [187](#))。但我已经复制了我的数字货币。现在我想用它来买你的鸡蛋。现在我想买你的萝卜！你会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有诈！”这是个同步问题。现在硬币在谁手里？这是一个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存在网络中某些部分速度较快、某些部分速度较慢、多条通信路径等问题；如何解决同步问题，以确定谁拥有这枚硬币？在我看来，这才是比特币真正的技术创新之处——它通过使用一些散列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散列问题会强制执行延迟树和延迟时间。CPU必须完成工作才能将一个东西移动到另一个东西上，所以信息不能传播得太快。

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易于使用的货币体系，我们就可以开始将其用于其他我们希望稀缺的东西。我们希望什么东西稀缺呢？名字。我们希望短域名是稀缺的；否则，如果它们不稀缺，如果获得它们不需要付出劳动，那么一旦你有了一个不错的命名系统，一些混蛋就会出现，为自己注册所有的短域名。

ES:好吧真有意思

JA:因此，比特币对 DNS 的替代正是我想要的，也是我的理论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 DNS 系统，而是一个从短比特币文本到长比特币文本的元组注册服务。因为这就是抽象概念。在域名和所有这些问题上，你想要注册的东西很短，而你想要将其与较长或无法记忆的东西结合起来。

例如，以第一修正案为例。美国第一修正案“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短语，但它扩展为一段较长的文本。因此，你可以获取这段较长文本的哈希值，现在你已经得到了与之内在关联的内容，但它却无法被记忆。但你可以将“美国第一修正案”注册到哈希值中。这就意味着你有了一个结构，你可以通过这个结构分辨出某些东西是已发表还是未发表。一条人类知识信息可以引用另一条信息，而引用的方式是无法篡改的。如果它被审查了，审查就会被发现。如果它在一个地方被审查了，你可以在整个世界寻找这个散列，无论你在哪里找到它，你都知道它正是你想要的。

ES:对

JA:因此，从理论上讲，这允许人类建立一个知识支架，在这个支架上，每一次引用，每一次对人类知识内容其他部分的引用，都是精确的，如果它存在于任何地方，都可以被发现，而且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组织。作为一种出版方式，这似乎是最能抵制审查的出版方式，因为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出版机制。你可以通过邮局发布，可以在传统网站上发布，也可以使用 BitTorrent 或其他方式发布，但命名是一致的。

发布也是一种传输手段。如果你想匿名向某个特定的人传输信息，只需用他们的密钥加密信息并发布即可。

ES:基本上，整个系统都依赖于可撤销和不可撤销的密钥结构。你担心密钥结构会崩溃吗？

JA: 就命名部分而言, 哈希算法完全不依赖于密钥结构。就密钥而言, 比特币有自己的密钥结构, 这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这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黑客可以进来窃取密钥, 等等。这些问题和现金的问题是——需要装甲车来保护现金。你可以采用一些改进措施, 尝试以某种方式消除这种诱因。例如, 你可以引入一种有固定消费期限的子货币, 这样你就可以收回一周或一天, 商家会接受或不接受。

ES: 但普通人并不了解, 当 RSA 被破解时, 大量涉及商业的非常重要的密钥都被拿走了, 估计是被中国人拿走了。
192)

JA: 公钥结构是个大问题, 就像域名结构是个大问题一样。基于浏览器的公钥系统非常糟糕, 它无法验证你访问的网站。它真的很糟糕。获准铸造密钥的人数已经失控。有些公司已经破产, 被俄罗斯公司廉价收购。我们可以假设, 知情人士告诉我, 虽然我还不愿意公开, 因为我只有一个消息来源, 所以只是你知我知, 威瑞信实际上已经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密钥。不是全部, 但签署了特定的密钥。

这是目前验证方式的一个大问题。有一些传统的替代方法, 比如 PGP 的信任网。我不认为这些方法真的有效。我认为可行的方法与 SSH 的做法类似。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这就是机会式密钥注册。因此, 作为交互的一部分, 在第一次交互时, 你需要注册密钥, 然后如果你有几个密钥点和某种泛洪网络,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过去多次使用过该密钥。

ES: 我想我的总结是, 这个名字的哈希概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 因为我还没有把它和比特币, 或者那种稀缺性的方法联系起来。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想法。你发表过这个想法吗?

JA: 与比特币无关。与比特币相关的论文只是想解决 DNS 问题。但幸运的是, 写这篇文章的人明白——为什么要局限于 IP 地址呢? 把它做成可以任意扩展的东西是很自然的。

应该有这样一个命名系统的想法, 以及保存历史、制作这些脚手架和绘制所有地图的重要性——这些都在网站上。我认为这是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访谈的第一部分。

ES: 我觉得我们应该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这样才能大致了解它。也许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我想说的另一点是, 假设你所描述的情况会发生,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激励结构是——。

JA: 哦, 我有这些想法已经好几年了, 但现在我看到其他人也开始——

ES: 有足够多的人对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感兴趣。在互联网上, 你会看到很多[听不清]。我在想的是, 我该如何攻击它? 如何攻击你的想法? 我仍然认为我会攻击签名和密钥基础设施。所以, 如果我破解密钥……

JA: 这个想法有不同的部分。有些东西从未发表过到发表过, 这很有意思。如果你传播了一些信息, 并用哈希值对其进行了很好的标记, 那么哈希值就非常重要。它必须以另一种方式传播, 比如, 通过维基解密签署哈希值。但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人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交换哈希值。他们可以在电话中互相告知, 等等。

ES: 你是说所有这些系统都没有单点攻击。例如, 我可以破解你的 HTTPS, 但你仍然可以使用美国邮政服务发送邮件。

JA: 没错, 从命名上你就能知道你买对了。它是完全准确的。

注释

152.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 我们利用桌上的物品通过它们的空间关系来展示概念。

153. "URL" 是 "统一资源定位器" 的缩写, 是人类可读网址的另一个名称, 如 <https://www.wikileaks.org/donate>。

154. 在这里, "柏拉图境界" 指的是可能的知识宇宙。这个短语起源于柏拉图的形式理论, 但最令人愉快的探索是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899-1986 年) 的著名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 可在 archive.today/Fm4fM 在线查阅。

155. 参见 archive.today/BkT0D 网站上有关纳德米-奥奇的维基解密页面。

156.波士顿扼杀者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活跃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名连环杀手。据说他曾冒充上门推销员，诱骗妇女让他进入她们的公寓。

157.后来，涉案的法国调查法官伊娃-约利（Eva Joly）调查了冰岛的腐败银行，参加了 2012 年法国总统大选，最终落选，并当选欧洲议会议员，然后来到我居住的大使馆，试图为我在英国未经指控而被拘留的四年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158.维基解密已将其恢复为历史记录。参见 archive.today/oOCKs

159.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Secker and Warburg，1949 年）。

160.这里的“比特”是在信息论的意义上使用的，即“那些比特”、“那些信息”。

161.“ISP”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缩写。在这里，ISP 是指提供通信链接或服务器空间以运行互联网网站的公司。在为维基解密这样的出版商选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时，有必要考虑一些棘手的问题，如“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会支持你抵制审查企图，还是会自己审查你？”

162.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是加勒比海的英国海外领地。

163. 由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是英国海外领土，英国王室（英国君主制）正式拥有公共土地。

164.海盗湾由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斯瓦尔托尔姆（昵称“anakata”）于 2003 年创建，他也曾在维基解密担任顾问。在美国的压力下，他随后被瑞典起诉（维基解密电报有相关记录），后被瑞典情报机构 SAPO 从柬埔寨引渡，在瑞典再次受审，然后被引渡到丹麦，目前正在那里接受审判。海盗湾是一个 BitTorrent 追踪器，通过协调联网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实现大型文件的共享。其网站在许多地方被屏蔽，网址为 www.thepiratebay.se 见 Kristina Svartholm，“Gottfrid Svartholm Warg：从他母亲的角度看他的一年生活”，维基解密，2013 年 8 月 18 日，is.gd/h2MeG4。

另见 Rick Falkvinge，“Cable Reveals Extent Of Lapdogger From Swedish Govt On Copyright Monopoly”，Falkvinge & co. on Infopolicy，2011 年 9 月 5 日，archive.today/r9jb4。

165.除了与海盗湾和 PRQ 有联系外，Gottfrid Svartholm 还是维基解密顾问，曾合作发布附带谋杀视频（参见第 141 页脚注 237；视频可在 youtu.be/5rXPrfnU3G0 上观看）。在附带谋杀视频片头出现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受到了骚扰。高特弗里德本人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有关其法律案件的更多信息和文件，请参见“Pirate-Bay 创始人 Gottfrid Svartholm Warg（别名 Anakata）的起诉和监狱文件”，维基解密，2013 年 5 月 19 日，archive.today/aOsLB

166.有关 PRQ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其网站 www.prq.se。

有关班霍夫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其网站 www.bahnhof.net。

167.Kavkaz 中心从伊斯兰角度报道车臣的情况。更多信息见 archive.today/djebS

里克-A-罗斯破坏性邪教、争议团体和运动研究所现更名为邪教教育研究所。更多信息，请参见 archive.today/8PQ4K

168.今日马来西亚“是一个广受欢迎的马来西亚新闻博客。2008 年，马来西亚政府暂时封锁了该网站，网站创始人 Raja Petra Kamarudin 被监禁数月。更多信息见 archive.today/6S0QZ

169.镜像“是一个网站的精确复制品。

170.加密备份“是单独保存的资料副本，以防原件发生意外。副本使用密钥或密码加密，只有获得密钥的人才能解密和阅读。

171.“FTP”代表“文件传输协议”，是通过互联网发送文件的方法之一。维基解密未使用该词，但施密特在此使用该词来表示通过互联网发送文件的任何方法。

172.“端点攻击”（即情报机构植入的间谍软件或计算机病毒）是旨在破坏其中一个“端点”的攻击，换句话说，就是破坏发送信息的计算机或接收信息的计算机。当两台计算机使用正确实施的强加密技术进行通信时，坐在中间拦截并读取其通信内容就变得不可行。读取内容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端点攻击。

173.这意味着你不必担心传输或存储信息的公司和电信系统是否以某种方式修改了信息。

174.洪水网络 "通过让每台主机向与其连接的每台主机发送一份新信息来传播信息。这种方式类似于洪水中的河流将水推向每一条相连的支流。只要没有孤立的主机，每台主机最终都会收到新信息，因为每条路径都会被占用。由于主机之间的每条路径都会被遍历，因此最快的路径也会被遍历。

175.散列算法 "或 "散列函数 "是一种公式，它可将任何大小的数据转换成 "散列"：一个可用来指代原始数据的数字（由标准长度的字符序列表示）。日常生活中不安全散列的一个例子是使用首字母缩略词来表示太长而无法实际使用的名称，例如 "NATO "表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公式非常简单："取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更典型的 "散列函数 "是一种数学公式，用于将任意长度的信息压缩成固定长度的唯一散列值。安全散列函数使用的公式非常复杂，即使一台普通的计算机可以根据输入信息创建散列函数，但即使是最强大的计算机也无法反其道而行之——它无法创建一个可以生成特定散列函数的原始输入信息。例如，给定 "北约"，它既找不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找不到 "再也不相信奥巴马 "这样的替代词。当然，"取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哈希函数，因此很容易从哈希值转移到一个能产生哈希值的输入，但安全的哈希函数并非如此。

安全哈希值长达几十个字符，而不是这里例子中的四个字符，因此人类很难记住。例如，维基解密'下一次大规模泄漏的秘密位置的 SHA256 哈希值为：66d9563648f3f23b2c90065a831e9357f2721bd3965b95e1e88a7e510c76026a。

试着想一想。

所讨论的更广泛的哲学难题被称为 "祖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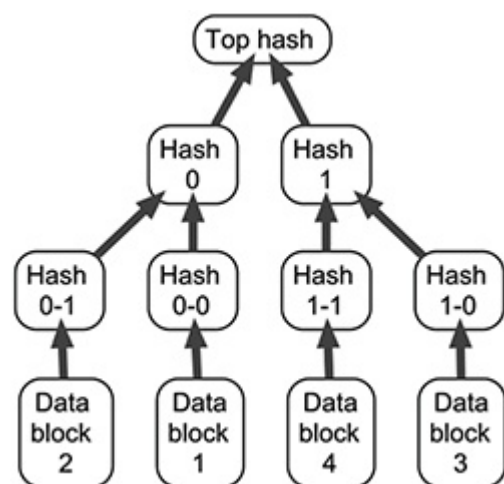
176.在这里，"签名 "是指信息的作者或发布者使用数字签名方案制作可发布的电子 "签名"，以证明哈希值是由他们创建的。见 "公钥密码学"，维基百科，archive.today/2ue3r

177.BitTorrent 是一种点对点文件共享协议：一种互联网用户以分散方式相互共享文件的方法。BitTorrent 协议的进一步发展是由于需要一种不依赖于任何一个故障点的分布式文件共享方法。磁力链接"是对 BitTorrent 协议的扩展，以提供更强的抗审查能力。

磁力链接是文件的安全哈希值（还有一些其他信息，在此并不重要）。较新版本的 BitTorrent 协议使用它作为 "文件名"，无需通过中心目录即可在多台不受信任的计算机上找到所请求文件的 副本。因此，没有可用于审查特定文件分发的中心攻击点。

因此，磁力链接是朝着对知识内容进行一致命名的方向发展的一步。

178. 哈希树是一种由哈希的哈希组成的分层结构。



在这幅散列树图中，数据块上方的每个单元都包含其下方单元信息的散列；因此散列 0-0 包含数据块 1 的散列，散列 0 包含散列 0-0 和散列 0-1 的散列，以此类推。参见 "梅克尔树"，维基百科，archive.today/zfXgV

在 "分布式散列树 "中，组成散列树的散列分布在多台计算机上。

179.换句话说，使用数字认证方案，维基解密公布哈希值的数字签名，表示该哈希值对应于维基解密已认证并公布的文件——就像书籍封面内页上的出版商印记，但无法伪造。

180.使用像本文提出的命名系统，即名称是基于命名内容的哈希值，如果内容有任何变化，哈希值也会随之变化。例如，“普京骑马”的 SHA256 哈希值是

1284ffaa16df7c406c4528045e491f86cc3c57a9661a203aa97914c19a09a0df。但如果信息被篡改，哈希值就会发生变化。普京骑马”的 SHA256 哈希值为

9b24760c2ae1eba3cb8af2a8d75faadd5cd4dcb492fdb31ce60caafa3eb8597e。

同样，如果内容被完全删除，哈希值仍会保留，提醒人们该内容曾经存在，并表明某些内容已被压制。

181.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加密的数字货币。与其他任何形式的货币一样，它可以兑换美元或其他货币，也可以用来购买物品，但没有中央银行，与法定货币不同，它不受国家权力的控制。

这篇论文实际上是比特币论坛上一篇关于 Namecoin 发展的网络帖子，Namecoin 是另一种从比特币概念中衍生出来的类似货币：archive.today/aY5j0

182."《密码朋克》主张使用密码学和类似方法来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该运动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密码战争’期间和 2011 年互联网之春之后最为活跃。cypherpunk 一词源于（加密）密码和朋克，于 2006 年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摘自朱利安·阿桑奇与雅各布·阿贝尔鲍姆（Jacob Appelbaum）、安迪·穆勒-马古恩（Andy Müller-Maguhn）和热雷米·齐默曼（Jérémie Zimmermann）合著的《《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來》（OR Books，2012 年）。

183.没有一台计算机是所有比特币的来源，这与大多数货币不同，大多数货币都有一个机构（中央造币厂）负责印制所有钞票。相反，由于比特币的基本单位是基于寻找特殊的哈希值，因此任何拥有足够计算能力的计算机都可以“挖矿”或生产比特币。更多信息，请参阅比特币维基上的“挖矿”部分：archive.today/LidYs

184.哈希碰撞是指两个文本编码成相同的哈希值。例如，如果我们的散列函数是“取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那么碰撞的例子就是 $\text{hash}(\text{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 \text{NATO} = \text{hash}(\text{Never Again Trust Obama})$ 。根据定义，安全散列是不可能发生碰撞的，但比特币使用了一种名为 HashCash 的算法，该算法对碰撞问题的难度进行了微调，使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难，但并非不可能。

连接到比特币系统的计算机整天都在计算数字，寻找特殊的散列碰撞。一旦发现碰撞，就会产生一个比特币。这种计算工作需要电力，因此比特币的稀缺性来自于能源的稀缺性，为比特币的生成速度提供了不可逾越的物理限制。同样，开采黄金或白银所需的能源也会造成这些金属的稀缺性，从而防止突然的通货膨胀。

185.谈话当天，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美元，达到了与欧元平价的水平。到2014年初，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上涨到1000多美元，之后随着其他衍生于比特币的加密货币开始起飞，比特币的价格又跌至430美元。维基解密“对比特币的战略投资在三年内获得了超过8000%的回报，帮助我们度过了美国银行的外法封锁。

186.公钥”一词源自公钥加密，又称非对称密钥加密，是一种使用两种不同密钥组合的加密系统：私人密钥和公钥。见“公钥加密”，维基百科，archive.today/WwkHK

免费开源加密程序 Pretty Good Privacy (PGP) 就是为电子邮件开发的公钥加密的一个例子，该程序最初由 发展Phil Zimmermann。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OpenPGP 联盟网站：www.openpgp.org。

187.桌子上的一个道具又被使用了。

188.换句话说，如果有两个副本的比特币，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比特币，哪个是复制品呢？答案就在设计中。比特币是一个点对点网络，没有中央机构。比特币的经济历史——哪些比特币属于哪些账户——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相关的计算机上；因此就有了“同步问题”——所有计算机必须不断更新彼此的信息，以确保它们对比特币世界的经济历史有相同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所有连接到比特币网络的计算机之间就哪些比特币交易是有效的，哪些是伪造的达成了共识。

189.如果您想知道为什么短域名有价值，请想象一下，如果您的网站地址是 www.thelongestdomainnameintheworldandthensomeandthensomemoreandmore.com，尤其是如果您不知道如何触摸打字。

190.这里的 "元组 "只是名称和值对。例如，（ 姓名、电话号码 ）或（ 域名、IP 地址 ），或者本例中的（ 人类可记忆姓名、安全哈希值 ）。

191."美国第一修正案 "这一短语（ 长达三个字 ）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全部内容，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自由信教的法律；不得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其 SHA256 哈希值为 69be9b199c542c56183c408a23d7fd41fc878ec2634be6583db1659fb0e91063。

192.2011 年，向政府机构、军事承包商和银行销售加密技术的 RSA Security 公司遭到黑客攻击，大量私人密钥被盗。随后有报道称，被盗密钥被用于入侵公司——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193.尽管随后的法庭记录显示，针对其他美国公司也发布了颠覆加密密钥的秘密命令，但在撰写本报告时，这一点仍未得到证实。参见 Lavabit 案：Megan Geuss，"Lavabit 在藐视法庭案中与联邦调查局正面交锋"，Ars Technica，2014 年 1 月 29 日，archive.today/zLrEs

194."信任网 "是与 PGP（ Pretty Good Privacy ）一起使用的一种分散信任模式，可避免依赖中央机构或等级制度。它是用户之间信任关系的公开模式，由于建立在强大的加密技术之上，因此无法伪造。但这种加密技术还能确保信任关系一旦公布，就完全不可否认：它们是无法伪造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需要使用加密技术的人，那么你可能就不应该在加密验证和公布与 "共谋者 "的信任关系上下功夫。

195. "SSH "是 "安全外壳 "的缩写。它是一种用于在计算机之间建立加密连接的协议。特别是，SSH 可用作 "远程 shell"，这是一种可让你远程登录另一台计算机并通过发送命令来控制它的程序。最初的远程 shell 程序，如 "RSH "或 "telnet"，使用的是不安全的连接，这意味着攻击者可以监听连接，并对其进行破坏；SSH 是芬兰程序员 Tatu Ylönen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 cryptowars 期间发明的，它使用的是加密连接，可以防止此类攻击。

SSH 首次连接远程计算机时，会学习该计算机的公开密钥。之后每次连接时，它都会根据原始密钥检查计算机，确保没有攻击者修改连接。只要第一次连接没有被拦截，以后的连接也不会被拦截。

196.在 SSH 等传统机会密钥系统中，初始连接最容易受到攻击。如果攻击者在初始连接时提供假密钥，就会干扰你随后的所有连接而不被发现。

这里的想法是利用 "洪水网络 "来共享密钥，自动利用其他人的经验来就真正的密钥达成共识，这样即使在初始连接期间，攻击者也很容易被发现。

莫克西-马林斯派克（ Moxie Marlinspike ）提出的 SSL 变体 TACK（ 证书密钥的信任断言 ）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参见 www.tack.io

197.这里提到的论文实际上是一篇关于 Namecoin 发展的网络帖子：archive.today/aY5j0

有关 Namecoin 背后理念的更多信息，比特币论坛题为 "BitDNS 和比特币通用化 "的主题不可或缺：archive.today/9kEmz

亚伦-斯沃茨（ Aaron Swartz ）就 "Zooko's Triangle "撰写的一篇出色而有预见性的文章也很值得关注。亚伦-斯沃茨："摆平三角形：安全、去中心化、人类可读的名称"，aaronsw.com, archive.today/plvtj

198."与朱利安·阿桑奇对话第一部分"，维基解密，2011 年 5 月 23 日，archive.today/E9IOb

革命时刻的交流

ES:我们最初聊天时谈到了我的想法，即手机的强大功能正在改变社会。你对其他人的回答的大致概括是：人们还是老样子，必须有大事改变他们的行为；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你说过，你对有人建立 话对话 (phone-to-phone) 加密技术非常感兴趣。你能否大致谈谈拥有广泛开放网络和人对人 (person-to-person)加密的架构？这在技术上意味着什么，如何工作，为什么重要？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看来，人们并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JA:当我们与埃及打交道时，看到穆巴拉克政府切断了互联网，但仍有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运营。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其中，试图让它保持开放。它大概占据了6%的市场份额。穆巴拉克政府还切断了移动电话系统。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使用移动电话的人拥有一种可以在无线电频谱中进行通信的设备。在城市中，移动电话的密度很高。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总有一条通路；也就是说，总有一条连续的手机通路，理论上，每一部手机都能听到其他人的无线电。

ES: 因此，你可以组建一个 点对点 网络。

JA:理论上，您可以组建一个 点对点 网络。现在，大多数 GSM 电话和其他电话的接收频率与发射频率不同，这意味着它们无法组成 点对点 网络。它们必须通过基站²⁰²)。但我们现在看到，移动电话在基站编程方面正变得更加灵活。它们需要变得更加灵活，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市场销售，使用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无线输出形式。即使在移动电话不够灵活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到 WiMAX 的出现，它将为移动电话提供更大的双向通信半径。不过，自制基站的成本也越来越低。现在有软件可以为你运行基站。²⁰⁵) 因此，你可以使用传统的移动电话，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网络。事实上，这就是廉价的手机间谍手段——建立一个假基站。现在，你可以在商业间谍市场上大量购买面包车。你可以架设一辆面包车，拦截移动电话。

在革命时期，参与革命的人们需要能够进行通信，以便迅速制定计划，他们需要能够传递周围环境中发生的信息，以便动态地适应环境并制定下一步战略。如果只有安全部门能够通信，而政府又关闭了移动电话系统，那么安全部门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²⁰⁶)。如果有这样一个系统，尽管安全部门在做什么，个人仍能安全、稳健地进行通信，那么安全部门就不得不让出更多地盘。这并不是说政府一定会被推翻，而是说他们必须做出更多让步。

ES:他们有自己的网络。所以你的论点是，即使是现有的移动电话，也可以通过改装来为语音和数据建立 点对点 加密隧道。

JA:语音有点难。我设计了一个原型。它只适用于中等规模的小组。它是一个 点对点UDP 加密洪水网络。UDP 允许你发送大量覆盖流量，因为你可以向随机的互联网主机发送随机数据。

ES:真聪明这样你就不会被屏蔽了，对吗？

JA:是的。

ES:因为 UDP 是单个数据包，对吗？

JA:没错，所以你把它发送到随机的互联网主机上，而随机的互联网主机并没有响应，这和正在接收东西的主机是一模一样的。利用这一点，你就可以穿透防火墙。这意味着普通人在家里也能使用；他们不需要服务器。它的带宽很低，因此也可以放在手机上使用。

杀手级应用不是大量语音 ²¹³)而是聊天室。三十到一百人的小型聊天室——这正是革命运动所需要的。他们需要安全稳健的聊天室。我制作的系统与协议无关。你有封装好的东西——UDP或其他，理论上你可以通过SMS、TCP或其他方式推送。您可以使用移动电话，也可以使用台式电脑，等等。你可以把所有这些都放到一个大网状中，这样，即使整个国家都关闭了，你所需要的也只是一个卫星连接，你的内部网络就可以连接到世界其他地方。

ES:是啊，是啊。

JA:如果是小型网络，则可以使用泛洪。泛洪网络会选择所有可能的路径，因此必须选择最快的路径。泛洪网络总能找到一条路径，但它无法扩展到大量网络。但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路由系统，你只需要一个链接就可以了。在埃及，有人黑进了开罗的丰田公司，接管了他们的卫星上行链路，并用它连接到拥有 6% 市场份额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在埃及有一场黑客大战 试图让这个更独立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继续运行但事情本不该如此艰难。只需要一个连接，最重要的信息就能传递出去。

看看 Twitter 和 SMS 有多重要。人类很擅长把最重要的事情编码成简短的数据。人类并没有那么多。就是没有那么多。

ES:这不是带宽问题。

JA:这不是带宽问题。你只需要一根管道，就能将一个正处于革命性时刻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连接起来²¹⁷)。同样重要的是，你还可以连接该国境内的各个点和城市。老实说，这并不难做到。

ES:斯科特，你想吗？

SM:很难停下来太有趣了

ES:实际上，我还有五个小时的技术问题要问。

SM:我知道我知道因为这就像一件事，然后还有更多。

ES:你如何设计这个，你如何设计那个.....？²¹⁸)

注释

199.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 Noor 集团。它实际上占据了约 8% 的市场份额。

200.其基本思想被称为“网状网络”。每部手机通过范围内的其他手机转发通信，而不必通过移动电话公司的天线和网络转发这些通信。

201.“GSM”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的缩写，是全球移动电话的主要电信标准。GSM 手机就是普通的手机或移动电话。

202.移动电话公司拥有的手机信号塔。

203.例如，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手机制造商一直在努力生产可在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手机。这意味着手机必须与各国使用的不同频率和类型的无线编码标准兼容，就像通用电源适配器有适应不同国家电源插座差异的插针一样。

204.WiMAX 是全球微波接入互操作性标准，是一种无线数据通信编码标准，其工作距离通常比目前广泛使用的标准更远。

205.参见 OpenBTS：www.openbts.org

206.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 2011 年的旧金山。为了阻挠针对湾区捷运警察的一系列致命枪击事件而策划的#OpBART 抗议活动，当局关闭了覆盖旧金山交通系统的多个手机基站。

207.这里的隧道是指双方通过第三方中继器进行通信的通道。

208.“UDP”是“用户数据报协议”的缩写，是一种简单、快速的互联网协议，用于从一台互联网主机向另一台主机发送单个信息包。

209.也就是说，随机挑选互联网地址。

210.大多数互联网用户都安装了“防火墙”或其他机制（如“网络地址转换”，又称 NAT），阻止接收另一方发起的连接。当两个这样的用户希望直接相互通信时，却无法实现。打洞是一种欺骗防火墙或 NAT 的技术，目的是建立直接通信，而不是通过第三方服务器（可能不可靠或不可信）进行中继通信。

211.在这里，“服务器”指的是可以接受输入连接的互联网连接计算机。

212.它的带宽很低，因为发送的数据很少，是由编码成 UDP 数据包的加密文本组成的。

213.杀手级应用（或称“杀手级应用”）是指一种非常有用或流行的计算机程序，它本身就使与之相关的任何东西都值得拥有。

214.也就是说，不局限于 UDP，这意味着使用不同类型连接的人可以进行通信。

215."TCP "或 "传输控制协议 "是最常见的互联网协议。例如，大多数网站内容的通信都使用它。它比 UDP 更复杂。

216.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电子通信能力有限。

217.这里的 "一条管道 "指的是，只需要一条国际电信链路，信息就可以从一个国家流向更广泛的网络。

218."建筑师 "是 "设计 "的技术术语。

审查总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SM:我只是想知道，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你对你之前描述的世界有着如此丰富的经验。我睡了三个小时，所以请原谅我没有完全记住你说的话，但是技术人员和利他主义者的结合，以及你已经参与了大约 15 年的亚文化。所以你知道这种亚文化是如何运作的。为了完成你所描述的工作，这种亚文化要么保持不变，要么不断扩大。既然我们的书还有十年才出版

JA:它的规模急剧扩大。

SM:就人的部分而非技术部分而言，有哪些模式？

JA: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最令人乐观的事情——受过互联网教育的年轻人的激进化。这些人从互联网上接受价值观，然后在发现这些价值观与他们相吻合时，又将其回馈回去。现在，回声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完全淹没了最初的言论。

我接触过的 20 世纪 60 年代帮助希腊获得解放、在葡萄牙与萨拉查作战的激进分子，他们说此时此刻与那段解放运动时期发生的事情最为相似。

SM:你认为它的规模与六十年代的规模有什么不同吗？

JA: 20 世纪 60 年代我还不存在，但就我所知，在西方——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某些地区——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非政治化技术人员的政治教育非同寻常。年轻人正在从非政治化走向政治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转变。

SM:这是你的世界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JA:快速沟通；大批年轻人；新生代；以及一些催化事件。对维基解密的攻击是一个催化事件，而我们成功抵御这次攻击也是一个催化事件。你还记得 PGP 案件吗？

ES:他玩得很开心

JA:我为此写了半本书但没有出版，因为我的合作作者生了孩子。

[LS把水洒在她记笔记的笔记本电脑上。JA 迅速拿起她的笔记本电脑，将其翻转过来]

LS:哦不，哈哈哈哈

ES:哈哈

JC:为什么我觉得以前发生过这种情况？

LS:真有意思

SM:历史记录也不过如此！

JA:正如我所说，多个副本！

[笑声]

ES:你为什么不保存你正在做的？

SM:在一切出错之前，把它放入名称树。

LS:LS:你看到他有多快了吗？就像一股冲动

JC:是啊，我几乎觉得在电脑进水之前，你就已经在那里了。

ES:计算机在我们的工作中非常重要。

[笑声]

LS:真贴心# 审查总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谢谢请便

SM:但年轻人并不是天生的好人。我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遗憾地说出这句话的。

[笑声]

JA:哦，不，我觉得其实……我读过“蝇王”，也上过三十多所不同的学校，所以我见过很多“蝇王”的情况²²¹)但是，我觉得人类的本能比我们的社会要好得多。

ES:比起政府，基本上是这样。

JA: 我不会说政府。整个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人们了解到，简单的利他行为不会带来回报，而且他们看到一些以非利他方式行事的人最终得到了保时捷跑车，这往往会把他们拉向那个方向。不久前，当我看到斯坦福大学1971年关于DNA核合成的精彩视频时，我想到了这一点²²²)。你看过吗？

SM:号

JA:在YouTube上非常精彩它通过诠释舞蹈来解释核合成。大概有130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运动场中央假扮DNA：一群人假扮核糖体亚基，全都穿着当时的嬉皮士服装。但实际上，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活动；这并不是说它很酷、很特别，而是它极具启发性，在电脑动画制作之前，它是核糖体单元行为的最佳代表。你认为斯坦福大学现在会这样做吗？绝对不可能。斯坦福太保守了，现在不可能这么做，尽管它非常有效。你可以打赌，参加过那次舞蹈的每个人都清楚地记得核合成是如何进行的，因为他们都必须记住自己的角色。我也是亲眼所见，所以记忆犹新。

美国平均工资收入的高峰期是1977年？然后，某些事情发生了。那些利他主义者、不太关心财务和财政问题的人，相对于那些更关心财务和财政问题的人，以及那些在制度中一路向上的人来说，失去了力量。某些行为受到抑制，而另一些行为则得到强化。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实现财政化的技术所造成的。因此，快速的银行转账、国税局能够对很多人进行核算——这些都将人们吸入了一个非常僵化的财政化结构。

美国可以有很多政治“变革”，但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吗？它会改变某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数额吗？会改变合同吗？会让已经存在的合同失效吗？以及合同上的合同？以及合同上的合同？并不会。所以我说，在许多西方国家，言论自由并不是自由环境的结果，而是因为财政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你说什么都无所谓。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不必害怕人们的想法，因为政治观点的改变不会改变他们是否拥有自己的公司；不会改变他们是否拥有一块土地。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社会，尽管它正在迅速走向一个财政化的社会。而其他社会，如埃及，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他们的统治者确实需要关注人们的想法，因此他们在控制言论自由方面付出了相应的努力。

但我认为，年轻人其实天生就有相当好的价值观。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但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有相当好的价值观，他们希望向其他人展示这些价值观，你可以在人们刚上大学时看到这一点。由于某些事情有回报，而另一些事情没有回报，他们就会变得坚硬。

SM:不过，让我来解释一下。听起来你对全球的看法是，在某些社会中，科技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某些社会中，科技的政治影响可能相当大，而在某些社会中，科技的影响则处于中等水平。我想，中国就属于中等偏上的那一类。既然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是十年后的科技和社会转型，那么在你描述的结构中，你看到的全球是怎样的？

JA:我不确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社会，因此影响可能非常大。我常说，审查制度总是值得庆贺的。它总是一个机会，因为它揭示了对改革的恐惧。这意味着权力地位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你必须关心人们的想法。

JC: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ES: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

SM:就像你通过观察他们狩猎来找到敏感文件一样。

JA:没错。那么，当中国人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以新颖的方式进行审查上时，我们是说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还是说他们有大量管理国家的经验，明白人们的想法很重要？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国内能够控制审查制度的不同参与者正确地认识到，他们的权力地位薄弱，他们需要小心人们的想法。因此，他们必须进行审查。

SM: 因此，国家是理性的，至少在镇压方面是理性的。

JA:谈及国家，我总是忧心忡忡，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个群体或那个群体。

SM:有道理。

JA:就拿中国公安部的审查员来说吧。他们为什么要审查，他们首先审查什么？我来告诉你他们首先审查什么——他们审查政治局某人可能会看到的東西！这就是他们首先审查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暗网。

JC:对不起，关于什么？

JA:他们并不关心暗网上的内容，因为他们的老板看不到暗网上的内容，所以不能责怪他们不进行审查。

在英国，我们遇到过一个奇妙的案例，我们公布了一大堆英国军方的机密文件。后来，我们对各国政府进行了一次先发制人的信息公开（FOI），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偶尔也会这么做²²⁶）。²²⁶我们对英国国防部进行了调查，以了解他们是否正在进行相关调查，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信息来源。起初，他们不给我们文件。我们提出上诉，得到了大量文件。文件显示，国防部有人在我们的网站上发现了大量英国军方关于其监控项目的文件，他们还泄露了另一份长达两千页的关于如何阻止泄密的文件，其中指出英国军方面临的头号威胁是调查记者²²⁷）。他们说，“天哪，有几百页呢，涉及各种国家”“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五个感叹号。这是发现阶段，现在是“要做什么”阶段。英国电信与国防部签订了合同。他们让英国电信对我们进行审查。因此，英国国防部的每个人都无法再阅读维基解密上的内容。问题解决了！

ES:有意思

JA:他们的将军和上司再也看不到我们在维基解密上有国防部的东西了。现在再也没有人抱怨了，他们的问题也解决了。在某些系统中，这样的理解可能非常有利。如果你知道官僚机构总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意味着暗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直到它们大到不再是暗网为止。

SM:这真的很有趣你提到了新闻调查。现在，你已经在许多不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新闻经验。您如何看待您之前所描述的信息自由化与新闻工作的结合？还是取而代之？

JA:不，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闻报道过程如何融入更大的东西。更大的事情是，作为人类，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守护者，创造了我们的思想史。我们可以从书架上取下这些知识史来做一些事情，避免再做蠢事，因为已经有人做了蠢事并写下了他们的经历，我们不需要再做一次。有几个不同的过程在创造这种记录，还有其他过程，人们试图销毁记录的碎片，还有其他过程，试图阻止人们把事情放到记录中。我们都依赖于这种知识记录而生存。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记录，尽可能多地防止记录被删除，然后使记录尽可能可搜索。

ES:但这种观点的一个后果是，行为者会发现，制造大量错误信息对他们来说具有战略意义。

JA:是的。这是我思考过但没怎么说过的另一种审查方式，即通过复杂性进行审查。

ES:对太复杂了

JA:这基本上就是离岸金融部门。通过复杂性进行审查。审查什么？对政治愤怒的审查有了足够的政治愤怒，就会有法律改革，如果有了法律改革，你就不能再这么做了。那么，为什么所有这些谨慎的税收结构安排都如此复杂呢？它们可能完全合法，但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不复杂的都被理解了，被理解的都被规范了，所以只剩下那些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了。

SM:噪音更多，信号更少。

JA:是的，没错。

ES:但是，发布误导、错误、操纵性信息的动机非常强烈，今后人们将如何面对这一事实？此外，你无法找出谁是坏的发布者，也无法找出谁是好的发布者，因为这个系统是匿名的。

JA: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国家报》的记者格雷格·米切尔（Greg Mitchell）也写过关于我们的文章，他写了一本关于主流媒体的书，书名就叫《错了这么久》。²²⁹），书名基本就是这个意思。是的，我们有英雄般的“水门事件”之类的时刻，但实际上，拜托，媒体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一直都很糟糕。好记者是个例外。当你亲身参与到某件事情中时，就像我参与维基解密一样，你了解它的方方面面，你看看主流媒体对它的报道，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你知道记者知道这是个谎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然后，人们重复着谎言，如此反复。如今主流媒体的状况令人震惊，我不认为它可以改革。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它必须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好的东西。

SM:这似乎正在发生！

JA:是的，我一直在推动科学新闻的这一理念——事情必须精确引用原始出处，尽可能多地将信息置于公共领域，以便人们可以查看，就像在科学领域一样，这样你就可以检验结论是否与实验数据相符。否则，记者很可能就是瞎编的。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人们只是编造。他们编造的程度以至于我们被引向战争。20 世纪的大多数战争都是由于主流媒体放大和传播谎言而开始的。你可能会说，“那是个可怕的情况，所有这些战争都是由谎言开始的，这太可怕了”。我说不，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基本上不喜欢战争，他们不得不被谎言蒙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欺骗”来实现和平。这是充满希望的原因。

但是，如何区分真实的出版商和不真实的出版商，这个问题涉及到声誉问题。我希望看到的是，在新闻业中引入这部分声誉业务，就像在科学中一样，问“你的数据在哪里？”如果你不提供数据，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既然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既然数据有物理空间，它就应该在那里。报纸没有放置原始资料的物理空间；既然现在有了放置原始资料的物理空间，我们就应该制定一个标准，规定原始资料应该放在那里。人们可以偏离这个标准，但如果他们偏离了标准，懒得向我们提供原始资料，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他们写的东西呢？他们没有尊重读者。

我想，声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事物如何拥有声誉？声誉的部分来源是一系列的引用。事情发生了，别人说了些什么，别人又说了些什么，等等。这就是信息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的一系列引用。要使这一系统强大，你需要一个强大的命名系统，你所依赖的不是某个明天就会消失的初创网站，也不是某个因为公司不喜欢而修改信息的网站，更不是某个已经被起诉而不复存在的网站。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提高声誉。

复杂性更难。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当事物变得开放时，它们往往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人们开始通过复杂性来掩盖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的不良行为。一个例子就是官僚主义的双关语。事情变得官僚化，一切都变得口是心非。这是开放的代价。在离岸部门，你会看到层层叠叠的事情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它们变得密不透风。当然，密码学是一种智力系统，它专门把事情变得尽可能复杂。这些东西很难被攻击。另一方面，复杂的系统也很难使用。官僚机构和内部沟通系统充满了黄鼠狼和马屁，是低效的内部沟通系统。同样，那些极其复杂的离岸结构安排实际上也是低效的。当税收制度很高时，也许你会领先，但如果税收制度是 3%，你根本不会领先；你会被复杂性窒息。

SM: 如果不是效率低下，每个人都会把钱放在海外，朱利安。

JA:是的，没错

SM:我是开玩笑的，但可能是真的。

JA:没错所有这些事情之间都在争斗我不认为政府、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都是一个连续体，都是试图获得尽可能多权力的系统。一个将军试图为他的军队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等等。他们做广告，生产他们声称是产品的东西，人们买它，人们不买它，他们复杂化以掩盖其产品的缺陷，他们旋转。因此，我不认为政府和非政府行为者在这方面有什么大的区别。在部署强制力的能力方面有一个理论上的区别，但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关系良好的企业能够利用政府或法院，并因此能够通过派遣警察进行债务征收或将员工赶出办公室来部署强制力。

注释

219.从 1932 年到 1968 年，独裁保守派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一直担任葡萄牙总理和事实上的独裁者。他的新国家政府（Estado Novo）一直延续到 1974 年才被左派军事政变推翻，民主得以恢复。

1967 年政变后，希腊由美国支持的军政府统治，被称为“上校政权”。

这是南欧的一个重要时期。仅一年后，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于 1975 年去世，将权力移交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后者促成了西班牙民主的恢复。

维基解密的《基辛格电报》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入报道。基辛格电报》。参见 www.wikileaks.org/plusd

220.1991 年，菲尔-齐默尔曼（Phil Zimmermann）发布 PGP 时，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密码学程序被归类为军火，不得出口。由于 PGP 是在互联网上发布的，而且有人在美国境外下载了该程序，因此齐默尔曼被认为出口了他的程序。因此，美国联邦大陪审团对他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查。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和联邦调查局发起了一

场阻止密码学传播的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密码战争”（关于密码战争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35 页脚注 236）。在诉讼时效到期后，齐默尔曼随后承认故意将 PGP 上传到互联网上，试图在被禁止之前传播密码学。

221.《蝇王》是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群流落荒岛的小学生的故事，揭示了随着社会束缚的瓦解，人性的阴暗面。威廉·戈尔丁，《蝇王》（Faber and Faber，1954 年）。

222.“蛋白质合成：细胞层面的史诗”，斯坦福大学化学系，1971 年。可在 YouTube 上查阅：
youtu.be/u9dhO0iCLww

223.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男性收入中位数的峰值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参见 Carmen DeNavas-Walt、Bernadette D. Proctor 和 Jessica C. Smith 合著的《美国的收入、贫困和健康保险覆盖率》第 50 页：2012》，美国商务部经济和管理统计局、美国人口普查局，2013 年 9 月，is.gd/xJ9wPV

另见凯蒂·桑德斯（Katie Sanders），“《时代》杂志的拉纳·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称男性工人中位数 30 年未加薪”，PolitiFact，2014 年 1 月 15 日，archive.today/u6q5b。

224.“IRS”是指美国国内税收署，美国政府负责收税的机构。

225.通过互联网连接的一组计算机，每台计算机只知道参与较大暗网网络的其他几台计算机的地址。政府很难对暗网进行审查，但另一方面，暗网也相对较难访问。I2P 就是暗网的一个例子：www.i2p2.de

226.“FOI”是“信息自由”申请的缩写，是指在制定了信息自由法的国家，公共机构依法提供信息的申请。

227.“英国国防部持续监控维基解密：关于英国机密泄露的八份报告，2009 年 9 月 29 日”，“维基解密，2009 年 9 月 30 日”，archive.today/6pMbw

228.英国电信的前身是英国电信公司，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

229.格雷格·米切尔（Greg Mitchell），《错了这么久：新闻界、学者和总统是如何在伊拉克问题上失败的》（Union Square Press，2008 年）。

230.Raffi Khatchadourian，“No Secrets: 朱利安·阿桑奇's mission for total transparency”，《纽约客》，2010 年 6 月 7 日，archive.today/zZYqJ。

保密滋生犯罪

SM:我能否反过来问你同样的问题,即作为个人的信息来源如何受到保护?换句话说,他们的信息如何才能匿名,从而不因传播信息而付出代价?也许可以举一个朝鲜或伊朗的例子和一个美国的例子,以及这两种情况的区别。

JA: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匿名传播信息。对于信息来源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他们与资料的接近程度。如果他们与材料的接近程度很高,而且知道材料的人数有限,那么采用什么技术机制其实并不重要;他们很难逃避审查,而且他们身处哪个国家或政权也不重要。但根据定义,系统性不公正必须涉及许多人。因此,尽管你可能无法从内阁内部安全地获取记录,但如果这些决定会产生一些影响到许多人的不公正后果,那么当执行指令开始向下传播到较低层次时,内部的许多人肯定至少能看到高层秘密计划的影子。也许当整个计划传到基层时并不可见,但其组成部分一定可见。

当我们拿到关塔那摩湾的两本主要手册时,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2003年的手册是我们拿到的第一本,由杰弗里·米勒少将撰写,他后来去了阿布格莱布,将其“关塔那摩化”,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称之为231)。那本手册中有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行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手册中明确指示红十字会伪造记录。有多少人读过这本手册?关塔那摩湾的所有监狱长都读过。你为什么要冒险把这种信息告诉士兵?它甚至都不是机密;他们把它定为非机密——“仅供官方使用”——为什么?因为找有机密许可的人成本更高。如果雇用没有保密许可的承包商,成本会更低。你不能对总部说悄悄话 233)不能让总统对着墙根说悄悄话,因为墙根太大了。不能让总统对中间人说悄悄话,因为这样会导致传话游戏 (Chinese whispers),也就意味着你的指示无法执行。因此,如果你将信息从纸面上剥离,在电子或物理纸面线索之外,指令就会衰减。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规模的组织都会对领导层的指示进行严格的纸质跟踪。但顾名思义,如果你想让很多人去做某件事,你就必须有指令,这意味着总会有纸质记录。小团体的决定最终不会提交到中央,这是一个例外。但是,如果这些小范围的决定并不进入基层,也不对很多人作出指示,那么它们在事情的计划中就那么重要吗?

SM:是的,他们会失效的。

ES:我们去了柏林 那里是他们签署最终命令的地方 叫什么来着?

LS:最终解决方案万湖。234)

ES:]万湖这些是德国人,所以他们记录了一切。

LS:太迷人了

ES:所以这正是你的观点为了杀死六百万犹太人,你必须把它写下来。

JA:这是一个庞大的物流过程。

ES: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沟通,比如程序是什么等等,这里还有人们的照片和签名等等。

LS:会议记录。

ES: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平庸之恶。 235)

LS:确实如此。

JA:是的,但这是我在 2006 年与其他人发生的第一场内部争论。他们会说:“好吧,好吧,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揭露某个组织,并证明它一直在以某种方式滥用某些东西,然后它就会把所有东西都从纸上拿下来,使用口头指示。”我说:“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真的那样做了,如果他们不再使用纸质文件,如果他们在内部实行分权管理以防止信息泄露,他们就会在组织效率上付出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这个滥用职权的组织在与所有其他组织争夺经济平衡和政治平衡的斗争中会变得越来越无力。”

ES:这与你关于增强埃及持不同政见者能力的论点正好相反。他们需要短信来沟通。在你的论点中,通过阻止无法在这一层面进行协调,也就是你论点的反面。字面意思是第一个论点的反义词。你的论点是如果你拿走这些工具....

JA:是的，好吧，我说他们自己拿走。在我看来，非强势组织进行保密是合理的；他们需要保密，因为他们没有权力。但为什么有权力的组织要保密呢？嗯，通常是因为如果公开他们的计划，公众就会反对。在实施之前就遭到反对的计划往往不会得到实施，所以他们想尽可能等更长的时间再公布于众。实施计划最终会因为正在实施这一事实而公开，但那时已经太晚了，无法有效地改变行动的进程。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组织从事的规划行为不会遭到公众反对，它就没有这种负担。它不必把事情从纸上写下来。因此，这将会是一个高效的组织，而另一个则是一个低效的组织。在混合过程中，随着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进行，有效率的组织将会壮大，而低效率的组织将会萎缩。

ES:你认为这就是你这么做的根本理由吗？

JA:其实有两个基本理由。首先，人类文明的良好部分是建立在我们完整的知识记录之上的，而如果人类要尽可能地进步，我们的知识记录就应该尽可能多。其次，在实践中，发布信息对于那些从事公众支持的行为的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那些从事公众不支持的行为的人来说则是消极的。

ES:所以这是一种克制。

JA:它可以为被揭露的不公正行为提供补救。这很好。但更大的影响在于，它能抑制那些制定不公正计划或从事不公正行为的组织。

ES:还有一个后续问题。十年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换句话说，如果你推断这个论点：

JA: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是吗？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SM:乐观方案和悲观方案如何？

JA:还记得菲利普·齐默尔曼的 PGP 案件吗？

ES:是的。

JA:那只是大陪审团的调查虽然严重程度一般，但他并没有被定罪。当时甚至没有人受到指控，他们只是在接受调查。这改变了数以万计的人的行为，他们参与了是否在程序中加入密码学的选择²³⁶。就在大陪审团调查的消极信号下，各种扭曲的版权转让和软件公司间的结构安排纷纷出现。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行为是可以逃脱的，什么行为对参与其中的个人有利，什么行为对参与其中的个人不利，这些信号都会改变许多人的行为。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些组织正在与那些希望能够自由出版并向公众披露重要信息的人作对……。我现在记不起这句话的开头了。

JC:你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些组织正在与那些希望能够自由出版并向公众披露重要信息的人们作斗争。

JA:很折磨人吧？好吧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些与那些希望能够自由发表文章并向公众披露重要信息的人作对的组织，如果成功的话，可能会产生一种信号，让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从事这些活动。或者，我们和那些与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可能会取得成功，而这将成为被接受的行为的新规范。

SM:而后者发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我很容易想象出前者的必要条件。

JA:每个人都给维基解密钱！

[笑声]

SM:您在使用比特币吗？

JA:是的！我们很想知道，如果人们读了这篇文章并付诸行动，他们的行动是否足以改变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我认为，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只要再向这个或那个方向推一把，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因此，如果人们希望看到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获得成功，他们就应该推动那些代表这些价值观的组织和个人，并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SM:我想说的是，或成为它。

JA:是的，成为它。成为这些价值观本身的代表。我总是在犹豫，是否每个人都应该去成为烈士。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最有效的活动家是那些战斗后又逃跑去战斗的人，而不是那些战斗后又殉道的人。这就是判断力——何时参与战斗，何时退出，以便为下一场战斗保留资源。

JC:你是否认为，只要你对自己的匿名性有足够的信心，肉搏和逃跑与匿名肉搏并无太大区别？

JA:如果你能隐姓埋名 你就能永远战斗下去，没错你不必逃跑

SM:你已经预先跑掉了

[笑声]

JC:本质上就是这样。逃跑前

JA:你可以降低勇气的门槛。这就是匿名的好处之一。也许这么说不太恰当人们常说，“你做的事勇气可嘉”我说：“不，你误解了什么是勇气。勇气不是没有恐惧。只有傻瓜才没有恐惧。相反，勇气是通过了解真实的风险和机遇，并保持这些东西之间的平衡，从思想上驾驭恐惧”。勇气不是简单地对风险抱有偏见，而是对风险进行实际检验。关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有各种各样的迷思。测试很重要。你不能通过跳桥来测试。你可以从脚凳上跳下，然后再从更高的地方跳下。

JC:我能问一个后续问题吗？这又回到了斯科特提出的关于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看看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想必并非每个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人只是在使用这些工具的相关风险方面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在政府警惕性不高的社会和政府警惕性很高的社会，有些人会提供信息。在伊朗或朝鲜这样的地方，警惕性很高的政权与对这些工具和相关风险还比较陌生的民众结合在一起，可能无法真正了解局势的真正风险，以及你提到的机遇。

JA:我认为他们有能力学习，就像其他人一样。这些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加政治化。人们喜欢在每晚吃饭时谈论政治。因此，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认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我认为是不对的。外在风险可能更高；与政治生活相关的其他风险可能已经相当高。因此，我们必须使这些风险成正比。此外，潜在的回报也要大得多。一个人可能会被卷入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时刻，并被卷入其中。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都要承受没有好好生活的持续风险。没有利用的每一年都是百分之百的浪费。

ES:给你说个题外话。我和78岁的沃伦·巴菲特在一起我问“你在忙什么？”他说，“明年将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我说：“好吧……”显然他在耍我然后我想明白了，如果你76岁了 那么明年将是你余生中最美好的一年因为总有一天你会过得不那么好然后你就会死去。所以，我喜欢这样，对吗？接下来将是最美好的一年。

[笑声]

LS:朱利安，你觉得为这本书拍照怎么样？你介意我拍下你们工作时的照片吗？介意吗？你可以看看由你决定我会先拍这边，再拍那边

JA:到底是谁在做什么？

LS:你们在聊天只是谈话

JA:哦，没关系

ES:使用我的 S95 相机

LS:是的没错，这是一次高科技行动

JA: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要说任何反犹太的话！

ES:我们绝不会说反犹太的话。

JA:不，不，只是有个俄罗斯记者过来和我合影。他叫伊斯雷尔·沙米尔，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但他改信了俄罗斯东正教，非常反犹太教。然后，他在《俄罗斯记者》上发表了这篇报道，并附上了我的这张照片。

ES:有意思你我都明白负面宣传的代价。

JA: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你经受住了考验

ES:我经过严格测试。我表现得非常好。一直以来的批评是，维基解密造成了损害。我还找不到。你有合理的.....吗??

JA:这是个修辞手法

ES:你明白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吗?

JA:是啊，是啊。

ES:我试图理解反对你的设想的理由，显然我们对你的设想表示同情。

JA:直到附带谋杀之前，我们一直是美国不同群体中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我们仍然是热门话题，只不过现在是在规模较小的左翼或自由主义右翼群体中。据路透社报道，在 24 个国家中，我们得到了超过四分之三的支持。我们在美国的支持率最差，有超过40%的人支持我们，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已经很不错了。

由于让美国军方和外交阶层难堪，我们进行了反击。这次反击意义重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集团，它不仅仅是白宫的高层，也不仅仅是几位将军；相反，它是所有与这个系统有关并从中获利的人。上至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下至圣安东尼奥排水沟里某个兄弟被派往伊拉克的人，约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美国有90万人拥有最高机密安全许可。有250万人拥有机密安全许可。²³⁹如果我们回溯过去二十年，问一下有多少人拥有安全许可，可能有1500万人。如果我们再去看看他们的配偶、商业伙伴和子女，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口中大约有30%的人与这种意识形态结构和庇护体系相去甚远。在美国，很难说出反对这种制度的话。《纽约时报》在试图发表反对意见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当《纽约时报》发表维基解密的材料时，它不得不做出非常防卫性的反应。即使是传统的美国记者也认为，看到一家有实力的报纸说白宫对它的行为有多么“满意”，实在令人作呕。

如果我们看看对我们的攻击，他们总是用“让人们面临风险”这样的字眼。但风险相对于什么？现在，我们正面临着陨石穿过这栋房子的屋顶并杀死我们所有人的风险。这是一种风险，这是事实，但这种风险大到值得一说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与“可能性”一词类似。陨石有可能在这一刻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但这不是一种可能性。就安全问题进行论证的人经常使用这些修辞手法——某件事情存在风险；某件事情存在可能性。人们需要在思想上抵御这种修辞手法，要明白，如果有人提到有风险，却不说风险比过马路更高，或者是被蜜蜂蛰的风险的两倍，那么你就必须忽略它。同样，可能性与概率也是如此。

ES:是的，我也能在脑海中完成这些工作。在政治领域，是否有可以直接追溯到维基解密的积极成果的例子？一些具体可见的积极成果？

JA:最重要的似乎是“阿拉伯之春”。

ES:你会说维基解密是在那里——

JA:大赦国际在其最新报告中是这么说的，突尼斯活动家和学者也是这么说的。由于我的直接参与，我不便直接对此进行争辩，而且我也不能直接确定。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其产生了影响，并深深地卷入其中。

ES:影响了它。

JA:我确信，我们影响了它。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改变了 2007 年肯尼亚大选的结果。有很多部长被我们干掉，还有人被迫辞职等等。这些都是具体而明确的行动。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个人，可能会说这些行动是积极的；如果有人喜欢这个人，也会说这些行动是消极的，所以我并不想提及这些行动。

ES:是的，如果我回到你之前的论点，即对单个个体的影响并不是你的实际目标。真正的影响是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因为你认为这些制度已经财政化，它们是静态的，不受任何压力的影响，所以真正大影响的例子是一场革命。对不对？

JA:是的，没有这些二分事件，你也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二分事件——二元事件——是很容易谈论的，也是可以证明的。

ES:这也是一种营销手段。你需要一个营销故事。

JA:一个党派或另一个党派赢得选举，结果就改变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发生了革命；一个集团掌权，然后另一个集团掌权。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我怀疑我们影响的其他一些变化更为重要。我认为，出版环境的自由化是我们参与的最重要的变革，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推动的变革。我们去年所做的一切在四年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ES:怎么会这样？技术上？还是从

JA:在技术上，这一切都完全可能实现。不同之处在于现状的转变：维基解密成为了现状。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最初的两年里，我们甚至还在为互联网是否接受我们而争论不休。后来又发生了瑞士宝盛银行案，我们卷入了旧金山的一场大官司。一方面是我们，另一方面是瑞士最大的私人银行瑞士宝盛银行，他们试图关闭我们的网站。我们最终胜诉，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在美国上市的机会。

这发出了一个信号：世界上有维基解密这样的出版商的一席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巩固这一地位。现在，我们真正巩固了这一地位，因为 2010 年 10 月，五角大楼公开站出来，与他们的发言人杰夫-莫雷尔（Geoff Morrell）一起召开了长达 40 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维基解密必须——我个人也必须——归还我们出版的所有源自五角大楼的内容，归还我们将要出版的所有内容，并停止向美国军方或政府人员索取信息，否则五角大楼将迫使我们这样做。当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及他们有什么机制来强迫我们时，五角大楼的回答是：“听着，这是五角大楼；我们不关心法律。”^[246]。

JC:当你观看时，你是否觉得他们天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或者对实际技术或技术方面缺乏了解，以至于无法做到这一点？

JA:我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我对新闻发布会上发生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JC:我通常一开始都不太懂哈哈

JA: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似乎很荒谬。五角大楼为什么要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如此可笑和无力？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自己没有能力实现的要求？这会让他们显得软弱无能。但这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法律信息，目的是让我们卷入美国的《间谍法》。这是一份通知，就像你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样。

ES:是的

JA:我们要求你们这样做这种信息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样就能证明所有维基解密人都看过了。然后，维基解密接下来发布的内容就能证明我们的意图。尽管维基解密已经知情，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因此他们是有意图的，因为你不可能无意中犯下间谍罪。

SM: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关注的是过去，而不仅仅是现在。因为实践必须有一个模式，而只要是新鲜事件，就没有模式可言。

JA:是的，但我们很快就拒绝了，因为我们还没搞清楚法律陷阱是什么。然后，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版了《伊拉克战争日记》，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磁带暂停]

注释

231.杰弗里·米勒（Geoffrey 米勒）是美国陆军少将，曾指挥美国在关塔那摩湾（关塔那摩）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拘留设施。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于 2001 年至 2006 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此前曾于 1975 年至 1977 年担任国防部长）。

232.“德尔塔营标准作业程序”，维基解密，2007 年 11 月 7 日，archive.today/P9HMH

另见 朱利安·阿桑奇, Daniel Mathews 与 Emi Maclean、Marc Falkoff、Rebecca Dick 和 Beth Gilson（人身保护律师）合著，“关塔那摩湾 SOP 手册的变化（2003-2004 年）”，维基解密，2007 年 12 月 3 日，archive.today/b3A1g。

233.煤面“指的是最靠近前线的人。它最初是指从矿井工作面取煤的矿工。

234.万湖会议是纳粹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会上协调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数百万德占欧洲的犹太人在集中营中被灭绝。

235.平庸之恶”一语出自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耶路撒冷》中的艾希曼：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耶路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的报告》（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的论述。该短语指的是系统化的非人道中经常出现的不假思索的平庸性，似乎源于抽象、间接、习惯化或其他正常化过程。

236.这指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密码战争”。当密码朋克活动家开始传播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这种强大的密码工具时，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阻止密码工具的有效使用。它将密码技术列为军火并限制其出口；它试图引入故意破解的竞争技术，以便执法和情报机构可以随时解密信息；它还试图引入备受争议的“密钥托管”计划。在世纪之交后的一段短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努力已被全面挫败。然而，“第二场密码战争”现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通过立法、技术和秘密手段，试图为密码学的使用设置后门或以其他方式将其边缘化。

237.附带谋杀是维基解密发布的一段视频，展示了美军直升机在伊拉克滥杀平民的画面，其中包括两名路透社记者。截至编写本报告时，YouTube 上的观看次数已超过 1 400 万次。“附带谋杀”维基解密- 维基解密- 伊拉克”（视频），2010 年 4 月 3 日上传，youtu.be/5rXPrfnU3G0

238.2010 年 7 月报告的数字为 854 000。见 Dana Priest、William M. Arkin，“一个隐秘的世界，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华盛顿邮报》，2010 年 7 月 19 日，archive.today/3C0wq。

到 2014 年，这一数字已增至 150 万。见 Brian Fung，“510 万美国人拥有安全许可。这比挪威全国人口还多”，《华盛顿邮报》，2014 年 3 月 24 日，archive.today/46So6

239.2011 年谈话时，250 万是 2009 年政府问责局报告中的最新数字。见 Steven Aftergood，“超过 240 万人持有安全许可”，《保密新闻》，2009 年 7 月 29 日，archive.today/kThm8。

然而，到 2011 年 9 月，又出现了新的数字，将这一数字提高到 420 万。见史蒂文-阿弗特古德，《安全审查数量飙升》，《保密新闻》，2011 年 9 月 20 日，archive.today/Hw6x2。

截至 2014 年，这一数字已升至 510 万，成为州中之州，人口超过挪威。见 Brian Fung，“510 万美国人拥有安全许可。这比挪威全国人口还多”，《华盛顿邮报》，2014 年 3 月 24 日，archive.today/46So6

240.例如，《纽约时报》吹嘘白宫“感谢我们对文件的精心处理”。“战争日志文章”，《纽约时报》，2010 年 7 月 25 日，archive.today/a2lVO

241.大赦国际 2011 年报告：世界人权状况》（报告），大赦国际，2011 年 5 月，第 xiv-xvi 页，is.gd/C4JNVP。

另见“维基解密：第 1 集（纪录片），BBC，2012 年 3 月 21 日首播，archive.today/pKuQZ。为代替文字稿，节目字幕可从 Amara 获取：archive.today/uak1V

另见“Deconstructing Tunileaks：丹佛大学罗布-普林斯教授访谈录”，Nawaat，2010 年 12 月 20 日，archive.today/5TiD4

另见 Lina Ben Mhenni，“突尼斯：维基解密继续审查Cables Make the Rounds”，Global Voices Advocacy，2010 年 12 月 7 日，archive.today/MW9aR

242.“莫伊总统领导下的肯尼亚掠夺”，维基解密，2007 年 8 月 30 日，2007 年 9 月 9 日更新，archive.today/JdHZ4

另见“2007 年肯尼亚总统选举”，维基百科，archive.today/TEj60

另见“2007-08 肯尼亚危机”，维基百科，archive.today/Rgg1g

另见“肯尼亚的腐败”，维基百科，archive.today/b7ve8

另见 Xan Rice，“肯尼亚的掠夺”，《卫报》，2007 年 8 月 31 日，archive.today/VR7V1

另见 Nick Wadhams，“肯尼亚总统莫伊的‘腐败’暴露无遗”，《电讯报》，2007 年 9 月 1 日，archive.today/KxkB1。

另见 Barney Jopson，“聚焦肯尼亚的贪污腐败”，《金融时报》，2007 年 8 月 31 日，archive.today/k2t0i。

243. 维基解密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为营造自由化的出版环境而努力。除了切实展示言论自由，维基解密最显著的贡献是发布互联网审查黑名单，以及在冰岛现代媒体倡议中担任创始顾问。参见“互联网审查”，维基解密，archive.today/EfZ6g

另见 朱利安·阿桑奇，“维基解密编辑：为什么我对冰岛的新闻计划感到兴奋”，《卫报》，2010 年 2 月 15 日，archive.today/lK3u2

另见 Chris Vallance，“维基解密和冰岛议员提议设立‘新闻避风港’”，BBC，2010 年 2 月 12 日，archive.today/cOjgM

另请参见国际现代传媒研究所：www.immi.is。

244. 瑞士宝盛银行是瑞士最大的私人银行集团。2008 年，维基解密张贴文件，揭露与瑞士宝盛银行有关联的个人和公司大规模逃税，涉及在开曼群岛开设的信托账户。作为回应，该银行集团向维基解密的加利福尼亚域名注册商 Dynadot 申请了法院禁令。加利福尼亚州的域名注册商。此举激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在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出版商联盟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书状后，禁令很快被推翻。瑞士宝盛银行最终撤诉。参见 Bank Julius Baer & Co.Ltd. 等人诉维基解密等人案，JUSTIA Dockets & Filings, archive.today/BEaNB

另见“维基解密与瑞士宝盛银行之间的全部通信”，维基解密，2008 年 2 月 19 日，archive.today/3k3Lf

另见 Kim Zetter，“开曼群岛银行在美国遭到 维基解密在美国被下线——链接更新”，《连线》，2008 年 2 月 18 日，archive.today/vND8k

245. 在审查维基解密的尝试失败后不久，瑞士宝盛银行取消了原定的美国首次公开募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参见证券交易委员会，S-1 表，瑞士宝盛美洲公司，6282（主要标准行业分类代码编号），archive.today/WaUt1

另见 Christopher Condon，“Baer 将出售高达 10 亿美元的美国基金部门（更新 3）”，彭博社，2008 年 2 月 12 日，archive.today/cowj2

另见 Richard Koman，“审查维基解密的银行正准备首次公开募股”，ZDNet，2008 年 2 月 20 日，archive.today/r2rur。

246. 见新闻发布会记录稿。“五角大楼 Geoff Morrell 的国防部新闻简报”（记录稿），美国国防部，2010 年 8 月 5 日，archive.today/nHyaW

新闻发布会也可在 YouTube 上观看。“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维基解密 第 1 部分，共 4 页”（视频），2010 年 9 月 26 日上传，youtu.be/DJe_Q8XFIHI

247. 伊拉克战争日记》，维基解密，2010 年 10 月 22 日，warlogs.wikileaks.org

间章

[录音在另一个房间继续]

SM:.....越来越多地使用维基解密信息作为资料来源，有时甚至不提它是资料来源。

JA:一开始他们不会引用维基解密作为来源，现在他们会了。这样他们就更有威望底气说这是从我们这里来的。

SM: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JA:有趣吧？

SM: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JA:我给你看点好玩的你喜欢我们的口号吗？

ES:保持冷静，继续前进，哈哈。

SM:第二次世界大战

ES: 我们正在欣赏主人祖先的照片。

JA:这些是沃恩的祖先那是沃恩，我的朋友那是今年早些时候在阿富汗拍的

ES:他是记者类型的，对吧？

JA:他是个战地记者

SM:对不起，你是谁？

JA:这是房子的主人 我的朋友 沃恩-史密斯

SM:哦，对，对。我去过他的俱乐部！ [248](#))

JA:是的，他是个战地记者。虽然他最初在掷弹兵卫队服役，但后来我想他明白了，当战地记者比当军人能参加更多的战争。

SM:哈哈还有不同的这样更好这是他的家人？

JA:这些都是他的家人这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住在庄园边上的房子里。

JC:这是个军人家庭，从很久以前就有了。

JA:另一个有趣的人是那边那个人，老虎史密斯，就是那个衣领竖起来，看起来很斯文的人，他因杀死99只老虎而出名，当时这种事还被认可。拯救印第安人

JC: 所以他是拉吉的某个人物？

JA:是的这里是喜剧部分。沃恩的父亲是女王的信使。

LS:伊丽莎白

JA:他会在飞机上传递信息看到他手里的包了吗？你知道包里是什么吗？

SM:国家机密。

JA:外交电报外交电报！

[笑声]

ES:太棒了

JA:他会乘坐协和飞机，左边一个座位和右边一个座位都放满了电缆袋和快递。有时他还会带上电脑。人们会走进机舱，引导他们进去，确保他们没有被偷，其他人会在另一端等着拿走他们。

LS:他是怎么说的？

JA:他一方面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又深感欣慰，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利用了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笑声]

ES:我想问一下，你在这里六个月了？

JA:八个月

ES:这就是你的家

SM:这地方真不错

JA:我每天都要去警察局。

ES:离警察局有多远？

JA: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我经常中埋伏。最有趣的是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女人。她来到伦敦的前线俱乐部，试图让他们相信她是“维基解密”西班牙明星程序员”。

ES:哈-哈-哈

JA:当然，由于对编程一无所知 她只是说了些技术上的废话 他们就以为是真的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说“呃，你真的看不到朱利安，他在隐居”他们让她免费住了一晚她有个习惯 就是偷听别人的谈话 然后把它重新编进自己的故事里第二天“哦，我认识这个人，哦，看，那是某某”

ES:哈哈

JA:两周后我在这里 警察找上门来 他们问“你认识X吗”

“X?X是谁？”

“你的未婚妻！”

[笑声]

“不，不？”

“她整晚都待在这块地边上的房子里” “她说你要付出出租车费”

[喘气声]

我就问：“什么出租车账单？”原来，她从加泰罗尼亚来到伦敦，打了一辆黑色出租车从伦敦到这里——500 英镑；她只有 50 英镑。她让出租车司机相信，她“有钱、有名”的未婚夫会付钱，只是他们现在有点纠纷，但明天早上就会解决。然后，她去了小区边上，让他们相信她就是我的未婚妻，而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去，因为他想要他的钱。边上的人让他们俩在这里过夜。

[笑声]

SM:在什么情况下，你才会付钱让她创作？

[笑声]

ES:娱乐

SM:太有创意了，几乎令人印象深刻。

ES:我希望能照顾到你们的精力和时间。我认为，谈论一下各种假设情景会很有趣。这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贾里德和我经常这样做。有哪些可能发生的情况？你知道的，试着真正去想一想。你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演员和角色，你显然会思考，你基本上是个物理学家，对吧。你是个物理学家 对吧

JA: 那我们出去走走吧

注释

248.这里所说的俱乐部指的是前线俱乐部，它是伦敦帕丁顿地区战地记者和新闻记者最受欢迎的会员俱乐部。该俱乐部是多次维基解密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发布会的举办地。www.frontlineclub.com。

做一个维基解密并非易事

[在石头上行走]

JC:在思考“假如”场景时，将“假如”放在过去来思考实际上是有益的。就像我们坐在那里时一样，我们其中一章探讨了在未来种族灭绝背景下的干预问题，但我认为，要理解维基解密在类似情况下可能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更有用的对话是，在1994年，如果当今世界的技术阶段是当时的技术状态，而维基解密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存在，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事情会有什么不同？

JA:我只是想知道天气会不会变

JC:英国天气欢迎来到英国天气哈哈

ES:云会移动的

JA:卢旺达种族灭绝。是的，我认为如果卢旺达有互联网和电话，情况会有些不同；我认为信息会传播得更广。虽然可能不会那么多：刚果现在发生的所有坏事在西方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

[雨]

SM:这棵树真不错它能让我们保持完全干燥

JA:很好

JC: 这里有一个更大的“如果”问题。一部分是“如果”，一部分是“为什么”。比如，为什么伊朗、朝鲜或刚果等地没有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公布文件？

JA:实际上，我们已经从伊朗获得了一些材料。要完成维基解密并非易事——技术、声誉和资金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没那么容易

SM:首先，声誉并非易事。

ES:好吧，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收到大量关于非洲国家由这些邪恶独裁者统治的不良文件的匿名U盘？

JA:我们有

ES:你不认为每个人都会有动力使用你吗？难道不应该吗？

JA:我们有一些像样的非洲货东帝汶的东西也不错。还有很多像样的拉丁美洲作品。

ES:是因为这些政府没有写下那么多这些东西吗？

JA:它们的网络化程度不高。有些国家的政府语言不是英语。坦桑尼亚政府使用斯瓦希里语。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是否将维基解密视为本国的政治行为体有关。一旦我们开始做一些东帝汶的报道，就会有更多东帝汶的报道，然后就会有大量的报道，他们给我们提供素材就成了家常便饭。但他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对于俄罗斯来说，虽然我们现在有了“鲁尔泄密”，而且它做得很好，但我认为我们发布的少量材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俄罗斯的互联网领域非常活跃²⁵²。

ES:是啊，我刚去过，太神奇了。

JA:它不怎么看外面。它为什么要关注像维基解密这样的英文网站？它有自己的非营利激进记者和反对派，他们都在互联网领域，与俄罗斯电视台相比相对自由。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需要其他渠道。

在美国服务器上公布了大量俄联邦安全局文件，该服务器随即遭到黑客攻击并被删除，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强大的国家行为者发布文件并非易事。

JC: 您已经谈了很多关于名称的重要性；它一直是这次对话的一个重要主题。首先是网站上线时的首次亮相，然后是网站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或名称时的重要亮相，我们在书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JC:。

JA:不过，我们还没有正确地使用它。我们的发展速度还赶不上名字的发展速度。

JC:人们知道维基解密是什么，我在想，如果你们收到的第一批文件来自伊朗或朝鲜并被公布，世界是否会将其视为一个举报平台？

JA:确实如此！²⁵⁴在我们开始大量生产美军资料之前，全世界都是这样。早在 2007 年，我们就制作了数千页的美军资料。

ES:没人注意到

JC:真有意思

ES:因为附带损害的视频并不存在。

JA:人们注意到了关塔那摩的事情，但还没到让维基解密家喻户晓的程度。我们很快就在新闻界声名鹊起。在人权社区的技术领域，我们也很快声名鹊起。在受过互联网教育的德语和英语公众中，尤其是在加密安全领域，我们的知名度也很高。例如，从2010年初到2010年3月，在附带谋杀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筹款活动，筹到了一百万美元。对于一个概念新颖的非营利新闻团体来说，用二十美元的捐款筹集一百万美元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在附带谋杀之前，我们就这样做了。

甚至附带谋杀都没能让我们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它让我们在美国家喻户晓。到了年底，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叠加起来有趣的是，正是五角大楼对我们的攻击和瑞典性侵案，使我们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品牌，全球知名度达到 84%。

ES:真有意思。那么，假设目前的法律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接下来的几年就是.....维基解密会怎么样？对我们来说，T等于零，也就是一年后，所以我们考虑的是一年后、明年、下一年。维基解密是否会变得更大、捐赠者更多、技术含量更高？你是否会以某种方式改变它？

JA:有很多变化。我认为，我关于如何构建知识信息的想法非常重要，我们将对此进行叠加。

ES:这就是你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

JA:是的。当你拥有如此高的公众认可度时，你就有能力将相当复杂的思想理念推向更高的层次——这些理念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有机的牵引力，例如Sun公司在Java方面所做的工作。²⁵⁷ 我们可以为它们提供支持，并将它们推向市场。但我也看到，我们很难成为一个指挥型组织。你谈到了与 Novell 合作时遇到的困难，但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来说，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超级大国及其调查机构和北约其他机构的全部力量都在与我们作对、收买人心、监控通信等等。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我们人民的任何一点心理弱点，我们人民之间的任何摩擦，都可能导致那些势力将他们一网打尽。

ES:哦，从理论上讲，你甚至可以被渗透。

JA:是的。我认为，剔除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你对渗透的看法是对的。

ES:但反对你的势力会想，好吧，这是外国演员，让我们派特工进去，成为他们的一员，发现他们所有的秘密。

JA:没错，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人员进行了调查。但这极大地延缓了我们的发展，因为我们不能随便登个广告，说我们希望具备这些技能，然后到办公室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发展受到了这种方式的限制。但还有另一种领导方式，那就是通过价值观来领导，而不是通过命令和控制。当你通过价值观进行领导时，你不需要信任别人，而且采用这些价值观的人数和速度也没有限制。一切都会很快发生。就员工供应而言，这不是供应限制，而是需求限制；只要人们需要某种价值观，他们就会采用这种价值观。

ES:我明白了。我的表达方式是，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创意的力量。如果你能正确地植入理念，那么数百万人都会买账。我的看法是，你所说的更深层次的想法要么没有被理解，要么被错误的信息所打击。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一种巧妙的用词，反过来对付你，诸如此类。因此，你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我们听到你向我们提出的更深层次的论点，而不是所有这些其他力量。

JA:谎言说久了，人们就会开始相信。“释放阿富汗人是件可怕的事”——这句话传播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推翻它的努力。把精力花在做其他事情上会更好。但是，我们正在教育一大批人，让他们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价值观，了解我们的信仰。现在的情况是，这些人在世界各地、各州之间相互寻找。我们正在创建自己的人类计算

网络，他们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能够在点对点的基础上相互信任。去年开始，我们同时与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进行了大交锋。我们为为数不多的成功之一是，我们设法让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合作！

[笑声]

他们内部组织严密；他们有联系表；他们有内部邮件系统；他们有指挥和控制结构，可以分派人员和投入资源；他们有人可以花时间在我們身上。也许有 1 万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们就是我们的对手。另一方面，在我们这边，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价值观，他们传统上是完全原子化的。他们没有指挥和控制结构，无法有效地相互协调，等等。这就是起始条件，当然，当这些人在当地找到彼此时，一个组织就开始形成了。当他们发现彼此时，他们就会变得最优化——这个节点网络开始连接起来，并在理解环境、规划行动和采取行动方面变得越来越高效。我们已经制定了计划来强化这一功能。我们将利用这些由数百万个支持者组成的图形，你知道什么是模拟退火吗？

ES:号

JA:当你试图制造合金时，你需要两种不同的金属，而我们的想法是把这些金属放在一起。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后，两种不同金属的分子就会形成一种相互吸引最紧密的排列——能量最低的状态。要让他们进入这种状态可能相当困难，因为一个分子可能会与它左边的另一个分子结合在一起，但如果它与它右边的分子结合在一起，可能是最强的排列，所以它需要一脚踢开它所处的位置，进入这个新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退火。人们在制造这些合金时，会把金属熔化在一起，倒入水中，然后让它们冷却一下，再加热一下，让它们冷却一下，再加热一下；但每次加热的温度都不会太高。他们甚至可能做一些事情，比如拍打它们、撞击它们、用身体砸它们。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系统，我们将把所有这些人放入一个网络中，我们将使用模拟退火方法对该网络进行退火处理，使这一百万人之间的人类排列尽可能紧密。

ES:围绕这套原则。

JA:围绕一套原则。这就是统一体。

ES:我明白了

JA:然后，我们将拥有一个高效的计算网络——就人类计算而言，它可以观察、规划和行动。

注释

249.1994 年，在大约 100 天的时间里，胡图族屠杀了 50 万至 100 万图西族人，占卢旺达总人口的 20%。

250.例如，见“2009 年伊朗弹药工业集团各类计划和文件”，[维基解密](#)，2009 年 7 月 17 日，[archive.today/Ycl1m](#)。

另见 朱利安·阿桑奇，“伊朗核负责人神秘辞职背后可能隐藏着严重的核事故”，[维基解密](#)，2009 年 7 月 17 日，[archive.today/wCbof](#)。

251.维基解密“出版物可按国家浏览：[www.wikileaks.org/wiki/Category:Countries](#)。

有关非洲国家的例子，请参见 [维基解密](#): [archive.today/reC33](#)

有关东帝汶的例子，请参见 [维基解密](#): [archive.today/vQtYO](#)

252.RuLeaks: [www.ruleaks.net](#)

253.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联邦的联邦安全局，是克格勃的继承者。

254. [维基解密](#)“2006 年的第一批出版物来自索马里，涉及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这次泄密事件的部分文件来自中国。参见 [维基解密](#): [archive.today/ewGbU](#)

另见“索马里内部和伊斯兰法院联盟”，[维基解密](#)，[archive.today/emqVb](#)

255.参见 [维基解密](#)“2007 年出版物清单：[archive.today/zER02](#)

256.根据益普索 2011 年 4 月的一项研究，美国的知名度实际上为 81%。全球知名度为 79%，澳大利亚的知名度高达 92%。参见 "益普索全球咨询：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益普索，2011 年 4 月 26 日，archive.today/BnV1S

257.从1983年到1997年，埃里克·施密特在Sun Microsystems公司工作，担任首席技术官和公司执行官，领导Java编程语言的项目开发。

258.在 2002 年受聘于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执掌谷歌之前，埃里克·施密特是 Novell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全面出版

ES:我认为，关于维基解密的另一个批评意见是：根据报道，你们在编辑敏感信息时非常谨慎。据我所知，这其中有一个编辑过程，由于文件非常复杂，有人不得不建立一个专门的搜索引擎，与主流媒体之间也有一个相当长的审查期，等等。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现在，想象一下另一个人，不是你，他没有同样的价值观，但拥有同样的技术，因为技术显然是可以复制的——如果他们比你多，会发生什么？或者一个他们，一个你？

JA:那么，谁对维基解密负责呢？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人们如何看待我们是否坚持了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是否背叛了我们的价值观？也许人们不喜欢我们的价值观，也许他们喜欢。人类经济生态系统如何约束我们或鼓励我们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

消息来源是用脚说话的。如果消息来源相信我们会保护他们，相信我们的材料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就会把材料交给我们，而不是交给别人。因此，这也是我们受消息来源市场约束的一种方式。

ES:因此，这基本上是一种选择偏差。

JA:问题是，信息来源是否可以选择不采取任何危害最小化程序就发表文章的小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了解我们采用危害最小化程序的主要原因。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发布的材料有可能因披露而产生危害。这种情况非常罕见。相反，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行为，我们的反对者很可能会投机取巧，试图转移对我们所公布的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注意力，转而谈论是否存在潜在的危害，从而谈论这种公布是否虚伪——鉴于我们想要促进正义——以及该组织是否虚伪。因此，我们所采用的许多程序并不仅仅是为了尽量减少可能被材料点名的人所面临的风险，而是为了尽量减少机会主义者在材料发布后降低其影响力的风险。因此，我们所做的“影响准则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为了防止对我们发布的内容进行这类攻击。从这一点来看，情报来源会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准则降低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永久性地编辑任何内容。我们只做延迟编辑。因此，我们会延迟，直到安全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发布信息。

ES: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你编辑的东西最终都会被公开？

JA:是的。

LS:实际上，这是个不同的问题，与你的问题不同，你的问题是，如果同样的过程和技术陷入——

JA:是的，我正打算这么做。我们还有其他各种项目，要把我们的投稿系统联合给第三方。我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感到不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滑坡。我已经说过，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将危害降到最低，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阻止人们通过夸大风险来分散对材料重要部分的注意力。

JC:这是一个务实的决定战略决策

JA:这是一个务实的战术决定，目的是保持 准则um 的影响力，而不是分散注意力。但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进行一种相当危险的妥协，尽管其程度远不及报纸。我们与他们进行了合作，发现其中一些报纸的做法实在令人震惊。我们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分析了他们的删节与实际需要删节的内容，结果非常有趣。

ES:因此，在哪些内容需要删节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JA:卫报》编辑了三分之二有关保加利亚犯罪活动的电报。它删除了所有渗透进保加利亚政府的黑手党成员的名字。它删除了对哈萨克斯坦精英的描述，该描述称哈萨克斯坦精英普遍腐败——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泛泛而谈。它删除了对一家在哈萨克斯坦运营的意大利能源公司腐败的描述。因此，他们编辑了可能被不公平地置于危险境地的人姓名，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这也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他们编辑了个别黑手党成员的姓名，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在伦敦被起诉诽谤。他们删去了对一个社会阶层腐败的描述。他们删去了对个别公司腐败的描述，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让自己承担任何风险。爱尔兰独立报》也是如此，尽管它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记者们也完全站在一边，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全面自我审查，他们不承认这样做，也不透露他们这样做的事实。维基解密不想走这条路。我相信所有这些机构一开始都会说“不，我们只做这些小的删节”然后经济学开始发挥作用 他们就会想“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最后就形成了自我审查制度而且这样做很尴尬，为什么要告诉公众你在这样做呢？如果你不告诉公众你在这么做，那么每次都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如果我们看看电子邮件，没有人会审查电子邮件。看看给你祖母打的电话——是否有一个审查员坐在电话线上，判断你是否要对你祖母说一些不好的话，然后把它删掉？当然不会。邮政系统——会有人拆开信封看你是否在寄一些不好的东西吗？YouTube——在视频发布之前，有人坐在那里审查每一个视频吗？

ES:让我给你一个技术性的答案，确保你知道。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份提交，所以如果有问题，基本上都是由群众来标记的。

JA:是的，但出版后？

ES:出版后。

JA: 因此，它一经发布，人们就可能 获得副本 并四处传播。

ES: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了麻烦，因为各方面都希望我们能进行出版前审查。但每分钟都有 48 小时的 YouTube 视频涌入，我们无法机械地进行审核。因此，如果有人发布了错误的、邪恶的或违反法律的内容，从发布到根据我们的政策进行进一步审查之间会有一段间隔，希望时间不会太长。而这些政策在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

JA:是的。

LS:不过，把东西拿下来的标准还真高。这不仅仅是事实上的错误。

ES:但根据这些商业网站的运作方式，我们可以决定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我们有一套标准，你可以看到，也可以读到。我们需要某些类型的视频，不需要其他类型的视频，而且你不能侵犯版权等等。

JA:我比较喜欢 附带谋杀 的遭遇。附带谋杀立刻被我们的对手标记为评分超过 18 分，因此如果不登录，就无法直接在 YouTube 上观看，但如果是嵌入式的，就可以正常观看。我对此的解释是，当有嵌入时，别人的品牌就会出现在这该死的东西上；而当没有嵌入时，谷歌的品牌就会出现在上面！[265](#))

[笑声]

ES:在不了解具体细节的情况下，我只能告诉你，系统会对发布后的反馈做出回应。在 YouTube 上曾发生过几起评级诈骗案，贾里德发布了一份文件，然后人们决定将他降级。于是他们会给他很多负面评价，因为他受到了攻击，于是他的排名变得不公平地低于他真正应该得到的排名。因此，这些系统是可以被压力集团操纵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是一个常数。

JC:有时是政权所为——有些专制政权会将活动人士发布的内容标记为不恰当。

JA:我们发布的内容都被标记过；反科学论者也有同样的遭遇。我想有 5000 个山达基视频被从 YouTube 上删除，因为某个律师发誓说这些视频都是他的版权。

因为我们处理的几乎是纯粹的政治材料——我不是指党派政治，我是指权力是如何下放的——此时此刻，我们受到了如此严格的审查，以至于如果我们转而采用先发布、后拉动的模式，他们会说：“哦，那就太晚了！”“哦，那就太晚了！”“你已经把它放出去了，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副本！”

ES:您的模型不同。您需要人类编辑。

JA: 不过，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意味着，就可扩展性而言，我们很难做到。因此，我们才有了这个新的联合系统，将编辑工作联合给各个非营利组织等。

ES:但从根本上说，你是在外包人类的判断能力，因为今天不可能编写计算机算法来替你完成这项工作。

JA:不经审核就发表论文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实际上，发表前的审核问题非常严重，是一个更大、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你会选择不经审核就发表。

ES:我们也很感兴趣。这说明，从根本上说，你们更倾向于.....。你们如此关注人类的判断和偏见的可能性 ——

[风干扰期]

JA:我们会要求消息来源这样做。我们会让提供材料的人承担责任“你可以对发给我们的材料做出判断”“但你发给我们的所有材料 我们都会发表”“否则，我们就会受到损害，一旦其他人了解到我们有一个杠杆来决定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可以发表，他们就会试图抓住这个杠杆。

JC:实际上,我还有一个后续问题。同样,我们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待这本书的方方面面,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现在有一定量的内容,Twitter也曾一度只有这么多内容,到了一定程度,确实会变得不堪重负,如果你把所有发送的内容都发布出去,到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混合物,会不会有这么多内容被操纵,以至于基本上淹没了合法的内容——JC:.

JA:被篡改的内容永远不会是问题所在,尽管我们目前拥有完美的记录。但被篡改的内容永远只是微不足道的材料。原因在于,篡改内容需要付出经济代价。要做好这项工作,你需要一个比创建原始文件的人更聪明、更有见识的人。而且,如果要公开整个文件,就不能像新闻报道那样,只给记者提供经过篡改的内容。你必须用这些材料欺骗你的所有对手和世界上的所有人;这要难得多。同时,每个组织的活动都会产生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和内部记录,因此所有这些记录都是免费提供的。合法的内容永远比篡改的内容多。问题在于,少量被篡改的内容会使大量未被篡改的内容贬值。

ES:我能在一点上与你意见相左吗?我从根本上相信,由于复杂性压倒了知识,虚假信息变得如此容易生成,因此在未来十年内,建立虚假信息生成系统符合人们的利益。企业、营销、政府等等都是如此。这让合法记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对吗?你刚才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信任问题,我认为这大致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排名问题。排名基于信任和其他算法,结论是一样的。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事实正确的信息总是多于少量被操纵的信息,这并不正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会产生大量虚假信息²⁶⁷)。你很清楚计算机撰写论文的项目。

JA:是的,我见过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会被这些东西淹没,但这从未发生过。如果你把那些疯子排除在外,他们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十二年前的一个花园派对上,他和前妻说话时,两人中间夹着一盆植物,前妻告诉他,他是反基督者,而他也明白这是真的.....

[笑声]

如果剔除这些案件(我们也接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件),真正的诈骗未遂案大约有 20 起。这太不寻常了,几乎没有。

ES:不,但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这是一个关于利他主义和善的声明,而实际操作所需的步骤足够困难,你必须要有相当坏的意图。这样做的门槛相当高。

JA:那么最接近的是什么呢?比如股票的抽水式欺诈。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诈骗方式,他们用 GIF 制作图片,甚至在邮件中加入一些东西来躲避 OCR 识别。

ES:在谷歌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很多链接农场试图操纵我们的排名。我们发现了它们。

JA:HBGary公司是一家高科技情报承包商 美国银行要求它提交一份标书来扳倒我们²⁷⁰)我们拿到了他们的标书副本 我们不知道最终是谁接受了这份标书。报价是每月 200 万美元,他们将为此散布虚假信息、黑客攻击、针对我们的记者;他们将拥有支持我们的人的网络地图,并利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自身利益来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因此,这是有的,但虚假信息一直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相对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信息增长,虚假信息会增加。

ES:顺便说一句,这是对你我之前讨论过的问题的一个基本论据。我们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SM:也许是掰手腕?

[笑声]

JC:这实际上是最有趣的部分之一。整个对话都很吸引人,但最后一段真的很吸引人,因为它涉及到埃里克、我和斯科特是如何思考这些章节的。这就好比,想象一下十年后,或者想象一下十五年后。为了论证的目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十年后,不仅仅是一大群人制造假文件、大规模生产假文件和大规模分发假文件非常容易。让我们假设单个人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平台拥有这种能力。

JA:不会有 朱利安·阿桑奇 说这是真的,也不会有谁说这是真的。

ES:朱利安]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论点。他是说,人类并不是这样组织起来的。由于存在着足够多的障碍,所以道德选择(如果你愿意的话),即我采取行动去做所有这些事情,往往会限制其数量,因为否则的话,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JC:那么,让我们假定有一个政府,它有可能采取行动。

JA:他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些。五角大楼的战略传播宣传部门每年耗资约 60 亿美元。

SM: 但有人通过你做过吗？换句话说，政府与政府之间使用维基解密作为 洗钱。

JA:只要是真实的，我们就不在乎。只要是真实的信息，我们不在乎它来自何方。让人们带着真相去战斗，当尸体被清理后，到处都会是真相的子弹，这很好。

SM:不过，这确实会让你的编辑能力回到验证阶段。

JC:是的，因为这不同于只说我们会公布一切。

SM:这是一个不同的滑坡，但它仍然是一个滑坡。

JA:不，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初衷：让人们与真相抗争。

ES: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有一种选择算法，你必须想办法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合法的消息来源，而消息来源可以选择出版商。

SM:不，我明白，但这就是为什么生态学对任何无法验证的社会都有偏见。那这些人就只能靠自己了维基解密帮不了他们维基解密只会说：“等你有了好的验证系统，我们就好了。否则，祝你好运

LS:但他们是在核实文件，而不是在核实事实。

JC:不，他们是在核实消息来源。

JA:不，不，我们不核实信息来源；我们核实的是文件是否为官方文件。

LS:没错，它们是官方文件。

SM: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核实信息来源。

LS:但这也不是在验证事实，因此与真理无关。

JA:这与核实事实无关，是的。

SM:那是另一种说法哈哈这是关于核实文件，而不是核实真相！

JC:这又回到了噪音的论点，对吗？不只是在革命的背景下，技术才会产生噪音。未来，他们将面临更多的噪音，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喜欢真实而非虚构，而在于他们能否发现真相，并从虚构中分辨出来。

ES:但这才是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JA:我们公布了收到的所有有趣的伪造文件。我们公布说它们是假的。

JC:比如，维基赝品？

JA:但数量并不多，不值得费心。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赝品；在元层面上，它们是真正的赝品。

ES:它们本身就很有趣，不是吗？

JA:其本身就非常有趣。其中一次是试图影响肯尼亚大选，称反对党与伊斯兰少数民族签署了秘密协议，要在肯尼亚全国推行伊斯兰教法。这听起来很荒唐，但实际上是精心策划的。

JC:那么，您如何知道它们是否是赝品呢？

JA: 那是一份精心制作的文件 我们检查了签名 找到了真签名 真不容易啊 通常这并不难

JC:但这需要人力资本，不是吗？

JA:是的。通常是有人犯了基本错误。把赝品寄给我们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我们很擅长检测赝品，而且我们会公开整个文件。那么，你为什么 not 把它交给报纸呢，因为他们不会公开文件，而且报纸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样更容易克服这些问题。

你说的这个更大的问题是，假设你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验证器。认证很难。我们无法对我们收到的大量材料进行认证。因此，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建立一个庞大的网络，让信息在其中流动，不同的人人在信息流动时添加他们的认证。它将分配和委托这项任务。这可能会成功。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匿名发布，而你又没有验证者呢？会发生什么呢？首先，你将拥有一个完全扁平的结构。比方说，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哈希值或其他方式来处理的。所以根本没有结构，只有这个文档、那个文档、那个文档等等。这样一来，就会有一些人为了扩大影响力，制造出到处都是垃圾的机器人。但这些都与任何结构无关。那么，人们是如何获取信息的呢？他们会从朋友那里听说，然后去看吗？他们会把它链接到自己的网页上吗？

ES:它会创建某种影响图。

JA:是的，你可以通过某种影响力图谱来获取信息。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充斥大量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在影响力图谱上充斥大量信息。这是两码事。

ES:但这就是现代排名的故事。网络上充斥着垃圾邮件，但由于影响力和链接结构等原因，垃圾邮件的排名很靠后。太阳快出来了，我想我们应该看看能否结束讨论。

注释

259.有关示例，请参见 cabledrum 网站：www.cabledrum.net/pages/censorship.php。

cables.mrkva.eu和cablegatesearch.net都提供了将经过编辑的电报版本与完整版本进行比较的绝佳方法，以便了解维基解密'媒体合作伙伴编辑了哪些内容。

260.在这个例子中，原始电报有 5 226 个字。《卫报》发表的编辑版仅有 1,406 字。原始电报参见规范编号：05SOFIA1207_a，美国外交公共图书馆，维基解密，archive.today/ryqvN

《卫报》编辑版本见：“美国大使馆电报：保加利亚的有组织犯罪”，《卫报》，2010 年 12 月 1 日，archive.today/faYa6

有关根据该电报撰写的《卫报》新闻报道，请参阅：“维基解密电报：俄罗斯政府‘利用黑手党从事肮脏勾当’”，《卫报》，2010 年 12 月 1 日，archive.today/WYKEe

在密电门 (Cablegate) 搜索网站上可以直观地看到删节的范围，该网站显示了修订历史，删节部分用粉红色阴影标出：archive.today/rdVYI

维基解密'讨论了保加利亚的这个例子。保加利亚媒体合作伙伴 Bivol 在“索非亚未经编辑的电报显示有组织犯罪对国家的全面入侵（更新：电报对比）”，WL Central，2011 年 3 月 18 日，archive.today/kmvLt

另见“《卫报》：编辑、审查还是撒谎？WL Central，2012 年 3 月 19 日，archive.today/YR3VN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 WL Central 的两篇报道下面，还有《卫报》记者大卫·利 (David Leigh) 的评论和回应。

261.电报原件见，规范编号：10ASTANA72_a，美国外交公共图书馆，维基解密，archive.today/VSyHl。

《卫报》编辑版本见：“美国大使馆电报：哈萨克斯坦——四巨头”，《卫报》，2010 年 11 月 29 日，archive.today/O08ut

在密电门 (Cablegate) 搜索网站上可以直观地看到删节，该网站显示了修订历史，删节部分用粉红色阴影标出：archive.today/Nm1k4

262.维基解密和Sixteen Films联合制作的纪录片《Mediastan》（2013年）收录了对《卫报》编辑Alan Rusbridger的采访，其中Rusbridger深入探讨了《卫报》自我审查的原因。该片段可在 YouTube 上观看。“Mediastan：Rushbridger [原文如此]摘录”（视频），2013 年 10 月 11 日上传，youtu.be/ZNgFDFibit0

263.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和更具体的例子，请参阅朱利安·阿桑奇与 Jacob Appelbaum、Andy Müller-Maguhn 和 Jérémie Zimmermann 合著的《《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OR Books, 2012 年），第 121-122 页。

264.YouTube 视频可以嵌入网站，这样就可以直接在该网站上观看，而无需转到 YouTube。

265.YouTube 为 谷歌 所有。

266.“YouTube 上反科学视频的大规模下架”，电子前沿基金会，2008 年 9 月 5 日，archive.today/fQ1Do

267."AI "代表 "人工智能"。

268."抽水抛售 "骗局是一种典型的股市骗局，骗子购买流动性低的股票，然后 "抽水"——制造股票即将上涨的谣言。如果成功，许多人购买股票，股价被推高，这时骗子就会 "抛售 "股票，在股价跌回正常价位之前以虚高的价格全部卖出。

269."OCR "是 "光学字符识别 "的缩写，是一种将文本图像（如扫描图像）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字符的方法。

电子邮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垃圾邮件，为骗子提供了新的 "抽水 "方式。为了避开垃圾邮件过滤器对股票相关关键词的过滤，骗子们将垃圾邮件以 GIF 图像文件的形式发送，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让使用 OCR 技术的机器无法读取，但仍能让预定的人类受害者读取。

270.有关 HBGary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 205 页。

271.美联社的一项调查发现，2004 年至 2009 年间，美国军方用于 "赢得人心 "的资金增长了 63%，达到 47 亿美元。国防部的公关、广告和征兵人员多达 2.7 万名，当时几乎与整个国务院的员工人数相当。那一年，仅一个项目就试图将 10,000 多名有影响力的公关人员推向媒体，其中包括 5,400 份新闻稿、3,000 份电视稿和 1,600 次采访。见《五角大楼斥资数十亿公关引导世界舆论》，福克斯新闻，2009 年 2 月 5 日，archive.today/30Npv

272."拉伊拉-奥廷加与穆斯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维基解密，2007 年 11 月 14 日，archive.today/giXkU

过程即终局

JC:我们走着走着，我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我一路上一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斯科特谈到了围绕这一切发展起来的亚文化，这是我们在书中要探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亚文化创造了需求，从而导致技术的产生，还是技术事实上创造了亚文化？这是一个有趣的因果论证。

JA:你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这一点，但我认为技术允许亚文化的产生。一旦你拥有了一大群可以自由交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年轻人，文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文化源于经验，源于与其他文化的协调，源于记录在案的东西，但也源于年轻人的天性——他们渴望找到盟友和朋友，渴望分享过程，渴望从老人手中夺走权力！

LS:哈 -哈 -哈

SM: 老年人如此缺乏创造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ES: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同意这一点。

SM:我也是这么说的

ES:我认为你的部分思想论点是，在你使用的斯坦福模式中，你一开始拥有人类价值，然后它们被地位模式收编，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的不是你的——你被迫进入这个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激励制度和约束条件会把你关进这个盒子里。

JA:没错不同的系统会促进不同的财富传递或价值观传播方式，或使某些类型的群体认知比其他类型更有效率。

ES:没错你的论点是，如果有足够多的新群体被你识别出来，这实际上是这些复杂系统的一个总结性变化。

JA:没错。我们是否也会发生某种状态变化，这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革命是一种大的状态变化；一切都处于一种状态，然后坍塌到另一种状态。这些转变发生得非常快。我们是否会有一场更广泛的、普遍的、全球化的文化变革，也会有这种快速的转变，这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是可能的。

ES:是啊我学到的一件事是，由于全球化，一切都相互关联，所以事情发生得很快。以前可不是这样。

JA:信息、金钱和财富全球化的最大问题在于，你可以做个混蛋，把钱转移到其他地方。快速电子转账、快速财富流动、快速签订合同（这也是财富流动的一种）——这些都助长了机会主义。因为如果金钱的流动速度超过了政治制裁的速度，那么你就可以不断地让金钱在这个系统中流动，并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让它变得越来越强大，等到道德愤怒来阻止它的时候，为时已晚，它已经消失了。所以，现在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事情就是政治制裁……。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政治”一词是澳大利亚人的用法，与政党政治无关。

SM:哦，那是澳大利亚人吗？

ES:政治体。

JA:是的，政治体。现在，政治制裁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可能和金钱一样快。但在复杂的结构安排中，进行转账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SM: 你还会想别的问题吗，埃里克？你开始变得像科伦坡了 朱利安艾米·古德曼你一直都很慷慨地给我时间

JC:非常感谢。

LS:您有手链吗？

JA:我有，我的腿上有有个镣铐

LS:一个手铐

ES:而且，只是出于好奇，当你准备下一个法庭的时候，不幸的是，法律团队每天都会过来探视吗？

JA:他们不可能每天都从伦敦过来每天要跑八个小时的路事实上，我刚刚解雇了我以前的律师团的一部分成员

ES:我刚看到了你经常打电话吗？

JA:他们在承诺不收费后，又在从伦敦开出的火车上收取每小时 730 英镑的费用。

ES:我明白了

JA:我对此相当不满。

ES:但到最后，您是否基本上每天都有访客？还是说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JA: 我的员工等等。

ES:是的

JA:每周都有更多有趣的访客

ES:好吧，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笑声]

JA:我们不介意谷歌泄密，我想这可能是《爱国者法案》的所有请求。

ES:这是违法的。

[紧张的笑声]

JA:这取决于管辖权...!

[嗤笑]

ES:我们是美国

JA:还有更高的法律第一修正案

ES: 不，实际上我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对爱国者一号和爱国者二号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因为它们不透明，因为法官的命令被隐藏了，等等等等。 答案是，美国法律对谷歌有明确规定。 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将是违法的。

JA:我们正在和推特打官司我们已经举行了三次庭审，试图获得其他公司的名称，这些公司都履行了美国大陪审团的传票。Twitter 拒绝接受传票，我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才知道了这件事。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被告知有传票。我没有被告知，但其他三个人被告知了。

SM:这是关于你，关于维基解密吗？

JA:是的，我个人。但我们知道至少还有其他四家公司。

ES:我当然可以将您的请求转达给我们的总法律顾问。

JA:让他们争辩说应该告诉我们。

ES:因此，您的具体要求是 谷歌 合法地论证——

JA:是的。

ES:作为一个组织，维基解密应了解——

JA:或任何个人。

ES:-或个人（如果他们在外国情报监视法中被点名）[277](#))

JA:是的。

ES: 好的，我会转告的。

JA:太好了

ES: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JA:告诉他们把其他人的也都带回来。

[笑声]

ES:我们还是先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吧，还是让朱利安回到帝国的实际管理上吧。另一件事是，在管理维基解密方面，我一直在问问题，我只是很好奇，管理维基解密，你有能力吗？你有员工，所以你必须和他们谈谈。

JA:是的。

ES:给他们打电话？我想你可以发邮件之类的，不是吗？

JA:我不使用电子邮件。

ES:因为它被窃听了？

JA:这太危险了。加密电子邮件可能更糟，因为它是端点攻击的标志。就好像，攻击那个端点，攻击那个端点，那就是加密电子邮件。但我们确实有加密手机。遗憾的是，加密手机并非在所有国家都能使用，但短信在所有国家都能使用。

ES:您与工作人员交谈时，通常是通过电话还是当面进行？

JA:一般都是本人 我现在得装成奥萨马-本-拉登了

JC:工作人员有多大，朱利安？

JA:大约二十个

ES:不过，如果让我来描述的话，大致是这样的：有人来访，你小心翼翼地使用技术来管理事情，你很清楚有人在监视你，诸如此类。

JA:是的。

ES:我从阅读中了解到，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JA:这种情况至少已经存在了一年零……。2008 年初，我们的一名早期密码专家在卢森堡的一个停车场遭到英国情报机构的伏击，那是第一次具体的——。

ES:他们做了什么？

JA:他们跟着他去了一家超市，当他从超市出来时，他们就在车旁等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漂亮的手表，穿着一双好鞋，自信满满，身材高大，操着英国口音——詹姆斯-邦德。非常刻板的人物。他开始询问关于维基解密和我的事情，并告诉他，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对他有好处。但这显然是一种威胁——那是一个超市停车场。他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这样做。他是在超市的停车场这样做的。

LS:他是否自称是英国情报人员？

JA:不 我们的男人走了 说他对男人不感兴趣

[笑声]

LS: 如何知道自己是否中奖？

JA:如果我赢了？如果我们赢了？

JC:丽莎提出了今天最棒的问题。

ES:如何知道自己是否中奖？

JA:这种事情不可能赢。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持续奋斗。当然，我们也赢得了许多个人的战斗，但撒谎、欺骗和欺瞒是人类的天性。不撒谎、不欺骗、不欺瞒的人组成的有组织的群体会找到彼此并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有这种气质，他们更有效率，因为他们不撒谎、不欺骗、不互相欺骗。这是机会主义者与合作者之间非常古老的斗争。我认为这种

情况不会消失。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一些重大进展，也许正是取得这些进展和参与这场斗争对人们有好处。这个过程是最终游戏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为了最终到达某个地方；相反，让人们感到参与这种斗争是值得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对人们来说是值得的。

SM: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精神结局

[笑声]

LS:我们怎样才能把你录音的开头部分转录下来，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JA:我现在就给你，这样可能最安全。

LS: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们把它誊写好再寄给你？能用快递吗？

JA:是的。

LS:这……安全吗？

[录音结束]

注释

273.这可以追溯到 1971 年斯坦福大学关于文化的讨论。

274."EFT "是 "电子资金转账 "的缩写。

275.相关内容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 205 页。

276.有关 "Twitter 传票案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 205 页。

277.在这个具体例子中，"a FISA "是 "一项 FISA 请求 "的简称，换句话说，是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对电子记录提出的合法请求。"FISA "是 "外国情报监视法"（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的缩写，是一部授权进行电子和实体监视的美国法律。有关《外国情报监视法》的最佳概述，请参阅 "Surveillance Under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FISA)"，电子前线基金会，archive.today/ibU4C。

278.相关内容请参见"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第 205 页。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读者可能有兴趣了解维基解密及其所代表的事业最终在《新数字时代》中是如何体现的，以便与原始材料进行比较。

提起维基解密——美国国务院圈子里的某种禁忌——施密特和科恩觉得有必要道歉。他们解释说，“撇开我们的……立场不谈”，“我们必须考虑到自由信息活动家将来可能会做的事情，因此，阿桑奇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他们自己认为，“提高所有事情的透明度，[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安全和自由的世界”是“一种危险的模式”：“各国政府都有相应的制度和有价值的规定，尽管这些制度和规定并不完善，但仍应继续约束谁来决定哪些内容属于机密，哪些不属于机密”⁽²⁷⁹⁾。

在适当地安抚了听众之后，他们继续彬彬有礼、高屋建瓴地总结道。他们讲述了我的观点，即人类文明是建立在我们的知识记录之上的，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扩大知识记录的规模，使其便于搜索和抵制审查。它们描述了维基解密的一个理论基础——泄露信息只会损害那些从事公众不支持的行为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如果想保持高效率，就必须提供这些罪证材料。它们还解释了我对通过复杂性进行审查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极其复杂的安排，例如在离岸金融部门看到的安排，表面上是开放的，但却完全无法穿透。

总结完毕，作者接着利用维基解密为自己定位。他们轻快地总结道，“阿桑奇这样的人和维基解密这样的组织将很好地利用未来十年的一些变化”⁽²⁸⁰⁾，这是“不幸的”。

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不幸的？施密特和科恩又回到了2010年五角大楼的一个名不副实的论点：“维基解密上发布的信息危及生命”⁽²⁸¹⁾。文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无论如何，无条件地提及风险在知识上都是无效的——但有一个脚注。遗憾的是，任何希望找到这一指控来源的人都会失望。“脚注指出：“至少，维基解密这样的平台和贩卖从政府窃取的机密资料的黑客组织会助长或鼓励间谍活动”⁽²⁸²⁾。

当然，间谍活动与“危及生命”是两码事——一项松散的指控又增加了另一项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维基解密“促成”了间谍活动。但也没有证据表明维基解密“促成”了间谍活动。虽然将出版等同于私下向国家出售机密是不连贯的，但施密特和科恩就是这么做的。

援引间谍罪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在被以创造性地应用间谍罪指控定罪后，正在监狱服刑 35 年。在对她的审判中，检方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将我卷入这些同样的间谍指控中，同时将举报和出版都定为犯罪。

施密特和科恩问他们的读者：“为什么是朱利安·阿桑奇，具体来说，谁能决定哪些信息与公共利益相关？”以及“如果做出此类决定的人愿意接受因其披露信息而对无辜者造成无可争议的伤害，会发生什么？”⁽²⁸³⁾。但是，作者对“伤害”的指责甚至与美国政府也不一致。美国反情报官员罗伯特·卡尔准将（Brigadier General Robert Carr）在曼宁案的审判中被迫宣誓承认，尽管进行了彻底的、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搜索，但没有发现任何个人因维基解密发布信息而受到人身伤害的事例。2010 年 10 月，喀布尔的一名北约高级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没有一例阿富汗人因为泄密事件而需要保护或转移”⁽²⁸⁵⁾。

如果施密特和科恩认为“朱利安·阿桑奇”不应该具体决定哪些信息与公众相关，那么应该由谁来决定呢？在大多数社会中，这种判断是出版商和记者的工作，他们理应独立于政府。也许施密特和科恩确实相信新闻业，但“特别”不相信维基解密出版的新闻业。唉，没有。

他们心目中决定谁应该出版什么的机构是国家。

他们告诉我们，举报出版商需要“监督”才能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至于由谁来进行监督，他们建议“由一个中央机构来促进信息的发布”⁽²⁸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也没有讨论这种极权主义愿景的明显危险。

在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出现之前，施密特和科恩就曾撰文推测，未来泄密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政府和企业“现在已经意识到缺乏网络安全所带来的风险”⁽²⁸⁷⁾。他们扪心自问，类似维基解密的不可审查的出版商是否会大量涌现——这是一个“令人信服而又可怕的想法”——并决定在西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上网时会“经历自己版本的维基解密现象”。

“作者解释说：“不能持续吸引高层泄密者的组织将失去关注和资金，并在此过程中缓慢但肯定地萎缩。”阿桑奇从其组织的角度将这种动态描述为一种积极的动态，它对维基解密起到了制衡作用，同时也保证了他们的业务。他说：“消息来源用脚说话。我们受到市场力量的约束。”²⁸⁹)

实际上，我说的是“我们受到消息来源市场的约束”——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但这是严重的污蔑：

阿桑奇告诉我们，他进行编辑只是为了减少在经济上扼杀他的国际压力，并说他宁愿不进行编辑。

这是假的，但它很快就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中，如《外交政策》杂志在施密特和科恩的书出版前的宣传中，标题是“金钱是朱利安·阿桑奇编辑维基解密文件的唯一原因”²⁹¹)。

以下是记录的相关部分：

朱利安·阿桑奇：问题是，消息来源是否可以选择不采用危害最小化程序就发表文章的小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采用危害最小化程序的主要原因。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发布的材料有可能因披露而产生危害。这种情况非常罕见。相反，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行为，我们的反对者很可能会投机取巧，试图转移对我们所公布的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注意力，转而谈论是否存在潜在的危害，从而谈论这种公布是否虚伪——鉴于我们想要促进正义——以及该组织是否虚伪。因此，我们所采用的许多程序并不仅仅是为了尽量减少可能被材料点名的人所面临的风险，而是为了尽量减少机会主义者在材料发布后降低其影响力的风险。因此，我们所做的影响准则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为了防止对我们发布的内容进行此类攻击。从这一点来看，情报来源会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准则降低影响力。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永久性地编辑任何内容。我们只做延迟编辑。因此，我们会延迟，直到安全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发布信息。

埃里克·施密特：那么是否可以说，你编辑的东西最终都会被公开？

朱利安·阿桑奇：是的。[.....]我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感到不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滑坡。我已经说过，我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将危害降到最低，而是出于政治考虑，是为了阻止人们通过夸大风险来分散对材料重要部分的注意力。

说我编辑信息只是为了减少对维基解密或我本人的经济和国际压力，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施密特和科恩继续自问：“如果维基解密公布从委内瑞拉、朝鲜和伊朗政权窃取的机密文件，尤其是西方政府的反应会有多大不同？答案如下

考虑到奥巴马总统在其首个任期内开创的先例——对未经授权泄露美国官员机密信息的行为采取明确的“零容忍”态度——我们预计，未来的西方政府最终将对数字信息泄露行为采取一种不和谐的态度，在国外鼓励敌对国家的数字信息泄露行为，但在国内则对其进行严厉起诉”²⁹²)。

后来，作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种双重标准。尽管施密特和科恩说维基解密是“一种危险的模式”，“使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助长或鼓励间谍活动”，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地依赖维基解密发布的文件，以证明中国正在利用基础设施项目“将其足迹扩展到非洲”，并“扩大其网络影响力”²⁹³)。

在名为“恐怖主义的未来”的超现实章节中，他们又回到了维基解密，副标题是“恐怖主义黑客的崛起”。由于没有任何“恐怖主义”黑客的历史案例可供参考，他们又回到了“维基解密.....及其同情的黑客盟友”作为“一个说明性的例子”。他们提到了匿名者在“复仇阿桑奇行动”中进行的拒绝服务抗议，这是对维基解密的法外银行封锁的回应。作者没有提及，但这次抗议是在2010年末我未经指控被监禁期间进行的。三年半过去了，但对据称参与其中的青年男女，即“PayPal 14”的起诉仍在继续。

作者随后暗示，互联网上出于政治动机的直接行动属于恐怖主义范畴。虽然施密特和科恩说维基解密和匿名者组织本身都不是恐怖组织，但“有些人可能会说，从事在网上窃取和发布个人及机密信息等活动的黑客也可能是恐怖组织”。他们坚持认为，“在后9/11时代，无害黑客和危险黑客之间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²⁹⁵)他们也在忙着模糊这些界限。

随后，讨论从维基解密和匿名者转入更多关于道德恐慌的猜测，很明显，施密特和科恩是在“吃午饭”：

今天，我们听到生活在欧洲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前往阿富汗接受恐怖训练营的培训，而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相反的情况。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将前往欧洲学习如何成为网络恐怖分子。与设有步枪射击场、猴子栏和障碍训练场的训练营不同，工程训练营可能只是几个房间和几台笔记本电脑，由伦敦或巴黎的一群技术熟练、心怀不满的研究生管理。如今，恐怖分子的训练营通常可以通过卫星识别；而网络新兵训练营则与网吧无异。

斯诺登事件后的新数字时代

在爱德华-斯诺登首次披露信息后出版的“平装本后记”中，施密特和科恩再次谈到泄密问题，但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未来泄密可能性较小的观点。他们说：“总会有太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太多的信息，以至于无法阻止批量泄密……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阿桑奇和斯诺登”²⁹⁷。

作者们一向是西方乐观主义者，他们说，有关斯诺登爆料的辩论结果对西方国家是有利的：“我们相信，最终这将表明，在具有保护隐私权历史的西方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民和政府领导人将有效地调整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生活在美国的人则更加幸运，因为“即使监控工具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凭借其在确保公共安全和保护隐私之间进行平衡校准的历史……也非常适合适当地重新校准这种平衡”。尽管有种种证据表明，美国已经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监控系统，但施密特和科恩仍停留在对好国家和坏国家的二元理解上——前者“企业和政府领导人都在问责、透明和选择的文化氛围中运作”，后者则像中国一样。

科技公司自身的责任是什么？施密特和科恩提到了我的书评，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大型科技公司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有多大”，但又说这“分散了我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²⁹⁸。他们点名批评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因为他坚持认为科技公司“有‘道德义务’就其收到的请求发表更多意见”，但他们表示：“我们不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论据”。为什么？作者没有说，只是说“我们所有人——公民、公司和政府——都还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作者更愿意转而谈谈他们给美国政府带来的深刻教训，即美国政府“需要在白宫会议室为计算机科学家留出一席之地”。至于哪家互联网巨头可以把自己的专家安排在总统身边，这一点没有讨论。

现实情况是，如果按照施密特和科恩的乐观设想，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将得到“重新调整”，那么这只能归功于斯诺登先生及其“同谋”的英勇行为²⁹⁹。奇怪的是，作者抨击斯诺登在“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信息披露”问题上没有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并热衷于强调斯诺登身处俄罗斯的“讽刺意味”³⁰⁰。但他们似乎有些困惑，因为与此同时，他们声称很高兴“从那时起，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监控问题进行的对话更加有力了”³⁰¹。

读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忘记谷歌曾因参与棱镜（PRISM）间谍项目而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得资金。如果谷歌主席希望“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引发一场激烈的辩论，我们不禁要问，2011年的一个夏日，我要求他提供证据证明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为什么不以某种方式亲自发起辩论？现在有了谷歌想法。

注释

279. 埃里克·施密特和 Jared Cohen，《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John Murray，2013 年），第 39-40 页。

280. 同上，第 41 页。

281. 同上，第 163 页。

282. 同上，注 3，第 5 章，第 163 页。

283. 同上，第 42 页。

284. 埃德·皮尔金顿，“布拉德利·曼宁泄密并未导致敌军死亡，法庭听到”，《卫报》，2013 年 7 月 31 日，archive.today/IYznz

285. Adam Levine，“Gates：泄露的文件没有透露关键情报，但风险依然存在”，CNN，2010 年 10 月 17 日，archive.today/HzJxM

286. 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约翰·默里，2013 年），第 42 页。

287. 同上，第 44 页。

288. 同上，第 42 页，第 44 页。

289.同上，第 45 页。

290.同上，第 47 页。

291.约翰·赫德森，“埃里克·施密特：钱是朱利安·阿桑奇编辑维基解密文件的唯一原因，”《外交政策》，2013年4月19日，archive.today/UGU5E

292.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约翰·默里，2013 年），第 47 页。

293.同上，注 111，关于第 110 页。“联系了中国电信：维基解密电报，'主题：被扼杀的潜力：光缆登陆坦桑尼亚，来源：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大使馆，电报时间：Fri. 4 Sep 2009 04:48 UTC,'
<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9DARESSALAAM585>”

294.他们被起诉的依据正是导致互联网活动家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死亡的法律——《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简称 CFAA）。

295.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本（约翰·默里，2013 年），第 163 页。

296.同上，第 165 页。

297. 同上，“平装本后记”。

298.见“‘不作恶’的平庸”，第 53 页。

299.“同谋”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将军对协助爱德华·斯诺登的人的称呼。见 DS Wright，“General Clapper Labels Journalists Snowden's 'Accomplices'”，FireDogLake，2014 年 1 月 30 日，archive.today/91i07。

300.而不是，比如说，强调美国不是行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安全之地这一“讽刺”，或者强调欧盟因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大打折扣，以至于除俄罗斯外，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接受爱德华·斯诺登的庇护请求这一“讽刺”。

301.“平装版后记”，载于埃里克·施密特和贾里德·科恩，《新数字时代》，英国平装版（约翰·默里，2013年）。

302.Ewen MacAskill，“美国国家安全局支付数百万美元以支付科技公司的棱镜合规费用”，《卫报》，2013 年 8 月 23 日，archive.today/wNBZE。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本书有几处提到了维基解密及其出版工作最近发生的事件。对于不熟悉维基解密故事的读者来说，这些事件可能不太清楚，因此在此进行了总结。

维基解密的使命是接收举报人和受审查记者提供的信息，向公众发布，然后抵御不可避免的法律和政治攻击。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试图压制维基解密的出版物是家常便饭，而作为最后的出版商，维基解密就是要忍受这种艰难困苦。

2010 年，维基解密发表了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出版物，揭露了美国军队和政府系统性滥用官方机密的情况。这些出版物被称为附带谋杀、《战争日志》和密电门 (Cablegate)，在与埃里克·施密特讨论时仍在进行中。对此，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在协力摧毁维基解密。

维基解密大陪审团

维基解密出版物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工作人员、支持者和被指控的同伙展开了多机构刑事调查。

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支持下，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调查对朱利安·阿桑奇和其他人提出指控的可能性，包括根据1917年《间谍法》提出共谋指控。在大陪审团程序中，没有法官或辩护律师在场。美国官员表示，此次调查的“规模和性质前所未有”。

此后，美国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听取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建议，即《间谍法》可被用作针对“故意发布泄密信息”的记者的工具，这表明这种做法在美国司法系统中正被常态化³⁰⁴。

维基解密的工作人员和同事在德国受到秘密监视，后来在冰岛也是如此。2010 年 9 月，朱利安·阿桑奇在从斯德哥尔摩前往柏林的途中，三台加密的维基解密笔记本电脑在机场当局的控制下失踪，其中载有新闻资料，包括战争罪证据。2013 年，维基解密就这一事件向瑞典和德国当局提起刑事诉讼。

2011 年 8 月，六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两名美国司法部检察官乘坐私人飞机飞往冰岛，在未通知冰岛政府的情况下，开始对与维基解密调查有关的人员进行秘密审讯。冰岛政府发现这些活动后，驱逐了美国特工。他们带走了一名冰岛少年——西格德尔·索尔达森 (Sigurdur Thordarson)，并继续在丹麦对其进行审讯，同时贿赂他交出其持有的硬盘，其中包含从维基解密窃取的数据。2013 年冰岛议会的一项调查发现，索尔达森已成为联邦调查局针对维基解密的线人，并被派去监视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工作人员，以配合美国的调查。

2011 年，一名驻扎在美国空军的分析员因有迹象表明他支持维基解密的一般任务，并出席了朱利安·阿桑奇在伦敦的审判听证会而受到内部调查。根据信息自由申请公布的调查文件在“指控事项”中列出了“与敌方沟通”³¹⁰。

2014 年 4 月，司法部提交了一份法庭声明，称针对维基解密的“多主题”刑事调查“正在进行”，必须继续保密。一些人被依法强制在大陪审团听证会上作证。维基解密的相关人员和据称与维基解密有关的人员在机场被拘留，权利被剥夺，并受到美国特工的审讯。在对切尔西·曼宁（因向维基解密传递情报而被定罪的士兵）的审判中，法庭程序显示，联邦调查局对维基解密的调查档案当时长达 42 100 多页，其中约 8 000 页涉及曼宁。

对切尔西·曼宁的迫害

切尔西·曼宁 (Chelsea Manning) 未经审判被拘留了 1,103 天，这侵犯了她迅速获得司法公正的权利。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胡安·门德斯 (Juan Mendez) 正式认定，曼宁受到了残忍和不人道的对待，可能构成酷刑。政府指控曼宁——被控是维基解密的新闻来源——违反了《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包括《间谍法》的部分条款，共 34 项罪名，准则总刑期超过 100 年。

法庭禁止曼宁就公共利益、动机或她被指控的行为没有造成实际伤害等问题进行辩护。她提出了有限度的认罪。³¹⁸ 政府拒绝了这一抗辩，并试图以完整的指控表将曼宁定罪。该案于 2013 年 6 月在前所未有的保密条件下开庭审理，维基解密和宪法权利中心对此提起了诉讼。2013 年 8 月，曼宁被判 17 项罪名成立，并被判处 35 年监禁。截至发稿时，她正就自己的案件向美国陆军刑事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呼吁暗杀朱利安·阿桑奇并公开宣布成立维基解密特别工作组

大陪审团调查并非攻击维基解密的唯一途径。2010 年 12 月，在密电门 (Cablegate) 事件之后，多名美国政客呼吁对朱利安·阿桑奇实施法外暗杀，包括无人机袭击。美国参议员给维基解密贴上了“恐怖组织”的标签，并将阿桑奇称为“高科技恐怖分子”和参与“网络战”的“敌方战斗人员”。

在《伊拉克战争日志》和密电门 (Cablegate) 公布之前，美国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 120 人的小组，专门负责对维基解密“采取行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也成立了类似的公开宣布的工作组。美国政府开始向盟国施压，要求其拘留朱利安·阿桑奇，并阻止维基解密在其境内过境或开展活动。

直接审查

在一系列法外审查行动中，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停止了对 wikileaks.org 的服务。2010 年 12 月 1 日，亚马逊从其存储服务器上删除了维基解密，12 月 2 日，指向 wikileaks.org 域名的 DNS 服务中断。在此期间，维基解密通过“大规模镜像”的努力保持在线，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被纳入由维基解密设计和协调的大规模分发系统，他们提供自己的服务器来托管网站出版物的副本。另有数千名支持者通过社交网络分发维基解密网站的 IP 地址和替代域名。

奥巴马政府警告联邦雇员，维基解密发布的材料仍属机密——尽管这些材料是由《纽约时报》和《卫报》等世界领先的新闻机构发布的。员工被告知，无论是在 wikileaks.org 上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访问这些材料，都将构成违反安全规定。国会图书馆、商务部和教育部等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军方都禁止通过其网络访问维基解密资料。禁令不仅限于公共部门。美国政府雇员警告学术机构，希望从事公共服务的学生在研究和网络活动中应远离维基解密发布的资料。

在密电门 (Cablegate) 于 2010 年 11 月 28 日和 29 日推出期间，维基解密受到了大量“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 流量的攻击。DDoS 并未成功使维基解密离线，但在攻击过程中对网站的可用性造成了一定影响。

针对维基解密的监视和颠覆活动

2011 年，美国银行通过 Hunton & Williams LLP 律师事务所委托一组安全公司对维基解密进行内部审查和外部响应。泄露的内部文件显示，其中一家名为 HBGary Federal 的安全公司提议成立“特米斯团队”(Team Themis)——一个包括 HBGary Federal、Palantir Technologies 和 Berico Technologies 在内的私营部门工作组——该工作组将针对维基解密、维基解密相关人员甚至支持³²⁸的第三方（如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开展颠覆、造谣和破坏活动。

2014 年初，格伦·格林沃尔德从美国国家安全局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那里获得的国家安全局文件被公布，文件显示，英国政府通信总部 (GCHQ) 对维基解密网站的每一位常客进行了批量监控，实时收集他们的 IP 地址和搜索查询。文件显示，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联合威胁研究情报小组 (JTRIG) 被授权对在线“对手”实施“主动隐蔽互联网行动”、“隐蔽技术行动”和“效果行动”，包括渗透聊天室；“假旗”攻击；计算机网络攻击；DDoS 攻击；破坏；干扰电话、计算机和电子邮件账户；以及旨在“摧毁”和“破坏”对手的进攻行动。同样的文件还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总法律顾问办公室与其他官员就指定维基解密为“恶意外国行为者”以对其进行打击的可能性进行了高层内部讨论。

金融审查：银行封锁

维基解密的资金来自支持者的捐款。2010 年 12 月，包括 VISA、MasterCard、PayPal 和美国银行在内的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屈服于美国的非官方压力，开始拒绝为维基解密提供金融服务。他们阻止了银行转账和所有使用主要信用卡进行的捐款。

虽然这些都是美国的机构，但它们在世界金融中无处不在，这意味着美国 and 世界各地愿意捐款的人都无法选择向维基解密汇款以支持其出版活动。

众所周知，“银行业封锁”是在任何司法或行政程序之外进行的。为了打破封锁，维基解密一直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司法管辖区打官司。冰岛最高法院在一起针对 VISA 和万事达卡子公司 Valitor 的案件中判定维基解密胜诉。欧盟委员会已受理此案，并对参与封锁的机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展开调查。在撰写本报告时，调查仍在进行中。欧洲议会针对封锁启动了旨在规范金融服务市场的立法。丹麦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案件。

截至 2014 年 4 月，在维基解密及其盟友的共同努力下，封锁已被大大削弱。维基解密设法安排了通过代理支付网关捐款的途径，这些网关尚未被关闭。一些封锁方已悄然部分或全部撤出，为赔偿开辟了道路。

电子记录的扣押

2010 年 12 月 14 日，推特收到美国司法部的“行政传票”，命令其提供可能与维基解密调查相关的信息。该传票是所谓的 2703(d) 命令，指的是《存储通信法》的一个章节。根据该法，美国政府有权强制披露私人电子通信记录，而无需法官签发搜查令，这实际上绕过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禁止任意搜查和扣押的规定。

传票要求提供据称与维基解密有关的用户名、通信记录、地址、电话号码、银行账户信息和信用卡号码，其中包括朱利安·阿桑奇、安全研究员兼软件开发人员雅各布·阿贝尔鲍姆（Jacob Appelbaum）、冰岛议员比尔吉塔·约恩斯多蒂尔（Birgitta Jónsdóttir）、荷兰商人兼互联网先驱罗普·贡格里普（Rop Gonggrijp）、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和维基解密本身。根据传票条款，Twitter 甚至被禁止告诉他们该命令的存在。然而，推特成功地对禁令条款提出了上诉，并赢得了告知传唤对象其记录被要求提供的权利。

传票信息公开后，维基解密公开要求谷歌和 Facebook 披露与此案有关的任何类似政府传票。两家公司均未做出回应。

2011 年 1 月 26 日，Appelbaum、Jónsdóttir 和 Gonggrijp（由 Keker & Van Nest 律师事务所、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电子前沿基金会代理）在得知 Twitter 发出传票后，委托律师联合提出撤销传票令的动议。这就是著名的“Twitter 传票案”^[338]。阿贝尔鲍姆的律师还提出了另一项动议，要求公开政府试图从 Twitter 和其他公司收集其私人数据的法庭记录。2011 年 3 月 11 日，美国地方法官驳回了这两项动议。原告提起上诉。

2011 年 6 月 23 日，在本书记录的对话中，朱利安·阿桑奇亲自要求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向维基解密披露与维基解密或其关联公司有关的任何密封政府信息令。施密特以政府数据请求中的禁令条款为由予以拒绝，但表示将向谷歌的法律部门转达请求。此后，谷歌再未就政府数据请求进行任何沟通。

2011 年 10 月 9 日，《华尔街日报》披露，加利福尼亚电子邮件提供商 Sonic.net 也收到了要求雅各布·阿贝尔鲍姆提供数据的传票。Sonic 曾与政府命令进行抗争，但最终败诉，但已获准披露其被迫交出阿贝尔鲍姆的信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称，谷歌也收到了类似的传票，但没有说明谷歌是否在法庭上提出异议。

2011 年 11 月 10 日，联邦法官做出不利于阿贝尔鲍姆、约恩斯多蒂尔和贡格里普的判决，裁定 Twitter 必须向司法部提供他们的信息。2012 年 1 月 20 日，原告再次提起上诉，要求对拒绝解封可能发送给 Twitter 之外的其他公司的命令提出质疑。2013 年 1 月 23 日，第四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认为公开其他命令会影响政府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没有进一步上诉。

2013 年 6 月 7 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公布的文件披露了棱镜 (PRISM) 计划的存在，该机密计划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访问一些主要互联网服务公司的私人服务器，包括微软、Skype、Facebook、苹果和谷歌。

2013 年 6 月 18 日，两名冰岛前维基解密志愿者赫伯特·斯诺拉森（Herbert Snorrason）和斯马里·麦卡锡（Smári McCarthy）收到了来自谷歌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之前被封存的法院命令和搜查令，允许美国政府扣押他们 Gmail 账户中的全部内容。这些命令的日期是 2011 年夏天，但谷歌一直等到他们的保密令于 2013 年到期后才通知他们。

谷歌没有披露是否存在针对核心维基解密人员或相关人员的类似命令或授权令，但针对斯诺拉森和麦卡锡等外围人物的命令表明，此类命令或授权令很可能存在，而且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并发威胁

在美国大陪审团对 2010 年公布文件一事进行调查的同时，美国当局还对 2012 年私人情报公司 Stratfor 公布文件一事展开了调查。

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启动了与 2013 年公布举报人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提供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机密文件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维基解密调查编辑莎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是帮助爱德华·斯诺登离开香港躲避追捕的英国公民，她被建议不要返回祖国，因为在那里有被起诉的风险。

庇护所

2012 年 6 月，由于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朱利安·阿桑奇进入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正式申请避难。

经过两个月的审议，期间英国政府威胁要强行进入大使馆，从而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厄瓜多尔政府正式认定，根据国际法条款，美国对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追捕构成迫害。朱利安·阿桑奇获得庇护。

截至发稿之日，朱利安·阿桑奇已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滞留两年，被英国政府剥夺了安全返回东道国的权利。

注释

303.附带谋杀: www.collateralmurder.com

伊拉克战争日志: www.wikileaks.org/irq

阿富汗战争日记: www.wikileaks.org/afg

密电门 (Cablegate): www.wikileaks.org/cablegate.html

304."国会委员会举行关于国家安全泄密预防和惩罚的听证会》，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2012年7月11日，archive.today/NaHgG

305.朱利安的宣誓证词，维基解密，2013年9月2日。Paul阿桑奇，维基解密，2013年9月2日，archive.today/doiGA#3

306. 保罗阿桑奇的宣誓证词，维基解密，2013年9月2日。Paul阿桑奇，维基解密，2013年9月2日，archive.today/0gUpY#5

307.Raphael Satter, "Minister: 冰岛拒绝帮助联邦调查局调查维基解密", 美联社, 2013年2月1日, archive.today/Fgtyw

308.彼得-斯坦纳斯, "联邦调查局在哥本哈根会见维基解密线人", 《哥本哈根邮报》, 2013年8月15日, archive.today/b2bL0

309."冰岛部长: 联邦调查局利用黑客诱骗维基解密", 《冰岛评论》, 2013年2月14日, 2014年1月30日更新, archive.today/ZXsvF

310.美国军方称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为 "敌人", "受害者"为 "社会", "维基解密, 2012年9月26日, 2012年9月27日更新, archive.today/vOZv5

311.FOIA 援引'已发生的事件', 政府声称 FOIA '不当', "emptywheel, 2014年4月10日, archive.today/QVpR7

2014年5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见 Philip Dorling, "阿桑奇成为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目标, 美国法院文件显示, "《悉尼先驱晨报》, 2014年5月20日, archive.today/zFhv7

有关《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中提到的法庭文件, 请参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 1:12-cv-00127-BJR 案件: is.gd/hvvmgM

312.格伦-格林沃尔德, "维基解密大陪审团调查范围扩大", 沙龙, 2011年6月9日, archive.today/SH009

313."第二部分: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雅各布-阿贝尔鲍姆谈《国家发展法案》、维基解密和违宪监控》，现在民主！, 2013年2月6日, archive.today/gHd46

另见 Elinor Mills, "Researcher detained at U.S. border, questioned about 维基解密", CNET, 2010年8月1日, archive.today/iCiPL

另见 Xeni Jardin, "维基解密志愿者 (再次) 被美国特工拘留和搜查", Boing Boing, 2011年1月12日, archive.today/1LtnW

另见 Paul Fontaine, "Jacob Appelbaum Detained At Keflavík Airport", Reykjavík Grapevine, 2011年10月27日, archive.today/4AJIF.

另见《斯诺登盟友阿贝尔鲍姆称其柏林公寓遭入侵》，《德国之声》，2013年12月21日, archive.today/gvdlh

另见安德鲁-福勒, 韦恩-哈雷, "性、谎言和朱利安·阿桑奇" (视频), 《四角》, 美国广播公司, 2012年7月23日, 2013年5月16日更新, archive.today/HCPdJ

314.Alexa O'Brien, "维基解密7名平民被联邦调查局列为 #WLGandJury 的目标, 包括 #维基解密 创始人、合伙人, "alexao'Brien.com, 2012年6月21日, archive.today/cJ0Ho

315.埃德-皮尔金顿, "布拉德利-曼宁的待遇残忍而不人道, 联合国酷刑问题负责人裁定," 《卫报》, 2012 年 3 月 12 日, archive.today/DRcZq

316.Kim Zetter, "布拉德利-曼宁被控 22 项新罪名, 包括死罪", 《连线》, 2011 年 2 月 3 日, archive.today/X6Y4A。

317.埃德-皮尔金顿, "布拉德利-曼宁被剥夺为告密者辩护的机会", 《卫报》, 2013 年 1 月 17 日, archive.today/Kn8EQ

318.Alexa O'Brien, "Pfc. Manning's Statement for the Providence Inquiry", alexaobrien.com, 2013 年 2 月 28 日, archive.today/Fjjo0

319.汤姆-麦卡锡 (Tom McCarthy), "布拉德利-曼宁在宣判后告诉律师: '我会没事的'——就像发生的那样", 《卫报》, 2013 年 8 月 21 日, archive.today/kND5Y。

320."切尔西-曼宁的35年监禁判决得到美国陆军将领的支持," 《卫报》, 2014年4月14日, archive.today/GP08a

321.尼克-柯林斯, "维基解密: 有罪方'应面临死刑'," 《每日电讯报》, 2010 年 12 月 1 日, archive.today/RG81n

322."五角大楼杰夫-莫雷尔的国防部新闻简报" (记录稿), 美国国防部网站, 2010 年 8 月 5 日, archive.today/F3CC1

另见 Philip Shenon, "The General Gunning for 维基解密", 《野兽日报》, 2010 年 12 月 9 日, archive.today/xx5gK

323.Philip Shenon, "美国敦促盟国打击 维基解密", 《野兽日报》, 2010 年 10 月 8 日, archive.today/DvkgY。

324.查尔斯-阿瑟、乔什-哈利戴, "维基解密在美国公司撤销域名后为继续上网而战", 《卫报》, 2010 年 12 月 3 日, archive.today/43Jqz。

325.马特-雷蒙德: "为什么国会图书馆阻止 维基解密", 国会图书馆博客, 2010 年 12 月 3 日, archive.today/mVspZ

另见 Ewen MacAskill, "美国阻止联邦工作人员访问维基解密", 《卫报》, 2010 年 12 月 3 日, archive.today/i1LYt。

另见 Rowan Scarborough, "军队被命令远离 维基解密", 《华盛顿时报》, 2010 年 8 月 6 日, archive.today/eZBJk

326.Ewen MacAskill,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被告知如果访问维基解密电缆, 就业前景将受到损害", 《卫报》, 2010 年 12 月 5 日, archive.today/f0vgV

327.Craig Labovitz, "维基解密密电门 (Cablegate)攻击", Abor Networks IT 安全博客, 2010 年 11 月 29 日, archive.today/GOYuB

另见 Craig Labovitz, "第二回合: DDoS 对 维基解密", Abor Networks IT 安全博客, 2010 年 11 月 30 日, archive.today/CK2Mm。

328.Nate Anderson, "间谍游戏: 扳倒维基解密的复杂阴谋内幕", Ars Technica, 2011 年 2 月 14 日, archive.today/wBM2J

329.Mark Schone、Richard Esposito、Matthew Cole、Glenn Greenwald, "War on Anonymous: British Spies Attacked Hackers, Snowden Docs Show", NBC News, 2014 年 2 月 5 日, archive.today/dDR6q。

330.格伦-格林沃尔德、瑞安-加拉格尔: 《斯诺登文件揭示针对维基解密及其支持者的秘密监视和施压策略》, Intercept, 2014 年 2 月 18 日, archive.today/krpPf。

331. "银行封锁", 维基解密, 2011 年 6 月 28 日, archive.today/Juoc6

332."维基解密和 DateCell 起诉 Valitor, 索赔 90 亿冰岛克朗", 《冰岛新闻》, 2013 年 7 月 5 日, archive.today/pWMBb

- 333."欧盟委员会违背欧洲议会的意愿，允许美国强硬派利伯曼/金封锁维基解密"，维基解密，2012 年 11 月 27 日，[archive.today/ozC22](#)
- 334."欧洲议会投票保护维基解密"，维基解密，2012 年 11 月 20 日，[archive.today/AVjUD](#)
- 335."新闻稿：维基解密为突破银行业围困开辟道路"，维基解密，2012 年 7 月 18 日，[archive.today/Yi41S](#)
- 另见"维基解密向银行封锁宣战"，维基解密，2012 年 12 月 16 日，[archive.today/9aTON](#)
- 336."万事达卡打破维基解密封锁"，维基解密，2013 年 7 月 3 日，[archive.today/boHPO](#)
- 337.Peter Beaumont，"维基解密要求谷歌和 Facebook 公开美国传票"，《卫报》，2011 年 1 月 8 日，[archive.today/HRGYW](#)
- 338.此案的正式名称为 "关于推特账户的 2703 (d) 命令"：维基解密, Rop_G, IOERROR; and BirgittaJ."。
- 339.Julia Angwin，"针对电子邮件的秘密命令"，《华尔街日报》，2011 年 10 月 10 日，[archive.today/W0Sla](#)。
- 340.Somini Sengupta，"Twitter 在维基解密案中被勒令提供数据"，《纽约时报》，2011 年 11 月 10 日，[archive.today/NTSQb](#)案件，"《纽约时报》，2011 年 11 月 10 日，[archive.today/NTSQb](#)
- 341.ACLU & EFF to Appeal Secrecy Ruling in Twitter/维基解密 Case"（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电子前线基金会将对 Twitter/维基解密 案中的保密裁决提出上诉案件的保密裁决"（新闻稿），电子前沿基金会，2012 年 1 月 20 日，[archive.today/KiVs1](#)
- 342."政府要求比尔吉塔-琼斯多蒂尔提供推特记录：第四巡回法院意见书》，电子前沿基金会，[archive.today/3Xfpt](#)
- 343.Dominic Rushe、James Ball，"棱镜 (PRISM) 丑闻：科技巨头矢口否认允许国家安全局直接获取服务器"，《卫报》，2013 年 6 月 7 日，[archive.today/qAnuF](#)
- 344.Smári McCarthy，"The Dragnet at the Edge of Forever"，[smarimccarthy.is](#)，2013 年 6 月 21 日，[archive.today/CLO5x](#)。
- 另见赫伯特-斯诺拉森，"关于确认的假设，或者，不相信 谷歌 是个好主意"，[anarchism.is](#)，2013 年 6 月 21 日，[archive.today/bCRkp](#)
- 345.Sarah Harrison，"英国将记者视为恐怖分子——相信我，我知道"，《卫报》，2014 年 3 月 14 日，[archive.today/gACHR](#)。
- 346.背景资料见 "引渡阿桑奇"，[justice4assange.com](#)，[archive.today/y3NPZ#WHAT](#)。
- 347.国际法专家称英国对厄瓜多尔的威胁 "没有先例"，《澳大利亚人》，2012 年 8 月 16 日，[archive.today/43OD2](#)
- 348."厄瓜多尔给予朱利安·阿桑奇庇护"（新闻发布会），维基解密。新闻，2012 年 8 月 16 日，[archive.today/oH8Au](#)

致谢

- [致谢](#)
-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致谢

我最衷心的感谢是：维基解密的团队，莎拉、约瑟夫、克里斯汀，以及其他许多同样不可替代的人，但他们的名字却无法一一列举；我们的公众朋友，是他们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的盟友，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律师，他们现在为数众多，但我都非常感激他们；埃里克、贾里德、丽莎和斯科特，感谢他们鼓励我动笔；厄瓜多尔和厄瓜多尔人民，他们一直对我很好，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不可能写出这部作品；E.I.、R.D.、S.P.和B.H.，他们为这部作品的完成付出了无数个不眠之夜；OR Books的每一位员工，尤其是科林、约翰和亚历克斯，感谢他们的耐心和支持；以及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切尔西-曼宁、杰里米-哈蒙德、巴雷特-布朗、鲁道夫-埃尔默、戈特弗里德-斯瓦尔托尔姆-瓦格、彼得-桑德-科尔米索皮、约翰-基里亚库、爱德华-斯诺登、“贝宝14人”，以及那些无名的、有勇气和良知的人，他们一直在激励着我。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为了防止“链接腐烂”，本书引用的大部分网页都是通过存档服务 archive.today 引用的。

请访问脚注中的 archive.today 链接，找到原始网页的参考资料。

如果存档.today 本身不可用，可在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上获取这些链接的副本。

要获取副本，只需将链接中的 archive.today 替换为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

例如，对于 archive.today/r2rur 链接，只需输入 when.google.met.wikileaks.org/r2rur 即可。

使用以下 磁力链接 可找到所有参考文献的存档：<magnet:?xt=urn:btih:744ac8007e1e72e99fc27c561916b3>

原文注释

注释全部加在每章正文末尾，web版链接尚未修复，epub版注释链接正常。

词汇表

When Google Met WikiLeaks 当谷歌遇见维基解密

The hidden hand of the market will never work without a hidden fist. McDonald's cannot flourish without McDonnell Douglas, the designer of the F-15. And the hidden fist that keeps the world safe for Silicon Valley's technologies to flourish is called the US Army, Air Force, Navy and Marine Corps. 没有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永远不会发挥作用。没有 F-15 战斗机的设计者麦道公司 (McDonnell)，麦当劳 (McDonald) 就不可能蓬勃发展。而维持世界供养硅谷技术蓬勃发展的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BEYOND GOOD AND "DON'T BE EVIL" 超越善与“不作恶”

Beyond Good and "Don't Be Evil" 超越善与“不作恶”

THE BANALITY OF "DON'T BE EVIL" 平庸之“不作恶”

The Banality of "Don't Be Evil" 平庸之“不作恶”

ELLINGHAM HALL, JUNE 23, 2011 艾林汉姆庄园，2011年6月23日

Ellingham Hall, June 23, 2011 艾林汉姆庄园，2011年6月23日

FROM THOSE WHO SEE, TO THOSE WHO ACT 从观看到行动

From those who see, to those who act 从观看到行动

THE NAMING OF THINGS 事物的命名

The naming of things 事物的命名

COMMUNICATING IN A REVOLUTIONARY MOMENT 革命时刻的交流

Communicating in a revolutionary moment 革命时刻的交流

CENSORSHIP IS ALWAYS CAUSE FOR CELEBRATION 审查总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Censorship is always cause for celebration 审查总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SECRECY IS CRIMINOGENIC 保密滋生犯罪

Secrecy is criminogenic 保密滋生犯罪

IT'S NOT EASY TO DO A WIKILEAKS 做一个维基解密并非易事

It's not easy to do a wikileaks 做一个维基解密并非易事

TOTAL PUBLISHING 全面出版

Total publishing 全面出版

THE PROCESS IS THE END GAME 过程即终局

The process is the end game 过程即终局

DELIVER US FROM "DON'T BE EVIL"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Deliver US from "Don't Be Evil" 让我们摆脱“不作恶”

BACKGROUND ON U.S. V. WIKILEAKS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Background on US v. WikiLeaks 美国诉维基解密的背景

Headbone connected to the headphones 头骨连接着耳机

Headphones connected to the iPhone 耳机连接着手机

iPhon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手机连接着互联网

Connected to the Google 接着谷歌

Connected to the government 接着政府

—MIA, “The Message” —M.I.A., “The Message (消息/脏乱年代)”

what the “do” in “think/do tank” actually means. “智库/实干机构 (think/do tank)”中 “实干”的实际含义。

think/do tank 智库/实干机构 (think/do tank)

Ellingham Hall 艾林汉姆厅

Ellingham 艾林汉姆

banality of “don’t be evil.” 平庸之“不作恶”

banality of evil 平庸之恶

DON’T BE EVIL 不作恶

Don’t Be Evil 不作恶

don’t be evil 不作恶

peer-to-peer 点对点

phone-to-phone 话对话 (phone-to-phone)

person-to-person 人对人 (person-to-person)

The New Digital Age 《新数字时代》

Cablegate 密电门 (Cablegate)

PRISM 棱镜 (PRISM)

GeoEye 地球之眼 (GeoEye)

AdWords 竞价推广 (AdWords)

banality of evil 平庸之恶

prose is terse 文体简洁

“no more springs” “不会再有春天 (迸发变革) 了”

Tor network 洋葱网络

Tor 洋葱路由

free software 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

IP address block IP地址段

mirroring 镜像

mirrors 镜像

mirror 镜像

magnet links 磁力链接

超越善与“不作恶”

magnet link 磁力链接

take copies 获得副本

copies 副本

laundry 洗钱

Chinese whispers 传话游戏 (Chinese whispers)

collateral damage 附带损害

Collateral Damage 附带损害

Collateral Murder 附带谋杀